

小品文

中國新文學叢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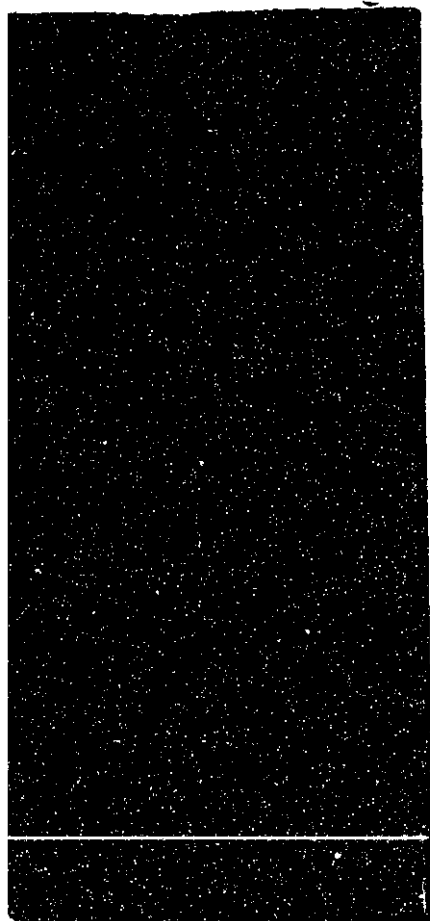
Chang...

周作人 魯迅 冰心

郁達夫 郭沫若 俞平伯

徐志摩 豐子愷 葉紹鈞

許地山 朱自清 等著



小引

張其

在中國的新文藝運動裏，年紀最輕的，是小品文字，質量方面比較算好的，也要推小品文字。有人說：『新文藝運動以來最大的收穫，小品文字可以說得上這個稱讚。』這雖是一部份偏愛的人，加以過分的誇獎；然而小品文在現代新文藝裏的價值，卻不容我們忽視。近幾年來，因為環境的關係，小品文受到了幾位大師的提倡，滲入了幽默的筆調，一時風起雲湧，簡直在文壇上攪起了巨大的波浪。上接晚明的『公安派』，旁採西方的 *Essays*，作品和刊物，或以幽默標榜，或以素描見長；或談性靈，或言格物，真有目迷五色之感。可是幽默的路，究竟有『矯枉過正』的嫌疑，一方面因為批評家的攻擊，一方面因為讀者的厭棄；而且時代的環境，只許沉默，連苦笑玩世也不蒙准許。於是到了最近一兩年，盛極一時的小品文，尤其是以幽默見長的小品文，過了黃金時代，又呈衰落的現象了。對於它的中衰，我們自然深覺惋惜；唯願此後它在正當的軌道上前進，莫作畸形的發展吧。

要編選新文藝運動以來的小品，正如竊賊入了寶庫，滿目琳琅，無可適從。這裏勉強分了『載

道』和『言志』兩派。但是『志』和『道』兩個字的意義，根本是很含糊的。『志』就是『道』；『道』就是『志』。而且『言志』和『載道』並不是兩派對立，好像相對的兩個派一樣，做了『言志』的文章，便不許做『載道』的文章，否則成了跨派分子。因為『言志』與『載道』照編者的意思，這兩者是指文章而言，不是指作家而言。一個作家，昨天做了『言志』的小品，今天儘可以做『載道』的小品，這並不是衝突的。我們雖然將小品文編選了兩本，甲編是『言志』的文章，乙編是『載道』的文章，然而舉魯迅爲例：他那攻擊嘲諷的雜感，當然選入乙編（載道派）；然而像他藤野先生那樣一往情深的東西，當然編入甲編。我們的標準是：

『言志』和『載道』指文章而不是指作者。

凡寫景，抒情，記事等歸入『言志』；

凡議論，批評，雜談等歸入『載道』。

分類如此，但有幾篇文章，依違於兩者之間，那只有照編者主觀的標準，歸入那一部。好在『見仁見智』各有不同，編者儘可以這句話爲藉口。幸而這樣一分，從未整理的中國小品文，卻見得出

有點眉目來了，就是兩編而言，既少龐雜之感，復有逢源之樂，這是編者所引為欣喜的。

依體裁上說，本編是甲編，褒集的是『言志』的文章。『言志』兩個字的出點，誰都知道，孔子叫門徒『各言爾志』，於是曾點說：『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沐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孔子讚歎說：『吾與點也。』這怪不得孔老夫子的讚歎，曾點的話，頗有悠然的情味，深得現在『言志』派小品的三昧。這樣的小品，應該在月下花前，焚香默坐時讀的。一卷在手，神往於烏有之鄉，這是至上的藝術欣賞。可惜塵事粟六，俗世多憂，文章這樣讀法，只是一個美滿的夢想而已。現在略作紹介如下：

魯迅，即周樹人，浙江紹興人。他的雜感，是非常有名的，大部份已選入乙編，詳細的介紹，也在那本書裏，茲不多贅。平常的讀者看魯迅的文章，總好像看他貴同鄉的師爺一樣，一紙尖刻的冷嘲，有似一篇刀筆文字，然而他並不是不會寫情的。他的寫情，也可以使人受到深切的感動。像他的小品集朝華夕拾裏有幾篇，真不像他那樣的人寫的。他的介弟周作人，是小品文名家，雖然和他同會進過水師學堂，同赴日本留學，兩個人小品文的風格，卻異樣的不同。周作人是情調悠永的，文章有如

絮語，而且襯着他的博學多識，讀他的文章，正如嚼着諫果，入口的時候，雖覺平淡，一加回味，卻覺得津津無窮的，這和魯迅一刀見血的筆法，又是兩樣了。

謝婉瑩，筆名冰心，福建閩侯人。她的父親，在海軍裏做事，時常帶她在身邊，所以她的文筆，清雋拔俗，有似平靜無波的碧海。從她的小品裏，可以認識她是一個冰雪才華的閨秀。自然的風景，慈愛的心懷，纏綿的情緒，純潔的思想，一切都縈繞在她的筆底，織成那樣清瑩澄澈的小品。可惜寄小讀者裏的信，選到書信編裏去了，否則錄在這裏，更足令本編生色不少呢。

郁達夫，浙江富陽人。他是一個小說作家。在小說作品裏，充滿着浪漫的和頹廢的氣息，他的小品文裏，也是這樣。他對於現實的社會，感到欺騙和冷酷，所以他的文章裏，也帶着憤世絕俗的態度，很想找求單純與真樸，過他隱士的生活。他描寫風景的筆調，全是流麗的白描，令人讀了，好像置身於錢塘江上的青山綠水間一樣。這和冰心的清瑩，徐志摩的穠豔，完全是兩樣的。

徐志摩，浙江硤石人。是一個新詩人和散文家。他的小品文字，最適當的批評，便是用他一篇小品文的題目：『濃得化不開』五個字。他深受西方文學的影響，色彩非常穠豔，五光十色，文字猶如

絢爛的天錦。又善於運用流暢的北平話，讀他的文章，彷彿和他對話一樣。所以他的文章，雖然雕琢和渲染，然而讀時是不會厭棄的。

俞平伯也是一個努力的小品文作家。他和朱自清會同遊秦淮河，各作一篇槳聲燈影裏的秦淮河，一時傳爲佳話。在風格上，俞平伯和朱自清也相似。他倆同是初期的詩人，對於舊詩詞都有很深的涵養，而且有着深切的友誼。大至地說：俞平伯的小品文，在語言方面，很是流利；但愛說哲理，又時常攔入一點考據，使他的文章不純，令讀者看了，不能神往於作者的意境。反之，朱自清的小品文，寫景是相當的細膩，抒情是相當的深切，清淡秀麗，使讀者受到他的影響。比如這裏選的背影一篇，淡淡幾筆，把父子之愛，描寫得入神。在這一點上，俞平伯是不及朱自清的。

豐子愷，浙江崇德人。他以藝術家出現在文壇上。他的漫畫，不經意地疎淡幾筆，卻把詩意和畫情，從水墨之外透露出來，使閱者神往。他的小品文，也是這樣的，滿充着詩意畫情。他是弘一法師（李叔同）的高足，所以一種藹然仁者的情緒，時常顯現在字裏行間；而沉鬱的人生苦，也可以從他的作品中咀嚼出來。

葉紹鈞，字聖陶，江蘇吳縣人。他是一個簡鍊的短篇小說作家。他的小品，簡鍊樸實，雖然沒有濃麗的色彩和悽惋的感情，但是處之以真誠說話；和平中正，很可以做作文的範本。

郭沫若是創造社的詩人，他的小品裏，帶着詩人的熱情，也帶着詩人的欣賞自然。他的小品集像落葉橄欖一類，簡直是無韻的散文詩。徐祖正的山中雜記，清淡閒適，很像周作人的作品，落華生的小品，像明快的速寫一樣，描寫的細膩，卻有似他的小說。鄭振鐸的小品，以修辭的美麗和結構的嚴整勝。徐蔚南曾和王世穎合著龍山夢痕，他的小品，以流麗明快勝，描寫雖微嫌膚淺，然而作中學生的讀物，是很相宜的。

還有幾位女作家。綠漪即蘇梅，她以中篇小說棘心而出名，她的小品，和冰心一樣，是東方閨秀的代表，雖然這裏選的一篇收穫，描寫的卻是西方的生活。陸晶清是王禮錫的夫人，她的文章，雖然終是女性的氣魄，卻是相當的流麗的。陳學昭的散文作品也很多，可是筆底缺少誘引力，只成爲空疎的自描。這裏選的憶道村之夏夜，是比較成功的。最後的一位草明，是值得注意的。她是廣東人，最近在文學自由談上發表的東西，已引起讀者的注意。她善於描寫廣東鄉下蠶女的生活，而且暗示

着當前的社會問題。這裏選了話別一篇，就可以看到她的作風了。

介紹到這裏，可告一段落。應該聲明的是：文學的分類，普通是散文和韻文對立的。散文的範圍，大而包括戲劇小說小品等一切非詩的文章；小而也指戲劇小說之外的一切而言。小品是散文中重要的一派，除此以外，本集還有『書信』『遊記』『日記』諸編的編選。各依體裁而分。爲免得『膠柱鼓瑟』起見，有些散文和小品文類似，也是選在這裏的。好在嚴格的區分，在文學理論家也
不容易尋出頭緒呢。

編者

目次

小引	(一)	編者
藤野先生	(一)	魯迅
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	(六)	魯迅
好的故事	(一〇)	魯迅
憶韋素園君	(一二)	魯迅
鳥聲	(一七)	周作人
故鄉的野菜	(一九)	周作人
學校生活的一葉	(二一)	周作人
往事	(二三)	冰心
往事其二	(三〇)	冰心
全集自序	(四三)	冰心
還鄉記	(五三)	郁達夫
還鄉後記	(七一)	郁達夫
賣書	(八〇)	郭沫若
百合與番茄	(八三)	郭沫若
小品六章	(九三)	郭沫若
夕陽	(九六)	郭沫若

目次

一

485491

清河坊	（九七）	俞平伯
翡冷翠山居閒話	（一〇一）	徐志摩
我所知道的康橋	（一〇四）	徐志摩
濃得化不開	（一一二）	徐志摩
山中雜記	（一一七）	徐祖正
秋	（一二一）	豐子愷
夢痕	（一三四）	豐子愷
背影	（一三八）	朱自清
海行雜記	（一四〇）	朱自清
兒女	（一四五）	朱自清
兩法師	（一五〇）	葉紹鈞
過去隨談	（一五六）	葉紹鈞
離別	（一六二）	鄭振鐸
春底林野	（一六七）	許地山
山陰道上	（一六九）	徐蔚南
快閣的紫藤花	（一七一）	徐蔚南
收穫	（一七四）	綠漪
東瀛雜碎	（一七七）	陸晶清
憶道村之夏夜	（一八二）	陳學昭
話別	（一八六）	草明

藤野先生

魯迅

東京也無非是這樣。上野的櫻花爛漫的時節，望去確也像緋紅的輕雲，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羣結隊的『清國留學生』的速成班，頭頂上盤着大辮子，頂得學生制帽的頂上高高聳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辮子，盤得平的，除下帽來，油光可鑑，宛如小姑娘的髮髻一般，還要將頸子扭幾扭，實在標緻極了。

中國留學生會館的門房裏有幾本書買，有時還值得去一轉；倘在上午，裏面的幾間洋房裏倒也還可以坐坐的。但到傍晚，有一間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地響得震天，兼以滿房煙塵斗亂；問問精通時事的人，答道，『那是在學跳舞。』

到別的地方去看看，如何呢？

我就往仙台的醫學專門學校去。從東京出發，不久便到一處驛站，寫道：日暮里。不知怎地，我到現在還記得這名目。其次卻只記得水戶了，這是明的遺民朱舜水先生客死的地方。仙台是一個市鎮，並不大；冬天冷得利害；還沒有中國的學生。

大概是物以希爲貴罷，北京的白菜運往浙江，便用紅頭繩繫住菜根，倒掛在水果店頭，尊爲『膠菜』；福建野生着的蘆薈，一到北京就請進溫室，且美其名曰『龍舌蘭』。我到仙台也頗受了這樣的優待，不但學校不收學費，幾個職員還爲我的食宿操心。我先是住在監獄旁邊一個客店裏的，初冬已經頗冷，蚊子卻還多，後來用被蓋了全身，用衣服包了頭臉，只留兩個鼻孔出氣。在這呼吸不息的地方，蚊子竟無從插嘴，居然睡安穩了。飯食也不壞，但一位先生卻以爲這客店也包辦囚人的飯食，我住在那裏不相宜。幾次三番，幾次三番地說。我雖然覺得客店兼辦囚人的飯食和我不相干，然而好意難卻，也只得別尋相宜的住處了。於是搬到別一家，離監獄也很遠，可惜每天總要喝難以下咽的芋梗湯。

從此就看見許多陌生的先生，聽到許多新鮮的講義。解剖學是兩個教授分任的。最初是骨學。其時進來的是一個黑瘦的先生，八字鬚，戴着眼鏡，挾着一疊大大小小的書。一將書放在講臺上，便用了緩慢而很有頓挫的聲調，向學生介紹自己道：

「我就是叫作藤野嚴九郎的……」

後面有幾個人笑起來了。他接着便講述解剖學在日本發達的歷史，那些大大小小的書，便是從最初到現在關於這一門學問的著作。起初有幾本是線裝的；還有翻刻中國譯本的。他們的翻譯和研究新的醫學，並不比中國早。

那坐在後面發笑的是上學年不及格的留級學生，在校已經一年，掌故頗為熟悉的了。他們便給新生講演每個教授的歷史。這藤野先生，據說是穿衣服太模胡了，有時竟會忘記帶領結；冬天是一件舊外套，寒顫顫的，有一回上火車去，致使管車的疑心他是扒手，叫車裏的客人大家小心些。

他們的話大概是真的，我就親見他有一次上講堂沒有帶領結。

過了一星期，大約是星期六，他使助手來叫我了。到得研究室，見他坐在人骨和許多單獨的頭骨中間，——他其時正在研究着頭骨，後來有一篇論文在本校的雜誌上發表出來。

「我的講義，你能抄下來麼？」他問。

「可以抄一點。」

「拿來我看！」

我交出所抄的講義去，他收下了，第二三天便還我，並且說，此後每一星期要送給他看一回。我拿下來打開看時，很喫了一驚，同時也感到一種不安和感激，原來我的講義已經從頭到尾，都用紅筆添改過了，不但增加了許多脫漏的地方，連文法的錯誤，也都一一訂正。這樣一直繼續到教完了他所擔任的功課：骨學，血管學，神經學。

可惜我那時太不用功，有時也很任性。還記得有一回藤野先生將我叫到他的研究室去，翻出我那講義上的一個圖來，是下臂的血管，指着，向我和藹的說道：——

「你看，你將這條血管移了一點位置了。——自然，這樣一移，的確比較的好看些，然而解剖圖不是美術，實物是那麼樣的，我們沒法改換牠。現在我給你改好了，以後你要全照着黑板上那樣的畫。」

但是我還不服氣，口頭答應着，心裏卻想道：——

「圖還是我畫的不錯，至於實在的情形，我心裏自然記得的。」

學年試驗完畢之後，我便到東京玩了一夏天，秋初再回學校，成績早已發表了，同學一百餘人之中，我在中間，不過是沒有落第。這回藤野先生所擔任的功課，是解剖實習和局部解剖學。

解剖實習了大概一星期，他又叫我去，很高興地，仍用了極有抑揚的聲調對我說道：——

「我因為聽說中國人是很敬重鬼的，所以很擔心，怕你不肯解剖屍體。現在總算放心了，沒有這回事。」但他也偶有使我很為難的時候。他聽說中國的女人是裹腳的，但不知道詳細，所以要問我怎麼裹法，足骨變成怎樣的畸形，還歎息道：「總要看看纔知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有一天，本級的學生會幹事到我寓裏來了，要借我的講義看。我檢出來交給他們，卻只翻檢了一通，並沒有帶走。但他們一走，郵差就送到一封很厚的信，拆開看時，第一句是：——

「你改悔罷！」

這是新約上的句子罷，但經託爾斯泰新近引用過的。其時正值日俄戰爭，託老先生便寫了一封給俄國和日本的皇帝的信，開首便是這一句。日本報紙上很斥責他的不遜，愛國青年也憤然，然而暗地裏卻早受了他的影響了。其次的話，大略是說上年解剖學試驗的題目，是藤野先生講義上做了記號，我豫先知道的，所以能有這樣的成績。末尾是匿名。

我這纔回憶到前幾天的一件事：因為要開同級會，幹事便在黑板上寫廣告，末一句是「請全數到會勿

漏爲要，』而且在『漏』字旁邊加了一個圈。我當時雖然覺到圈得可笑，但是毫不介意，這回纔悟出那字也在譏刺我了，猶言我得了教員漏洩出來的題目。

我便將這事告知了藤野先生；有幾個和我熟識的同學也很不平，一同去詰責幹事，託辭檢查的無禮，並且要求他們將檢查的結果發表出來。終於這流言消滅了，幹事卻又竭力運動，要收回那一封匿名信去。結末是我便將這託爾斯泰式的信退還了他們。

中國是弱國，所以中國人當然是低能兒，分數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無怪他們疑惑。但我接着便有參觀鎗斃中國人的命運了。第二年添教黴菌學，細菌的形狀是全用電影來顯示的，一段落已完而還沒有到下課的時候，便影幾片時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戰勝俄國的情形。但偏有中國人夾在裏邊，給俄國人做偵探，被日本軍捕獲，要鎗斃了，圍着看的也是一羣中國人；在講堂裏的還有一個我。

『萬歲！』他們都拍掌歡呼起來。

這種歡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這一聲卻特別聽得刺耳。此後回到中國來，我看見那些閒看鎗斃犯人的人們，他們也何嘗不酒醉似的喝采，——嗚呼，無法可想！但在那時那地，我的意見卻變化了。

到第二學年的終結，我便去尋藤野先生，告訴他我將不學醫學，並且離開這仙台。他的臉色彷彿有些悲哀，似乎想說話，但竟沒有說。

『我想去學生物學，先生教給我的學問，也還有用的。』其實我並沒有決意要學生物學，因爲看得他有些悽然，便說了一個慰安他的謊話。

『爲醫學而教的解剖學之類，怕於生物學也沒有什麼大幫助。』他歎息說。

將走的前幾天，他叫我到他家裏去，交給我一張照相，後面寫着兩個字道：『惜別，』還說希望將我的也送他。但我這時適值沒有照相了，他便叮囑我將來照了寄給他，並且時時通信告訴他此後的狀況。

我離開仙台之後，就多年沒有照過相，又因爲狀況也無聊，說起來無非使他失望，便連信也怕敢寫了。經

過的年月一多，話更無從說起，所以雖然有時想寫信，卻又難以下筆，這樣的一直到現在，竟沒有寄過一封信和一張照片。從他那一面看起來，是一去之後，杳無消息了。

但不知怎地，我總還時時記起他，在我所認為我師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給我鼓勵的一個。有時我常常想：他的對於我的熱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誨，小而言之，是為中國，就是希望中國有新的醫學；大而言之，是為學術，就是希望新的醫學傳到中國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裏和心裏是偉大的，雖然他的姓名並不為許多人所知道。

他所改正的講義，我曾經訂成三厚本，收藏着的，將作為永久的紀念。不幸七年前遷居的時候，中途毀壞了一口書箱，失去半箱書，恰巧這講義也遺失在內了。責成運送局去找尋，寂無回信。只有他的照相至今還掛在我北京寓居的東牆上，書桌對面。每當夜間疲倦，正想偷懶時，仰面在燈光中瞥見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說出抑揚頓挫的話來，便使我忽又良心發現，而且增加勇氣了，於是點上一枝煙，再繼續寫些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惡痛疾的文字。

(十月十二日。)

(朝華夕拾，北新版。)

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

魯迅

我家的後面有一個很大的園，相傳叫作百草園。現在是早已併屋子一起賣給朱文公的子孫了，連那最末次的相見也已經隔了七八年，其中似乎確鑿只有一些野草；但那時卻是我的樂園。

不必說碧綠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欄，高大的皂莢樹，紫紅的桑椹；也不必說鳴蟬在樹葉裏長吟，肥胖的黃蜂伏在菜花上，輕捷的叫天子（雲雀）忽然從草間直竄向雲霄裏去了。單是周圍的短短的泥牆根一帶，就有無限味。油蛉在這裏低唱，蟋蟀們在這裏彈琴。翻開斷磚來，有時會遇見蜈蚣；還有斑蝥，倘若用手指按住牠的脊梁，便會拍的一聲，從後竅噴出一陣煙霧。何首烏藤和木蓮藤纏絡着，木蓮有蓮房一般的果實，何首烏有擁腫的根。有人說，何首烏根是有像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我於是常常拔牠起來，牽連不斷地拔起來，也會因此弄壞了泥牆，卻從來沒有見過有一塊根像人樣。如果不怕刺，還可以摘到覆盆子，像小珊瑚珠攢成的小球，又酸又甜，色味都比桑椹要好得遠。

長的草裏是不去的，因為相傳這園裏有一條很大的赤練蛇。

長媽媽曾經講給我一個故事聽：先前，有一個讀書人住在古廟裏用功，晚間，在院子裏納涼的時候，突然聽到有人在叫他。答應着，四面看時，卻見一個美女的臉露在牆頭上，向他一笑，隱去了。他很高興，但竟給那走來夜談的老和尚識破了機關。說他臉上有些妖氣，一定遇見「美女蛇」了；這是人首蛇身的怪物，能喚人名，倘一答應，夜間便要來吃這人的肉的。他自然嚇得要死；而那老和尚卻道無妨，給他一個小盒子，說只要放在枕邊，便可高枕而臥。他雖然照樣辦，卻總是睡不着——當然睡不着的。到半夜，果然來了，沙沙沙！門外像是風雨聲，他正抖作一團時，卻聽得豁的一聲，一道金光從枕邊飛出，外面便什麼聲音也沒有了，那金光也就飛回來，斂在盒子裏。後來呢？後來，老和尚說，這是飛蜈蚣，牠能吸蛇的腦髓，美女蛇就被牠治死了。

結末的教訓是：所以倘有陌生的聲音叫你的名字，你萬不可答應他。

這故事很使我覺得做人之險，夏夜乘涼，往往有些擔心，不敢去看牆上，而且極想得到一盒老和尚那樣的飛蜈蚣。走到百草園的草叢旁邊時，也常常這樣想，但直到現在，總還是沒有得到，但也沒有遇見過赤練蛇和美女蛇。叫我名字的陌生聲音自然是常有的，然而都不是美女蛇。

冬天的百草園比較的可就兩樣了。拍雪人（將自己的全形印在雪上）和塑雪羅漢需要人們鑒賞，這是荒園，人跡罕至，所以不相宜，只好來捕鳥。薄薄的雪，是不行的；總須積雪蓋了地面一兩天，鳥雀們久已無處覓食的時候纔好。掃開一塊雪，露出地面，用一枝短棒支起一面大的竹篩來，下面撒些秕穀，棒上繫一條長繩，人遠遠地牽着，看鳥雀下來啄食，走到竹篩底下的時候，將繩子一拉，便罩住了。但所得的是麻雀居多，也有白頰的「張飛鳥」，性子很躁，養不過夜的。

這是閩士的父親所傳授的方法，我卻不大能用。明明見牠們進去了，拉了繩，跑去一看，卻什麼都沒有，費了半天力，捉住的不過三四隻。閩士的父親是小半天便能捕獲幾十隻，裝在叉袋裏叫着撞着的。我曾經問他得失的緣由，他只靜靜地笑道：你太性急，來不及等牠走到中間去。

我不知道爲什麼家裏的人要將我送進書塾裏去了，而且還是全城中稱爲最嚴厲的書塾。也許是因爲拔何首烏毀了泥牆罷，也許是因爲將磚頭拋到間壁的梁家去了罷，也許是因爲站在石井欄上跳了下來罷，……都無從知道。總而言之：我將不能常到百草園了。Ade，我的蟋蟀們！Ade，我的覆盆子們和木蓮們！……

出門向東，不上半里，走過一道石橋，便是我的先生的家了。從一扇黑油的竹門進去，第三間是書房。中間掛着一塊扁道：三味書屋。扁下面是一幅畫，畫着一隻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樹下。沒有孔子牌位，我們便對着那扁和鹿行禮。第一次算是拜孔子，第二次算是拜先生。

第二次行禮時，先生便和藹地在一旁答禮。他是一個高而瘦的老人，鬚髮都花白了，還戴着大眼鏡。我對他很恭敬，因爲我早聽到他是本城中極方正、質樸、博學的人。

不知從那裏聽來的，東方朔也很淵博，他認識一種蟲，名曰「怪哉」，冤氣所化，用酒一澆，就消釋了。我很想詳細地知道這故事，但阿長是不知道的，因為她畢竟不淵博。現在得到機會了，可以問先生。

「先生，「怪哉」這蟲，是怎麼一回事……我上了生書，將要退下來的時候，趕忙問。」

「不知道！」他似乎很不高興，臉上還有怒色了。我纔知道做學生是不應該問這些事的，只要讀書，因為他是淵博的宿儒，決不至於不知道，所謂不知道者，乃是不願意說。年紀比我大的人，往往如此，我遇見過好幾回了。

我就只讀書，正午習字，晚上對課。先生最初這幾天對我很嚴厲，後來卻好起來了，不過給我讀的書漸漸加多，對課也漸漸地加上字去，從三言到五言，終於到七言。

三味書屋後面也有一個園，雖然小，但在那里也可以爬上花壇去拆臘梅花，在地上或桂花樹上尋蟬蛻，最好的工作是捉了蒼蠅喂螞蟻，靜悄悄地沒有聲音。然而同窗們到園裏的太多，太久，可就不行了，先生在書房裏便大叫起來——

「人都到那裏去了！」

人們便一個一個陸續走回去；一同回去，也不行的。他有一條戒尺，但是不常用，也有罰跪的規則，但也不常用，普通總不過瞪幾眼，大聲道：——

「讀書！」

於是大家放開喉嚨讀一陣書，真是人聲鼎沸。有唸「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的，有唸「笑人齒缺曰狗竇大開」的，有唸「上九潛龍勿用」的，有唸「厥土下上錯厥貢苞茅橘柚」的……先生自己也唸書。後來，我們的聲音便低下去，靜下去了，只有他還大聲朗讀着——

「鐵如意，指揮倜儻，一座皆驚詫……金叵羅，顛到淋漓噫，千杯未醉嘯……」

我疑心這是極好的文章，因為讀到這裏，他總是微笑起來，而且將頭仰起，搖着，向後面拗過去，拗過去。

先生讀書入神的時候，於我們是很相宜的。有幾個使用紙糊的盃甲套在指甲上做戲。我是畫畫兒，用一種叫作『荆川紙』的，蒙在小說的繡像上，一個個描下來，像習字時候的影寫一樣。讀的書多起來，畫的畫也多起來；書沒有讀成，畫的成績卻不少了，最成片段的是蕩寇志和西遊記的繡像，都有一大本。後來，因為要錢用，賣給一個有錢的同窗了。他的父親是開錫箔店的；聽說現在自己已經做了店主，而且快要升到紳士的地位了。這東西早已沒有了罷。

（朝華夕拾）

好的故事

魯迅

燈火漸漸地縮小了，在豫告石油的已經不多；石油又不是老牌，早熏得燈罩很昏暗。鞭爆的繁響在四近，煙草的煙霧在身邊；是昏沈的夜。

我閉了眼睛，向後一仰，靠在椅背上；捏着『初學記』的手攔在膝髁上。

我在朦朧中，看見一個好的故事。這故事很美麗，幽雅，有趣。許多美的人和美的事，錯綜起來像一天雲錦，而且萬顆奔星似的飛動着，同時又展開去，以至於無窮。

我彷彿記得曾坐小船經過山陰道，兩岸邊的烏桕，新禾，野花，雞，狗，叢樹和枯樹，茅屋，塔，伽藍，農夫和村婦，村女，曬着的衣裳，和尚，簑笠，天，雲，竹……都倒影在澄碧的小河中，隨着每一打槳，各各夾帶了閃爍的日光，并水裏的萍藻游魚，一同蕩漾。諸影諸物，無不解散，而且搖動，擴大，互相融和；剛一融和，卻又退縮，復近於原形。邊緣都參差如夏雲頭，鑲着日光，發出水銀色餞。凡是我所經過的河，都是如此。

現在我所見的故事也如此。水中的青天的底子，一切事物統在上面交錯，織成一篇，永是生動，永是展開，我看不見這一篇的結束。

河邊枯柳樹下的幾枝瘦削的一丈紅，該是村女種的罷。大紅花和斑紅花，都在水裏面浮動，忽而碎散，拉長了，縷縷的胭脂水，然而沒有暈。茅屋，狗，塔，村女，雲……也都浮動着。大紅花一朵朵全被拉長了，這時是潑刺奔迸的紅錦帶。帶織入狗中，狗織入白雲中，白雲織入村女中……在一瞬間，他們又將退縮了。但斑紅花影也已碎散，伸長，就要織進塔，村女，狗，茅屋，雲裏去。

現在我所見的故事清楚起來了，美麗，幽雅，有趣，而且光明。青天上面，有無數美的人和美的故事。我一一

看見，一一知道。

我就要凝視他們……。

我正要凝視他們時，驟然一驚，睜開眼，雲錦也已皺蹙，凌亂，彷彿有誰擲一塊大石下河水中，水波陡然起立，將整篇的影子撕成片片了。我無意識得趕忙捏住幾乎墜地的『初學記』，眼前還脹着幾點虹霓色的碎影。

我真愛這一篇好的故事，趁碎影還在，我要追回他，完成他，留下他。我拋了書，欠身伸手去取筆，——何嘗有一絲碎影，只見昏暗的燈光，我不在小船裏了。

但我總記得見過這一篇好的故事，在昏沈的夜……。

（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四日。）

（野草北新版）

憶韋素園君

魯迅

我也還有記憶的，但是，零落得很。我自己覺得我的記憶好像被刀括過了的魚鱗，有些還留在身體上，有些是掉在水裏了，將水一攪，有幾片還會翻騰，閃爍，然而中間混着血絲，連我自己也怕得因此污了賞鑑家的眼目。

現在有幾個朋友要紀念韋素園君，我也須說幾句話。是的，我是有這義務的。我只好連身外的水也攪一下，看看泛起怎樣的東西來。

怕是十多年之前了罷，我在北京大學做講師，有一天，在教師預備室裏遇見了一個頭髮和鬚子統統長得要命的青年，這就是李霽野。我的認識素園，大約就是霽野介紹的罷，然而我忘記了那時的情景。現在留在記憶裏的，是他已經坐在客店的一間小房子裏計畫出版了。

這一間小房子，就是『未名社』。

那時我正在編印兩種小叢書，一種是『烏合叢書』，專收創作，一種是『未名叢刊』，專收翻譯，都由北新書局出版。出版者和讀者的不喜歡翻譯書，那時和現在也並不兩樣，所以『未名叢刊』是特別冷落的。恰巧，素園他們願意介紹外國文學到中國來，便和李小峯商量，要將『未名叢刊』移出，由幾個同人自辦，小峯一口答應了，於是這一種叢書便和北新書局脫離。稿子是我們自己的，另籌了一筆印費，就算開始。因這叢書的名目，連社名也就叫了『未名』——但並非『沒有名目』的意思，是『還沒有名目』的意思，恰如孩子的『還未成丁似』的。

未名社的同人，實在並沒有什麼雄心和大志，但是，願意切切實實的，點點滴滴的做下去的意志，卻是大

家一致的，而其中的骨幹就是素園。

於是他坐在一間破小屋，就在未名社裏辦事了，不過小半好像也因為他生着病，不能上學校去讀書，因此便天然的輪着他守寨。

我最初的記憶是在破寨裏看見了素園，一個瘦小，精明，正經的青年，窗前的幾排破舊外國書，在證明他窮着也還是釘住着文學。然而，我同時又有了一種壞印象，覺得和他是很難交往的，因為他笑影少。『笑影少』原是未名社同人的一種特色，不過素園顯得最分明，一下子就能够令人感得。但到後來，我知道我的判斷是錯誤了，和他也並不難於交往。他的不很笑，大約是因為年齡的不同，對我的一種特別態度罷，可惜我不能化為青年，使大家忘掉彼我，得到確證了。這真相，我想，霽野他們是知道的。

但待到我明白了我的誤解之後，卻同時又發見了一個他的致命傷：他太認真，雖然似乎沈靜，然而他激烈認真，會是人致命傷的。至少，在那時以至現在，可以是的。一認真，便容易趨於激烈，發揚則送掉自己的命，沈靜着，又嚼碎了自己的心。

這裏有一點例子——我們是有小例子的。

那時候，因為段祺瑞總理和他的幫閒們的壓迫，我已經逃到廈門，但北京的狐虎之威還正是無窮無盡。段派的女子師範大學校長林素園，帶兵接收學校去了，演過全副武行之後，還指留着的幾個教員為『共產黨』。這個名詞，一向就給有一些人以『辦事』上的便利，而且這方法，也是一種老譜，本來並不希罕的。但素園卻好像激烈起來了，從此以後，他給我的信上，有好一晌竟憎惡『素園』兩字而不用，改稱為『漱園』。同時社內也發生了衝突，高長虹從上海寄信來，說素園壓下了向培良的稿子，叫我講一句話。我一聲也不響。於是，在『狂飈』上罵起來了，先罵素園，後是我。素園在北京壓下了培良的稿子，卻由上海的高長虹來抱不平，要在廈門的我去下判斷，我頗覺得是出色的滑稽；而且一個團體，雖是小小的文學團體罷，每當光景艱難時，

內部是一定有人起來搗亂的，這也並不希罕。然而素園卻很認真，他不但寫信給我，敘述詳情，還作文登在雜誌上剖白。在『天才』們的法庭上，別人剖白得清楚的麼——我不禁長長的歎了一口氣，想到他只是個文人，又生着病，卻這麼拚命的對付着內憂外患，又怎麼能够支持呢。自然，這僅僅是小憂患，但在認真而激烈的個人，卻也相當的大。

不久，未名社就被封，幾個人還被捕。也許素園已經咯血，進了病院了罷，他不在內。但後來，被捕的釋放，未名社也啓封了，忽封忽啓，忽捕忽放，我至今還不明白這是怎麼的一個玩意。

我到廣州，是第二年——一九二七年的秋初，仍舊陸續的接到他幾封信，是在西山病院裏，伏在枕頭上寫就的，因為醫生不允許他起坐。他措辭更明顯，思想也更清楚，更廣大了，但也更使我擔心他的病。有一天，我忽然接到一本書，是布面裝釘的素園翻譯的『外套』。我一看明白，就打了一個寒噤：這明明是他送給我的。一個紀念品，莫非他已經自覺了生命的期限了麼？

我不忍再翻閱這一本書，然而我沒有法。

我因此記起，素園的一個好朋友也略過血，一天竟對着素園略起來，他慌張失措，用了愛和憂急的聲音命令道：『你不許再吐了！』我那時卻記起了伊孛生的『勃蘭特』。他不是命令過去的人，從新起來，卻並無這神力，只將自己埋在崩雪下面的麼……

我在空中看見了勃蘭特和素園，但是我沒有話。

一九二九年五月末，我最以為傲倖的是自己到西山病院去，和素園談了天。他爲了日光浴，皮膚被曬得很黑了，精神卻並不萎頓。我們和幾個朋友都很高興。但我在高興中，又時時夾着悲哀；忽而想到他的愛人，已由他同意之後，和別人訂了婚，忽而想到他竟連介紹外國文學給中國的一點志願，也怕難於達到；忽而想到

他在這裏靜臥着，不知道他自以爲是在等候全愈，還是等候滅亡；忽而想到他爲什麼要寄給我一本精裝的『外套』……

壁上還有一幅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大畫像。對於這先生，我是尊敬，佩服的，但我又恨他殘酷到了冷靜的文章。他佈置了精神上的苦刑，一個個拉了不幸的人來，拷問給我們看。現在他用沈鬱的眼光，凝視着素園和他的臥榻，好像在告訴我：這也是可以在作品裏的不幸的人。

自然，這不過是小不幸，但在素園個人，是相當的大。

一九三二年八月一日晨五時半，素園終於病歿在北平同仁醫院裏了，一切計畫，一切希望，也同歸於盡。我所抱憾的是因爲避禍，燒去了他的信札，我只能將一本『外套』當作唯一的紀念，永遠放在自己的身邊。

自素園病歿之後，轉眼已是兩年了，這其間，對於他，文壇上並沒有人開口。這也不能算是希罕的，他既非天才，也非豪傑，活的時候，既不過在默默中生存，死了之後，當然也只好在默默中泯沒。但對於我們，卻是值得紀念的青年，因爲他在默默中支持了未名社。

未名社現在是幾乎消滅了，那存在期，也並不長久。然而自素園經營以來，介紹了果戈理（N. Gogol），陀思妥也夫斯基（F. Dostoevsky），安特列夫（I. Andreev），介紹了望·藹覃（E. Van Eeden），介紹了愛倫堡（I. Ehrenburg）的『煙袋』和拉夫列涅夫（B. Lavrenev）的『四十一』。還印行了『未名新集』，其中有叢蕪的『君山』，靜農的『地之子』和『建塔者』，我的『朝花夕拾』。在那時候，也都還算是相當可看的作品。事實不爲輕薄陰險小兒留情，曾幾何年，他們就都已煙消火滅，然而未名社的譯作，在文苑裏卻至今沒有枯死的。

是的，但素園卻並非天才，也非豪傑，當然更不是高樓的尖頂，或名園的美花，然而他是樓下的一塊石材，

園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國第一要他多。他不入於觀賞者的眼中，只有建築者和栽植者，決不會將他置之度外。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擊和被冷落，一瞑之後，言行兩亡，於是無聊之徒，謬託知己，是非蠶起，既以自銜，又以賣錢，連死屍也成了他們的沽名獲利之具，這倒是值得悲哀的。現在我以這幾千字紀念我所熟識的素園，但願還沒有營私肥己的處所，此外也別無話說了。

我不知道以後是否還有記念的時候。倘止於這一次，那麼，素園從此別了！

（一九三四年七月十六之夜。）

（選自文學——生活版。）

鳥聲

周作人

古人有言，『以鳥鳴春。』現在已過了春分，正是鳥聲的時節了，但我覺得不大能夠聽到，雖然京城的西北隅已經近於鄉村。這所謂鳥當然是指那飛鳴自在的東西，不必說鷄鳴咿咿鴨鳴呷呷的家奴，便是熟番似的鴿子之類也算不得數，因為他們都是忘記了四時八節的了。我所聽見的鳥鳴只有簷頭麻雀的啾啾，以及槐樹上每天早來的啄木的乾笑，——這似乎都不能報春，麻雀的太瑣碎了，而啄木又不免多一點乾枯的氣味。

英國詩人那許（Nash）有一首詩，被錄在所謂名詩選（Golden Treasury）的卷首。他說，春天來了，百花開放，姑娘們跳舞着，天氣溫和，好鳥都歌唱起來，他列舉四樣鳥聲：

Quekeo jug-jug, pee-wee, to-witta-wooi

這九行的詩實在有趣，我卻總不敢譯，因為怕一則譯不好，二則要譯錯。現在只抄出一行來，看那四樣是什麼鳥。第一種是勃姑，書名鳴鳩，他是自呼其名的，可以無疑了。第二種是夜鶯，就是那林間的『發癡的鳥。』古希臘女詩人稱之曰『春之使者，美音的夜鶯。』他的名貴可想而知，只是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什麼東西。我們鄉間的黃鶯也會『翻叫』，被捕後常因想念妻子而急死，與他西方的表兄弟相同，但他要喫小鳥，而且又不發癡地唱上一夜以至於嘔血。第四種雖似異怪，乃是貓頭鷹。第三種則不大明瞭，有人說是蚊母鳥，或云是田鳧，但據斯密士的鳥的生活與故事，第一章所說係小貓頭鷹。倘若是真的，那麼四種好鳥之中貓頭鷹一家已佔其二了。斯密士說這二者都是楊色貓頭鷹，與別的怪聲怪相的不同，他的書中雖有圖像，我也認不得這是鴟是鴞還是流離之子，不過總是貓頭鷹之類罷了。兒時曾聽見他們的呼聲，有的聲如貨郎的搖鼓，有的恍若連呼『掘窪』（Ishuehuang），俗云不祥主有死喪，所以聞者多極懊惱，大約此風古已有之。查檢觀類道

人的小演雅所錄古今禽言中不見有貓頭鷹的話。然而仔細回想，覺得那些叫聲實在並不錯，比任何風聲簫聲鳥聲更爲有趣，如詩人謝勒（Shelley）所說。

現在，就北京來說，這幾樣鳴聲都沒有，所有的還只是麻雀和啄木鳥。老鴿，鄉間稱云烏老鴉，在北京是每天可以聽到的，但是一點風雅氣也沒有，而且是通年噪聒，不知道他是那一季的鳥。麻雀和啄木鳥雖然唱不出好的歌來，在那瑣碎和乾枯之中到底還含一些春氣。啾啾，聽那不討人歡喜的烏老鴉叫也已經夠了，且讓我們歡迎這些鳴春的小鳥，傾聽他們的談笑罷。

「啾啾，啾啾！」

「嘎嘎！」

（十四年四月）

談龍集

故鄉的野菜

周作人

我的故鄉不止一個，凡我住過的地方都是故鄉。故鄉對於我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情形，只因釣於斯游於斯的關係，朝夕會面，遂成相識，正如鄉村裏的鄰舍一樣，雖然不是親屬，別後有時也要想念到他。我在浙東住過十幾年，南京東京都住過六年，這都是我的故鄉；現在住在北京，於是北京就成了我的家鄉了。

日前我的妻往西單市場買菜回來，說起有薺菜在那裏賣着，我便想起浙東的事來。薺菜是浙東人春天常吃的野菜，鄉間不必說，就是城裏只要有後園的人家都可以隨時采食，婦女小兒各拿一把剪刀一只「苗籃」蹲在地上搜尋，是一種有趣味的遊戲的工作。那時小孩們唱道：「薺菜馬蘭頭，姊姊嫁在後門頭。」後來馬蘭頭有鄉人拿來進城售賣了，但薺菜還是一種野菜，須得自家去采。關於薺菜向來頗有風雅的傳說，不過這似乎以吳地為主。《西湖游覽志》云：「三月三日男女皆戴薺菜花。諺云，三春戴薺花，桃李羞繁華。」顧祿的《清嘉錄》上亦說：「薺菜花俗呼野菜花，因諺有三月三螞蟻上灶山之語，三日人家皆以野菜花置灶陘上，以厭蟲蟻。侵晨村童叫賣不絕，或婦女簪髻上以祈清目，俗號眼亮花。」但浙東卻不很理會這些事情，只是挑來做菜或炒年糕吃罷了。

黃花麥果稱通鼠麴草，係菊科植物，葉小，微圓互生，表面有白毛，花黃色，簇生梢頭。春天採嫩葉，搗爛去汁，和粉作糕，稱黃花麥果糕。小孩們有歌贊美之云，

「黃花麥果韌結結，

關得大門自要吃，

半塊拿勿出，一塊自要吃。」

清明前後掃墓時，有些人家——大約是保存古風的人家——用黃花麥果作供，但不作餅狀，做成小顆

如指頂大，或細條如小指，以五六個作一攢，名曰繭果，不知是什麼意思，或因蠶上山時設祭，也用這種食品，故有是稱，亦未可知。自從十二三歲時外出，不參與外祖家掃墓以後，不復見過繭果，近來住在北京，也不再見黃花麥果的影子了。日本稱作『御形』，與薺菜同為春天的七草之一，也採來做點心用，狀如艾餃，名曰『草餅』。春分前後多食之，在北京也有，但是吃去總是日本風味，不復是兒時的黃花麥果糕了。

掃墓時候所常吃的還有一種野菜，俗名草紫，通稱紫雲英。農人在收穫後，播種田內，用作肥料，是一種很被賤視的植物，但採取嫩莖淪食，味頗鮮美，似豌豆苗。花紫紅色，數十畝接連不斷，一片錦綉，如鋪著華美的地毯，非常好看，而且花朵狀若胡蝶，又如雞雛，尤為小孩所喜。間有白色的花，相傳可以治痢，很是珍重，但不易得。日本俳句大辭典云：『此草與蒲公英同是習見的東西，從幼年時代便已熟識，在女人裏邊，不曾採過紫雲英的人，恐未必有罷。』中國古來沒有花環，但紫雲英的花球即是小孩常玩的東西，這一層我還替那些小人們欣幸的。浙東掃墓用鼓吹，所以少年們常隨了樂音去看『上墳船裏的姣姣』，沒有錢的人家雖沒有鼓吹，但是船頭上蓬窗下總露出些紫雲英和杜鵑的花束，這也就是上墳船的確實的證據了。

（十三年二月）

談龍集

學校生活的一葉

周作人

一九〇一年的夏天考入江南水師學堂，讀印度讀本，纔知道在經史子集之外還有『這里是我的新書』。但是學校的功課重在講什麼鍋爐——聽先輩講話，只叫『薄厄婁』不用這個譯語，——或經緯度之類，英文讀本只是敲門磚罷了。所以那印度讀本不過發給到第四集，此後便去專弄鍋爐，對於『太陽去休息，蜜蜂離花叢』的詩很少親近的機會，字典也只發給一本商務印書館的華英字典（還有一本那泰耳英文字典）表面寫着『華英』其實卻是英華的，我們所領到的大約還是初版，其中有一個訓作變童的字，——原文已忘記了，——他用極平易通俗的一句話作註解，這是一種特別的標徵，比我們低一級的人所領來的書裏已經沒有這一條了。因為是這樣的情形，大家雖然讀了他們的『新書』卻仍然沒有得着新書的趣味，有許多先輩一出了學堂便把字典和讀本全數遺失，再也不去看他，正是當然的事情。

我在印度讀本以外所看見的新書，第一種是從日本得來的一本天方夜談，這是倫敦紐恩士公司發行三先令半的插畫本，其中有亞拉廷擎着神燈，和亞利巴巴的女奴擎了短刀跳舞的圖，我還約略記得。當時這一本書不但在我是一種驚異，便是丟掉了字典在船上供職的老同學見了也以為得未曾有，借去傳觀，後來不知落在什麼人手裏，沒有法追尋，想來即使不落也當看破了。但是在這本書消滅之前，我便利用了牠，做了我的『初出手』。天方夜談裏的亞利巴巴與四十個強盜是世界上有名的故事，我看了覺得很有趣，陸續把牠譯了出來，——當然是用古文而且帶着許多誤譯與刪節。當時我一個同班的朋友陳君定閱蘇州出版的女子世界，我就把譯文寄到那裏去，題上一個『萍雲』的女子名字，不久居然登出，而且後來又印成單行本，書名是俠女奴。這回既然成功，我便高興起來，又將美國亞倫坡（F. Allan Poe）的小說黃金蟲譯出，改名山羊圖，再寄給女子世界的丁君。他答應由小說林出版，併且將書名換作玉蟲緣。至於譯者名字則為

「碧羅女士！」這大約都是一九〇四年的事情。近來常見青年在報上通訊喜用姊妹稱呼，或者自署稱什麼女士，我便不禁獨自微笑，這並不是嘲弄的意思，不過因此想起十八九年前的舊事，彷彿覺得能夠了解青年的感傷的心情，禁不住同情的微笑罷了。

此後我又得到幾本文學書，但都是陀勒插畫的神曲地獄篇、凱拉爾（Carlyle）的英雄崇拜論之類，沒有法子可以利用。那時蘇子谷在上海報上譯登慘世界，梁任公又在新小說上常講起「囂俄」，我就成了囂俄的崇拜者，苦心孤詣的蒐求他的著作，好容易設法湊了十六塊錢買到一部八冊的美國版的囂俄選集。這是不曾見過的一部大書，但是因為太多太長了，卻也就不能多看，只有死囚的末日和“Claude Owen”這兩篇時常拿來翻閱。一九〇六年的夏天住在魚雷堂的空屋裏，忽然發心想做小說，定名曰孤兒記，敘述孤兒的生活；上半是創造的，全憑了自己的貧弱的想像支撐過去，但是到了孤兒做賊以後便支持不住了，於是把囂俄的文章儘量的放進去，孤兒的下半生遂成爲 Claude 了。這個事實在例言上有沒有聲明，現在已經記不清楚，連署名用那兩個字也忘記了。這篇小說共約二萬字，直接寄給小說林，承他收納，而且酬洋二十圓。這是我所得初次的工錢，以前的兩種女性的譯書只收到他們的五十部書罷了。這二十塊錢我拿了到張季直所開的洋貨公司裏買了一個白帆布的衣包，其餘的用作歸鄉的旅費了。

以上是我在本國學校時讀書和著作的生活。那三種小書傲倖此刻早已絕版，就是有好奇的人恐怕也不容易找到了；這是極好的事，因為他們實在沒有給人看的價值。但是在我自己卻不是如此，這並非什麼敝帚自珍，因為他們是我過去的出產，表示我的生活的過程的，所以在回想中還是很有價值，而且因了自己這種經驗，略能理解現在及未來的後生的心情，不至於盛氣的去呵斥他們，這是我所最喜歡的。我想過去的經驗如於我們有若干用處，這大約是最重要的一點罷。

（選自雨天的書）

往事

冰心

——生命歷史中的幾頁圖畫——

在別人只是模糊記着的事情，

然而在心靈脆弱者，

已經反覆而深深地

鏤刻在迴憶的心版上了！

索性憑着深刻的印象，

將這些往事

移在白紙上罷——

再回憶時

不向心版上搜索了！

一

將我短小的生命的樹，一節一節的斬斷了，圓片般堆在童年的草地上。我要一片一片的拾起來看：含淚的看，微笑的看，口裏吹着短歌的看。

往事

難爲他裝點得一節一節，這般豐滿而清麗！

我有一個朋友，常常說，『來生！來生！』——但我卻如此說：『假如生命是乏味的，我怕有來生。假如生命是有趣的，今生已是滿足的了！』

第一個厚的圓片是大海；海的西邊，山的東邊，我的生命樹在那裏萌芽生長，吸收着山風海濤。每一根小草，每一粒沙礫，都是我最初的戀慕，最初擁護我的安琪兒。

這圓片裏重疊着無數快樂的圖畫，愁嬉的圖畫，寂寞的圖畫，愚拙的圖畫，和泛泛無着的圖畫。放下罷，不堪迴憶！

第二個厚的圓片是綠陰；這一片裏許多生命表現的幽花，都是這綠陰烘托出來的。有濃紅的，有淡白的，有不可名色的……

晚晴的綠陰，潮霧的綠陰，繁星下指點着的綠陰，月夜花棚秋千架下的綠陰！
感謝這曲曲屏山！他圈住了我許多思想。

第三個厚的圓片，不是大海，不是綠陰，是什麼？我不知道！
假如生命是無味的，我不要來生。假如生命是有趣的，今生已是滿足的了。

二

場廳裏四隅都黑暗了，只整齊的椅子，一行行的在陰沉沉的影兒裏平列着。

我坐在盡頭上近門的那一邊，撫着錦衣，撫着繡帶和纓冠凝想——心情複雜得很。

晚霞在窗外的天邊，一剎濃紅，一剎深紫，迴光到屋頂上——

台上琴聲作了一圈的燈影裏，從台側的小門，走出十幾個白衣綵飾，散着頭髮的安琪兒，慢慢的相隨進來，無聲地在台上練習着第一場裏的跳舞。

我凝然的看着，瀟灑極了，溫柔極了，上下的輕紗的衣袖，和着鏗鏘的琴聲，合拍的和着我心絃跳動，怎樣的感人呵！

燈滅了，她們又都下去了，台上台下只我一人了。

原是叫我出來疎散休息着的，我卻那里能休息？我想……一會兒這場裏便充滿了燈彩，充滿了人聲和笑語，怎知道劇前只爲我一人的思考室呢？

在宇宙之始，也只有一个造物者，萬有都整齊平列着。他凭在高欄，看那些光明使者，歌頌——跳舞。

到了宇宙之中，人類都來了，悲劇也好，喜劇也好，伴悲詭笑的演了幾場。劇完了，人散了，燈滅了……一時沉黑，只有無盡無窮的寂寞！

一會兒要到台上，要說許多的話：愁穉的話，激昂的話，戀別的話……何嘗是我要說的？但我既這樣的上台了，就必須這樣的說。我千辛萬苦，冒進了陰慘的夜宮，經過了光明的天國，結果在劇中還是做了一場大夢。印證到真的——比較的真的——生命道上，或者只是時間上久暫的分別罷了；但在無限之生裏，真的生命的幾十年，又何異於台上之一瞬！

我思路沉沉，我覺悟而又惆悵，場裏更黑了。

台側的門開了，射出一道燈光來——我也須下去了，上帝這也是『爲一大事出世！』我走着台上幾小時的生命的道路……

又乏倦的倚着台後的琴站着——幕外的人聲，漸漸的遠了，人們都來過了；悲劇也罷，喜劇也罷，我的事完了；從宇宙之始，到宇宙之終，也是如此，生命的道路走盡了！

看她們洗去鉛華，卸去妝飾，無聲的忙亂着。滿地的衣裳狼藉，金戈和珠冠雜置着。台上的仇敵，現在也拉着手說話；台上的親愛的人，卻東一個西一

個的各忙自己的事。

『我只看着——終竟是弱者呵！我愛這幾小時如夢的生命！我撫着頭髮，撫着錦衣……』『生命只這般的虛幻麼？』

三

悶極，是出遊都可散懷。——便和她們出遊了半日。

回來了——一路只泛泛的。

震盪的車裏，我只向後攀着小圓窗看着。彎曲的道兒，跟着車走來，愈引愈長。樹木，村舍，和田隴，都向後退曳了去，只有西山峯上的晚霞不動。

車裏，她們捉對兒談話，我和晚霞談話。——『晚霞！我不配和你談心，但你總可容我瞻仰。』

車進到城門裏，我偶然想起那園來，她們都說去走一走，我本無聊，只微笑隨着她們，車又退出去了。

悄悄地進入園裏，天色漸暗了——憶起去年此時，正是出園的時候，那時心緒又如何？

幽涼裏，走過小橋，走過層階，她們又四散了。我一路低首行來，猛擡頭見了烈塚，碑下獨坐，四望青青，晚霞更紅了！

正在神思飛越，忠從後面來了。我們下了台去，在仄徑中走着，我說，『我願意在此過這悠長的夏日，避避塵囂。』她說，『佳時難再，此遊也是紀念。』我無言點首。

鳥兒都休息了，不住的啁啾着——暮色裏，匆匆的又走了出來。車進了城了，我仍是向後望着。涼風吹着衣袖和頭髮——莊嚴蒼古的城樓，浮在晚霞上，竟留了個最濃郁的回憶！

(七七，一九二二)

四

每次拿起筆來，頭一件事憶起的，就是海。我嫌太單調了，常常因此擱筆。

每次和朋友談話，談到風景，海波又侵進談話岸線裏，我嫌太單調了，常常因此默然，終於無語。

一夜和弟弟們在院子裏乘涼，仰望天河，又談到海，我想索性今夜澈底的談一談海，看詞鋒到何時為止，聯想至何處爲極。

我們說着海潮，海風，海舟……最後便談到海的女神。

涵說：『假如有位海的女神，她一定是「豔如桃李，冷若冰霜」的。』我不覺笑問：『這話怎講？』

涵也笑道：『你看雲霞的海上，何等明媚；風雨的海上，又是何等的陰沉！』

杰兩手抱膝凝聽着，這時便運用他最豐富的想像力，指點着說：『她……她住在燈塔的島上，海霞是她的扇旗，海鳥是她的侍從；夜裏她曳着白衣藍裳，頭上插着新月的梳子，腦前掛着明星的瓔珞，翩翩地飛於海波之上……』

楫忙問：『大風的時候呢？』杰道：『她駕着風車，狂飈疾轉的在怒濤上驅走；她的長袖拂沒了許多帆船。下雨的時候，便是她憂愁了，落淚了，大海上一切都低頭靜默着。黃昏的時候，霞光燦然，便是她迴波電笑，雲髮飄揚，丰神輕柔而瀟灑……』

這一番話，帶着畫意，又是詩情，使我神往，使我微笑。

楫只在小椅子上，挨着我坐着，我撫着他，問：『你的話必是更好了，說出來讓我們聽聽！』他本靜靜的聽着，至此便抱着我的臂兒，笑道：『海太大了，我太小了，我不會說。』

我肅然——涵用摺扇輕輕的擊他的手，笑說：『好一個小哲學家！』

涵道：『姊姊，該你說一說了。』我道：『好的都讓你們說盡了——我只希望我們都像海！』

杰笑道：『我們不配做女神，也不要「豔如桃李，冷若冰霜」的。』

他們都笑了——我也笑說：『不是說做女神，我希望我們都做個「海化」的青年。像涵說的，海是溫柔

而沉靜。杰說的，海是超絕而威嚴。楫說的更好了，海是神秘而有容，也是虛懷，也是廣博……」

我的話太乏味了，楫的頭漸漸的從我臂上垂下去，我扶住了，回身輕輕地將他放在竹榻上。

涵忽然說：「也許是我看的書太少了，中國的詩裏，詠海的真是不多，可惜這麼一個古國，上下數千年，竟沒有一個「海化」的詩人！」

從詩人上，他們的談鋒便轉移到別處去了——我只默默的守着楫坐着，剛纔的那些語，只在我心中，反覆的尋味——思想。

五

黃昏時下雨，睡得極早，破曉聽見鐘聲續續的敲着。

這鐘聲不知是那個寺裏的，起的稍早，便能聽見——尤其是冬日——但我從來未曾數過，到底敲了多少下。

徐徐的披衣整髮，還是四無人聲，只聞啼鳥。開門出去，立在欄外，潤溼的曉風吹來，覺得春寒還重。

地下都潮潤了，花草更是清新，在濛濛的曉烟裏籠蓋着，秋千的索子，也被朝露壓得沉沉下垂。

忽然理會得枝頭漸綠，牆內外的桃花，一番雨過，都零落了——

憶起斷句「落盡桃花澹天地，」臨風獨立，不覺悠然！

六

精神上的朋友宛因，和我的通訊裏，曾一度提到死後，她說：「我只要一個白石的墳墓，四面矮矮的石欄，墓上一個十字架，再有一個仰天沉思的石像……這裏要在山間幽靜處，叢樹陰中，有溪水徐流，你一日在世，有什麼新開的花朵，替我放上一兩束，其餘的人，就不必到那裏去。」

我看完這一段，立時覺得眼前湧現了一幅清幽的圖畫。但是我想來想去……宛因呵，你還未免太『人間化』了！

何如腳兒赤着，髮兒鬆鬆的挽着，軀殼用縞白的輕綃裹着，放在一個空明瑩澈的水晶棺裏，用紗燈和細樂，一葉扁舟，月白風清之夜，將這棺兒送到海上，在一片挽歌聲中，輕輕的繫下，葬在海波深處。

想像弔者白衣如雪，幾隻大舟，首尾相接，耀以紅燈，繞以清樂，一簇的停在波心。何等淒清，何等倉涼，又是何等的豪邁！

以萬頃滄波作墓田，又豈是人跡可到？即使專誠要來瞻禮，也只能下俯清波，遙遙憑弔。

更何必以人間暫時的花朵，來娛悅海中永久的靈魂！看天上的亂星孤月，水面的晚烟朝霞，聽海風夜奔，海波夜嘯，比新開的花，徐流的水，其壯美的程度相去又如何！

從此穆然超然，在神靈上下，魚龍競逐，珊瑚玉樹交枝迴繞的淵底，垂目長眠：那真是數千萬年來人類所未享過的奇福！

至此擱筆神志灑然，忽然憶起少作走韻的『集韻』中有：『少年哀樂過於人，消息都防父老驚，一事避君君匿笑，欲求縹渺反幽深。』——不覺一笑！

(七,三一,一九二二)
(超人商務版)

往事（其二）

冰心

她是翩翩的乳燕，

橫海飄遊，

月明風緊，

不敢停留——

在她頻頻回顧的飛翔裏

總帶着鄉愁！

一

那天大雪，鬱鬱黃昏之中，送一個朋友出山而去。絨絨的雪上，極整齊分明的鑄着我們偕行的足印。獨自歸來的路上，偶然低首，看見潔白勻整的雪花，只這一瞬間，已又輕輕的掩蓋了我們去時的蹤跡。——白茫茫的大地上，還有誰知道這一片雪下，一剎那前，有個同行，有個送別。

我的心因覺悟而沉沉的浸入悲哀！蘇東坡的：

『人生到處知何似？

應似飛鴻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

鴻飛那復計東西！

.....

那幾句還未曾說到盡頭處，豈但鴻飛不復計東西，連雪泥上的指爪都是不得而留的……於是人生到處都是渺茫了！

生命何其實在，又何其飄忽！他如迎面吹來的朔風，撲到臉上時，明明覺得砭骨勁寒；他又匆匆吹過，颯颯的散到樹林子裏，到天空中，渺無來因去果，縱騎着快馬，也無處追尋。

原也是無聊，而薄紙存留的時候，或者比時晴的快雪長久些——今日不樂，松濤細響之中，四面風來的山亭上，又提筆來寫『往事』。生命的歷史一頁一頁的翻下去，漸漸翻近中葉，頁頁佳妙，圖畫的色采也加倍的鮮明，動搖了我的心靈與眼目。這幾幅是造物者的手跡。他輕描淡寫了，又展開在我眼前；我瞻仰之下，加上一兩筆點綴。

點綴完了，自己看着，似乎起了感慨，人生經得起追寫幾次的往事，生命刻刻消磨於把筆之頃……

這時青山的春雨已灑到松梢了！

（三，七，一九二四，青山）

二

今夜林中月下，的青山，無可比擬！彷彿萬一，只能說是似娟娟的靜女，雖是照人的明豔，卻不飛揚妖冶；是低眉垂袖，瓔珞矜嚴。

流動的光輝之中，一切都失了正色；松林是一片濃黑的，天空是瑩白的，無邊的雪地，竟是淺藍色的了。這三色襯成的宇宙，充滿了凝靜，超逸，與莊嚴；中間流溢着滿空幽哀的神意，一切言詞文字都喪失了，幾乎不容凝視，不容把握！

今夜的林中，決不宜於將軍夜臘——那從騎雜沓，傳叫風生，會踏毀了這平整勻織的雪地；朵朵的火燎，和生寒的鐵甲，會繚亂了靜冷的月光。

今夜的林中，也不宜於燃枝野餐——火光中的喧嘩歡笑，杯盤狼藉，會驚起樹上隱棲的禽鳥；踏月歸去，

數里相和的歌聲，會叫破了這如怨如慕的詩的世界。

今夜的林中，也不宜於愛友話別，叮嚀細語——淒意已足，語音已微；而抑鬱纏綿，作繭自縛的情緒，總是大『人間的』了，對不上這晶瑩的雪月，空闊的山林。

今夜的林中，也不宜於高士徘徊，美人掩映——縱使林中月下，有佳句可尋，有佳音可賞，而一片光霧淒迷之中，只容意念迴旋，不容人物點綴。

我倚枕百般迴腸凝想，忽然一念回轉，黯然神傷……

今夜的青山，只宜於這些女孩子，這些病中倚枕看月的女孩子！

假如我能飛身月中，下視依山上下曲折的長廊，雪色侵圍闌外，月光浸着雪淨的衾稠，逼着玲瓏的眉宇。這一帶長廊之中，萬籟俱絕，有如水的客愁，有絲的鄉夢，有幽感，有澈悟，有祈禱，有懺悔，有萬千種話……

山中的千百日，山光松影重疊到千百回，世事從頭減去，感悟逐漸侵來，已瀟就了水晶般清澈的襟懷。這時縱是頑石鈍根，也要思量萬事，何況這些思深善懷的女子！

往者如觀流水——月下的鄉魂旅思；或在羅馬故宮，頽垣廢柱之旁；或在萬里長城，缺堞斷階之上；或在約但河邊，或在麥加城裏，或超渡萊因河，或飛越落磯山；有多少魂銷目斷，是耶非耶？只她知道！

來者如仰高山——久久的徘徊在困弱道途之上，也許明日，也許今年，就揭卸病的細網，輕輕的試叩死的鐵門！

天國泥犁，任她幻擬；是泛入七寶蓮池，是參謁白玉帝座，是歡悅，是驚怯，有天上的重逢，有人間的留戀，有未成而可成的事功，有將實而仍虛的願望；豈但爲我牽及衆生，大哉生命！

這一切，融合着無限之生一剎那頃，此時此地的，宇宙中流動的光輝；是幽憂，是澈悟，都已宛宛氤氳，超凡入聖——

萬能的上帝，我誠何福！我又何辜……

（二三〇夜，一九二四，沙穰）

三

從來未曾感到的，這三夜來感到了，尤其是今夜——與其說『感』不如說『刺』——今夜感到的，我懇願的希望這一生再也不感到！

陰歷八月十四夜，晚餐後同一位朋友上樓來，從塔窗中，她忽然讚賞地喚我看月。撩開幔子，我看見一輪明月，高懸在遠遠的塔尖。地上是水銀瀉地般的月光。他心上如同着了一鞭，但感覺還散漫模糊，只惘然地也贊美了一句，便回到屋裏，放下兩重簾子來睡了。

早起一邊理髮，忽又惘惘地憶起昨夜的印象。我想起『……看月多歸思，曉起開籠放白鷗』這兩句來，如有白鷗可放，我昨夜一定開籠了，然而她縱有雙飛翼，也怎生飛渡這浩浩萬里的太平洋！我連替白鷗設想的希望都絕了的時候，我覺得到了最無可奈何的境界！

中秋日，居然晴明，我已是心懾，儀又歡笑的告訴我，今夜定在湖上泛舟，我尤其黯然！但這是沿例，舊同學年年此夜請新同學盪舟賞月，我如何敢言語！

黃昏良來召喚我時，天竟陰了，我一邊和她走着，說不出心裏的感謝。

我們七人，坐了三隻小舟，一篙兒點開，緩緩從橋下穿過，已到湖上。

四顧廓然，湖光滿眼。環湖的山巒青着，湖水也翠得很淒然。水底看見黑雲浮動，湖岸上的秋葉，一叢叢的紅意迎人，幾座樓台在遠處，旋轉的次第入望。

我們盪到湖心，又轉入水枝低亞處，錯落的談着，不時的仰望雲翳的天空。雲彩只嚴遮着，月意杳然。——『千金也買不了她這一刻的隱藏！』我說不出的心裏的感謝。

雲影只嚴遮着，月意杳然，夜色漸漸逼人，湖光漸隱。幾片黑雲，又橫曳過湖東的叢樹上，大家都悵悵說，

『無望了！我們回去罷！』

歸棹中我看着她舟尾的秋。她在槳聲裏，似吟似歎的說，『月呵！怎麼不做美呵！』她很輕巧的又笑了，我也報她一笑。——這是『釋然』。她那兒知道我的心緒？

到岸後，還在隄邊留連仰望了片晌。——我想，『真可憐——中秋夜居然逃過了！』人人悵惘的歸途中，我有說不盡的心裏的感謝。

十六夜便不防備，心中很坦然，似乎忘卻了。

不知如何，偶然敲了樓東一個朋友的室門，她正滅了燈在窗前坐着。月光滿室！我一驚，要縮回也來不及了，只能聽她起身拉着我的手，到窗前來。

沒有一點缺憾！月兒圓滿光明到十三分。我默然，我咬起脣兒，我幾乎要迸出一兩句詛咒的話！

假如她知道我這時心中的感傷，是到了如何程度，她也必不忍這般的用雙臂圍住我，逼我站在窗前。我慘然無聲，我已拼着鼓勇去領略，正如立近萬丈的懸崖，下臨無際的酸水的海。與其徘徊着驚悸亡魂，不如索性縱身一躍。死心的去感覺那沒頂切膚的辛酸的感覺。

我神搖目奪的凝望着；近如方院，遠如天文台，以及周圍的高高下下的樹，都逼射得看出了紅，藍，黃的顏色。三個綠半球，針竿高指的圓頂下，不斷的白圓穹門，一圈一圈的在地的月影，如墨線畫的一般的清晰。十字道四角的青草，青得四片綠絨似的，光天化日之下，也沒有這樣的分明呵，何況這一切都浸透在這萬里迷濛的光影裏……

我開始詛咒了！

鄉愁麻痺到全身，我掠着頭髮，髮上掠到了鄉愁；我捏着指尖，指上捏着了鄉愁。是實實在在的軀殼上感着的苦痛，不是靈魂上浮泛流動的悲哀！

我一翻身匆匆的辭了她，回到屋裏來。桌上匆匆的用手絹蒙起了嵌着父親和母親相片的銀框。匆匆的拿起一本很厚的書來，扶着頭苦讀——茫然的翻了幾十頁，我實在沒有氣力再敷衍了，推開書，退到牀上，萬念俱灰的起了嗚咽。

我病了——

那夜的驚和感，如夏空的急電，奔騰閃掣到了最高尖。過後回思，使我撫然歎異，而且不自信！如今反覆的感着鄉愁的心，已不能再颺起。無數的月夜都過去了，有時竟是整夜的看着，情感方面，卻至多也不過『惘然』。痛定思痛，我覺悟了明月爲何千萬年來，傷了無數的客心！靜夜的無限光明之中，將四圍襯映得清晰浮動。使他澈底的知道，一身不是夢，是明明白白的去國客遊。一切離愁別恨，都不是淡蕩的，猶疑的；是分明的，真切的，急如束溼的。

對於這事，我守了半年的緘默；只在今春與友人通訊之間，引了古人月夜的名句之後，我寫：『嗚呼：賞鑒好文學，領略人生，竟須付借大代價耶！』

至於代價如何，『嗚呼』兩字之後，藏有若干的傷感，我竟沒有提，我的朋友因而也不會問起。

（九，二六夜，一九二三。閉壁樓。）

四

是除夜的酒後，在父親的書室裏。父親看書，我也坐近書几，已是久久的沉默——我站起，雙手支頤，半倚在几上，我喚，『爹爹！』父親擡起頭來，『我想看守燈塔去。』父親笑了一笑，說，『也好，整年整月的守着海——只是太冷寂一些。』說完仍看他的書。我又說，『我不怕冷寂，真的，爹爹！』

父親放下書說，「真的便怎樣？」

這時我反無從說起了！我聳一聳肩，我說，「看燈塔是一種最偉大，最高尚，而又最有詩意的生活……」

父親點頭說，「這個自然！」他往後靠着椅背，是預備長談的姿勢。這時我們都感着興味了。

我仍舊站着，我說，「只要是一樣的爲人羣服務，不是獨善其身；我們固然不必避世，而因着性之相近，我們也不必避「避世」。」

父親笑着點首。

我接着，「避世而出家，是我所不屑做的，奈何以青年有爲之身，受十分供養？」

父親只笑着。

我勇敢的說，「燈臺守的別名，便是「光明的使者。」他拋離田里，犧牲了家人骨肉的團聚，一切種種世上耳目紛華的娛樂，來整年整日的對着渺茫無際的大海。除卻海上的飛鷗片帆，天上的雲涌風起，不能有新的接觸。除了駭蕩的海風，和島上崖旁轉青的小草，他不知春至。他拋卻「樂羣」，只知「敬業」……」

父親說，「和人羣大陸隔絕，是怎樣的一種犧牲，這情緒，我們航海人真是透澈中心的了！」言次，他微歎。我連忙說，「否，這在我並不是犧牲！我晚上舉着火炬，登上天梯，我覺得有無上的倨傲與光榮。幾多好男子，輕侮別離，弄潮破浪，狎習了海上的腥風，驅使着如意的桅帆，自以爲不可一世。而在狂飈濃霧，海上山立之頃，他們卻蹙眉低首，捧盤屏息，凝注着這一點高懸閃爍的光明！這一點是警覺，是慰安，是導引，然而這一點是由我燃着！」

父親沉靜的眼光中，似乎忽忽的起了回憶。

「晴明之日，海不揚波，我抱膝沙上，悠然看潮落星生。風雨之日，我倚窗觀濤，聽浪花怒撼崖石。我閉門讀書，以海洋爲師，以星月爲友，這一切都是不變與永久。」

「三五日一來的小艇上，我不斷的得着世外的消息，和家人朋友的書函；似暫離又似永別的景象，使我

們永駐在「的的如水」的情誼之中。我可讀一切的新書籍，我可寫作，在文化上，我並不會與世界隔絕。」
父親笑說，「燈塔生活，固然極其超脫，而你的幻像，也未免過於美麗。倘若病起來，海水拍天之間，你可怎麼辦？」

我也笑道，「這個容易——一時慮不到這些！」

父親道，「病只關你一身，誤了燃燈，卻是關於衆生的光明……」

我連忙說，「所以我說這生活是偉大的！」

父親看我一笑，笑我詞支，說，「我知道你會登梯燃燈；但倘若有大風濃霧，觸石沉舟的事，你須鳴槍，你須放艇……」

我珍重的說，「這一切，尤其是我所深愛的。爲着自己，爲着衆生，我都願學！」

父親無言，久久，笑道，「你若是男兒，是我的好兒子！」

我走近一步，說，「假如我要得這種位置，東南沿海一帶，爸爸總可爲力！」

父親看着我，說，「或者……但你爲何說得這般的珍重？」

我肅然道，「我處心積慮已經三年了！」

父親斂容，沉思地撫着書角，半天，說，「我無有不贊成，我無有不爲力。爲着去國離家，吸受海上腥風的航海者，我忍心捨遣我唯一的弱女，到島山上點起光明。但是，唯一的條件，燈臺守不要女孩子！」

我木然勉強一笑，退坐了下去。

又是久久的沉默——

父親站起來，慰安我似的，「清靜偉大，照射光明的生活，原不止燈臺守，人生寬廣的很！」
我不言語。坐了一會，便掀開簾子出去。

弟弟們站在院子的四隅，燃着了小爆竹。彼此拋擲，歡呼聲中，偶然有一兩支擲到我身上來，我只笑避——

——實在沒有同他們追逐的心緒。

回到臥室，黑沉沉的歪在牀上，除夕的夢縱使不靈驗，萬一能夢見，也是慰情聊勝無。我一念至誠的要入夢，幻想中畫出環境，暗灰色的波濤，巋然的白塔……

一夜寂然——奈何連個夢都不能做！

這是兩年前的事了，我自此後，禁絕思慮，又十年不見燈塔，我心不亂。

這半個月來，海上瞥見了六七次，過眼時只悄然微歎。失望的心情，不願他再興起。而今夜濃霧中的獨立，我竟極奮迅的起了悲哀！

絲雨濛濛裏，我走上最高層，倚着船欄，忽然看見天幕下，四塞的霧點之中，夾岸兩嶂淡墨畫成似的島山上，各有一點星光閃爍——

船身微微的左右欹斜，這兩點星光，也徐徐的在兩旁隱約起伏。光線穿過霧層，瑩然，燦然，直射到我的心

上來，如招呼，如接引，我無言，久——久，悲哀的心絃，開始的策策而動！

有多少無情有恨之淚，趁今夜都向這兩點星光揮灑！憑吟嘯的海風，帶這兩年前已死的密願，直到塔前的光下——

從茲了結！拈得起，放得下，願不再爲燈塔動心，也永不作燈塔的夢，無希望的永古不失望，不希冀那不可希冀的，永古無悲哀！

願上帝祝福這兩個塔中的燃燈者！——願上帝祝福有海水處，無數塔中的燃燈者！願海水向他長綠，願海山向他長青！願他們知道自己是這一隅島國上無冠的帝王，只對他們，我願致無上的頌揚與羨慕！

(八，二八，一九二三。太平洋舟中)

只這般昏昏地，匆匆地別去，既不纏綿，又不悲壯，白擔了這許多日子的心了！

頭一天午時，我就沒有上桌吃飯，弟弟們喚我，我躺在牀上裝睡。聽見母親在外間說，『罷了，不要惹她。』傷了一會子的心——下午弟弟們的幾個小朋友來了，玩得鬧烘烘的。大家環着院子裏一個大蓮花缸跑，彼此潑水爲戲，連我也弄溼了衣襟。母親半天不在家，到西院舅母那邊去了，卻吩咐廚房裏替我煮了一碗麵。

黃昏時又靜了下來，我開了琴旁的燈彈琴，好幾年不學琴了，指法都錯亂，我只心不在焉的反覆的按着。最後不知何時已停了彈，只倚在琴臺上，看起琴譜來。

父親走到琴邊，說，『今晚請你的幾個朋友來談談也好，就請她們來晚餐。』我答應着，想了一想，許多朋友假期中都走了，星雖遠些，還在西城。我就起到電話匣旁，摘下耳機來，找到她，請她多帶幾個弟妹，今夜是越人多越好。她說晚了，如來不及，不必等着晚餐也罷。那時已入夜，平常是星從我家歸去的時候了。

舅母走過來，潛也從家裏來了。我們都很歡喜，今夜最怕是只有家人相對，潛說着海舟上的故事，和留學生的笑話，我們聽得很熱鬧。

廚丁在兩個院子之間，不住的走來走去，又自言自語的說，『九點了！』我從簾子裏聽見，便笑對母親說，『簡直叫他們開飯罷，廚師父在院子裏急得轉磨呢！——星一時未必來了。』母親說，『你既請了她，何妨再等一會。』和我說着，眼卻看着父親，父親說，『開來也好，就請舅母和潛在這裡吃罷。我們家裏按時慣了，偶然一兩次晚些，就這樣的雞犬不寧！』

我知道父親和母親只怕的是我今夜又不吃飯，如今有舅母和潛在這裡，和星來一樣，於是大家都說好——紛紜語笑之中，我好好吃了一頓晚飯。

飯後好一會，星纔來到，還同着憲和宜，我同楫迎了出去，就進入客室。話別最好在行前八九天，臨時是『話』不出來的。不是輕重顛倒，就是無語可說，所以我們只是東拉西

扯，比平時的更淡漠，更無頭緒，我一句也記不得了。

只記得一句，還不是我們說的。

我和星宜在內間，榻陪着憲在外間，只隔一層窗紗，小孩子談得更熱鬧。

星忽然搖手，聽了一會，笑對我說：『你聽你小弟弟和憲說的是什麼？』我問：『是什麼？』她笑道：『他說，我姊姊走了，我們家裏，如同丟了一顆明珠一般！』她說着又笑了，宜也笑了，我不覺臉紅起來。

——我們姊弟平日互相封贈的徽號多極了！什麼劍客，詩人，哲學家，女神等等，彼此混謔着。那里是好意三分親愛，七分嘲笑，有時竟等於怨謗，一點經緯都沒有的！比如說父親或母親偶然吩咐傳遞一件東西，我們爭着答應，自然有一個捷足先得，偶然得了誇獎，其餘三個怎肯干休，便大家站在遠處，點頭讚歎的說：『孝子！真孝順！二十四孝！加上你，二十五孝了！』結果又引起一番爭論。

這些事只好在家裏通行，而童子無知，每每在大庭廣衆之間，也弄假成真的說着，總使我不好意思——我也只好一笑，遮掩開去。

舅母和潛都走了，我們便移到中堂來。時已夜午，我覺得心中煩熱，竟剖開了一隻大西瓜。

弟弟們零零落落的都進去了，再也不出來。憲沒有人陪，也有了倦意。星說：『走罷，遠得很呢，明天車站上送你！』說着有些淒然。——豈知明天車站上並沒有送着，反是半個月後送到海舟上來，這已是我大夢中的事了！

送走了她們，走入中間，弟弟們都睡了。進了內室，只父親一人在燈下，我問媽媽呢，父親說睡下了。然而我聽見母親在牀上轉側，又輕輕的咳嗽，我知道她不願意和我說話，也就不去揭帳。

默然片晌，——父親先說些閒話，以後慢慢的說：『我十七歲離家的時候，祖父囑咐我說，「出外只守着三個字：勤，慎……」』

沒有說完，我低頭按着胸口——父親皺眉看着我，問：『怎麼了？』我說：『沒有什麼，有一點心痛……』

父親嘆了一口氣，站起身來說：『不早了，你睡去罷，已是一點鐘了。』

回到屋裏，撫着枕頭也起了戀戀，然而一夜睡得很好。

早飯是獨自吃的，告訴過母親到修府和女青年會幾個朋友那里辭行，便出門去了。又似匆匆，又似挨延的，近午纔回來。

入門已覺得淒切！在院子裏，弟弟們攔住我，替我攝了幾張快影，照完我逕入己室，扶着書架，淚如雨下。

舅母抱着小因來了，說：『小因來請姑姑了，到我們那邊吃餃子去！』我連忙強笑着出來，接過小因，偎着她。就她的肩上，印我的淚眼——便跟着舅母過來。

也沒有吃得好；我心中的酸辛，千萬倍於蘸餃子的薑醋。父親踱了過來，一面逗小因說笑，卻注意我吃了多少，我更支持不住，淚落在碗裏，便放下筷子。舅母和嫂嫂含着淚只管讓我，我不顧地站了起來……

回家去，中堂裏正撤着午餐。母親坐在中間屋裏，看見我，眼淚便滾了下來，我那時方寸已亂！一會兒恐怕有人來送我，與其左右是禁制不住，有在人前哭的，不如現在哭。我叫了一聲『媽媽』，挨坐了下去。我們冰涼顫動的手，緊緊的互握着臂腕，嗚咽不成聲——半年來的自欺自慰，相欺想慰，無數的忍淚吞聲，都積攢了來，有今日姿情的一動！

鴉雀無聲，沒有一個人來勸，恐怕是要勸的人也禁制不住了！

我釋了手，臥在牀上，淚已流盡，閉目躺了半晌，心中倒覺得廓然。外面人報潛來了，母親便走了出去。小朋友們也陸續的來了，我起來洗了臉，也出去和他們從容的談起話來。

外面門環響，說：『馬車來了！』小朋友們都手忙腳亂的先推出自行車去，潛拿着帽子，站在堂門邊。

我竟微笑了！我說：『走了！』向空發言似的，這語聲又似是從空中來，入耳使我驚懾。我不看着任一個人，便掀開簾子出去。

極迅速的！我只一轉身，看見涵站在窗前。只在我這一轉身之頃，他極酸惻的瞥了我一眼，便回過頭去！可

憐的孩子！他從昨日起未曾和我說話，他今天連出大門來送我的勇氣都沒有！這一瞥眼中，有送行，有抱歉，有慰藉，有無限的別話，我都領會了！別離造成了今日異樣懂事的一個他！今天還是他的生日呢，你無情的姊姊連壽麵都不吃，就走了……

走到門外，只覺得車前人山人海，似乎家中大小上下都出來了。我卻不會看見母親。不知是我不敢看她，或是她隱在人後，或是她沒有出來。我看見舅母，嫂嫂，都含着淚。連站在後面的白和張，說了一聲『一路平安！』聲音都哽咽着，眼圈兒也紅了。

坐車，騎車的小孩子，都啓行了。我帶着兩個弟弟，兩個妹妹，上了車，車門砰的一聲關上了。馬一揚鬃，車輪已經轉動。只幾個轉動，街角的牆影，便將我親愛的人們和我的，相互的視線隔斷了……

我又微笑着向後一倚。自此入夢！此後的都是夢境了！

只這般昏昏地匆匆地一別，既不纏綿，又不悲壯，白擔了這許多日子的心了！

然而只這昏昏地匆匆地一別，便把我別到如雲的夢中來！九個月來懸在雲霧裏，眼前飛掠的只是夢幻泡影，一切色、聲、香、味、觸、法，都很異樣，很麻木，很飄浮。我掙扎把握，也撮不到一點真實！

這種感覺不是全然於我無益的，九個月來，不免有時遇到支持不住的事，到了悲哀宛轉，無可奈何的時節，我就茫然四顧的說，『不管他罷，這一切原都在夢中呢！』

就是此刻的突起的鄉愁，也這樣迷迷糊糊地讓他過去了！

(八三，一九二三。北京)

往事開明版

全集自序

冰心

我從來沒有刊行全集的意思。因為我覺得：如果一個作家有了特殊的作風，使讀者看了他一部分的作品之後，願意能讀他作品的全部，他可以因着讀者的要求，而刊行全集。在這一點上，我向來不敢有這樣的自信。二，或是一個作家，到了中年，或老年，他的作品，在量和質上，都很可觀，他自己願意整理了，作一段結束，這樣也可以刊行全集。我呢，現在還未到中年，作品的質量，也未有可觀，更沒有出全集的必要。

前年的春天，有一個小朋友，笑嘻嘻的來和我說：『你又有新創作了，怎麼不送我一本？』我問是那一本，他說是『冰心女士第一集』。我愕然，覺得很奇怪！以後聽說二三集陸續的也出來了。從朋友處借幾本來看，內容倒都是我自己的創作。而選集之蕪雜，序言之顛倒，題目之變換，封面之醜俗，使我看了很不痛快。上面印着上海新文學社，或是北平合成書社印行。我知道北平上海沒有這些書局，這定是北平坊間的印本！

過不多時，幾個印行我的作品的書局，如北新開明等，來和我商量，要我控訴禁止。雖然我覺得我們的法律，對於著作權出版權，向來就沒有保障，控訴也不見得有效力，我卻也寫了委託的信，請他們去全權辦理。已是兩年多了，而每次到各書店書攤上去，仍能看見紅紅綠綠的冰心女士種種的集子，由種種書店印行的，我覺得很奇怪。

去年春天，我又到東安市場去。在一個書攤上一個年輕的夥計，陪笑的遞過一本『冰心女士全集續編』來，說：『你買這麼一本看看，倒有意思，這是一個女人寫的。』我笑了，我說：『我都已看見過了。』他說道：『這一本是新出的，你翻翻！』我接過來一翻目錄，卻有幾段如『我不知爲你灑了多少眼淚，』『安慰』『瘋了的父親，』『給哥哥的一封信』等，忽然引起我的注意。站在攤旁匆匆的看了一過，我不由得生起氣來！這幾篇不知是誰寫的文字不是我的，思想更不是我的，讓我掠美了！我生平不敢掠美，也更不願意人家隨

便借用我的名字!

北新書局的主人說：禁止的呈文上去了，而禁者自禁，出者自出，唯一的糾正辦法，就是由我自己把作品整理整理，出一部真的全集。我想這倒也是個辦法。真的假的，倒是小事，回頭再出一兩本三續編四續編來，也許就出更大的笑話！我就下了決心，來編一部我向來所不敢出的全集。

感謝熊秉三先生，承他老人家將香山雙清別墅在桃花盛開，春光漫爛的時候，借給我們，使我能將去秋欠下的序文，從容清付。

雄偉突兀的松幹，撐着一片蒼綠，簇擁在欄前。柔媚的桃花，含笑的掩映在松隙裏。如同天真的小孫女，在祖父懷裏撒嬌。左右山嶂，夾着遠遠的平原，在清晨的陽光下，擁托着一天春氣。石桌上，我翻閱了十年來的創作；十年前，二十年前的往事，都奔湊到眼前來。我覺得不妨將我的從未道出的，許多創作的背景，呈訴給讀我『全集』的人。

我從小是個孤寂的孩子，住在芝罘東山的海邊上。三四歲剛懂事的時候，整年整月所看見的，只是青鬱的山，無邊的海，藍衣的水兵，灰白的軍艦，所聽見，只是山風，海濤，嘹亮的口號，清晨深夜的喇叭。生活的單調，使我的思想的發展，不和常態的小女孩，同其徑路。我終日在海隅山陬奔遊，和水兵們做朋友，雖然從四歲起，便跟着母親認字片，對於文字，我卻不發生興趣。還記得有一次，母親關我在屋裏，叫我認字，我卻掙扎着要出去。父親便在外面，用馬鞭子重重的敲着堂屋的桌子，嚇唬我。可是從未打到過我頭上的馬鞭子，也從未把我愛跑的癡氣嚇唬回去！

颶風下雨，我出去不出的時候，便纏着母親或姑娘，請她們說故事。把『老虎姨』『蛇郎』『牛郎織女』『梁山伯祝英台』等都聽完之後，我又不肯安分了。那時我已認得二三百個字，我的大弟弟已經出世，我的老師，已不是母親，而是我的舅舅——楊子敬先生——了。舅舅知道我愛聽故事，便應許在我每天功課做完，

晚餐之後，給我講故事。頭一部書講的，便是『三國志』。三國的故事比『牛郎織女』痛快得多。我聽得晚上捨不得睡覺，每夜總是奶娘哄着，脫鞋解衣，哭着上牀。而白日裏是功課，卻做得加倍勤奮。舅舅是有職務的人，公務一忙，講書便常常中止。有時竟然間斷了五六天。我便急得熱鍋上的螞蟻一般。天天晚上，在舅舅的書桌邊徘徊。然而舅舅並不接受我的暗示。至終我只得自己拿起『三國志』來看。那時我才七歲。

我囫圇吞棗，一知半解的，直看下去。許多字形，因着重復呈現的關係，居然字義被我猜着。我越看越了解，越感着興趣，一口氣看完『三國志』。又拿起『水滸傳』和『聊齋志異』。

那時，父親的朋友，都知道我會看『三國志』。覺得一個七歲的孩子，會講『董太師大鬧鳳儀亭』，是件好玩有趣的事情。每次父親帶我到兵船上去，他們總是把我抱坐在圓桌子當中，叫我講『三國』。講書的報酬，便是他們在海天無際的航行中，唯一消遣品的小說。我所得到的大半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林譯說部。如『孝女耐兒傳』、『滑稽外史』、『塊肉餘生述』之類。從船上回來，我歡喜的前面跳躍着；後面白衣的水兵，抱着一大包小說，笑着，跟着我走。

這時我自己偷偷的也寫小說。第一部是白話的『落草山英雄傳』，是介乎『三國志』、『水滸傳』中間的一種東西。寫到第三回，便停止了。因為『金鼓齊鳴，刀鎗并舉』重複到幾十次，便寫得沒勁了。我又換了『聊齋志異』的體裁，用文言寫了一部『夢草齋志異』。『某顯者，多行不道』重複的寫了十幾次，又覺得沒勁，也不寫了。

此後便又儘量的看書。從『孝女耐兒傳』等書後面的『說部叢書』目錄裏，挑出價洋一角兩角的小說，每早送信的馬夫下山的時候，便託他到芝罘市唯一的新書店明善書局（？）去買。——那時我正學造句，做短文，做得好時，先生便批上『賞小洋一角』。我爲要買小說，便努力作文——這時我看書看迷了，真是手不釋卷。海邊也不去了，頭也不梳，臉也不洗；看完書，自己喜笑，自己流淚，母親在旁邊看着，覺得憂慮；竭力的勸我出去玩，我也不聽。有一次母親急了，將我手裏的『聊齋志異』卷一，奪了過去，撕成兩段。我蹣跚的走過去，

拾起地上半段的『聊齋』來又看，逗的母親反笑了。

舅舅是老同盟會會員。常常有朋友從南邊，或日本，在肉鬆或茶葉罐裏，寄了禁書來。如『天討』之類。我也學着他們，在夜裏無人時偷看。漸漸的對於國事，也關心了。那時我們看的報，是上海『神州日報』，『民呼報』。於是舊小說，新小說和報紙，同時并進，到了十一歲我已看完了全部『說部叢書』，以及『西遊記』，『水滸傳』，『天雨花』，『再生緣』，『兒女英雄傳』，『說岳』，『東周列國志』等等。其中我最不喜歡的，是『封神演義』。最覺得無味的是『紅樓夢』。

十歲的時候，我的表舅父王聶逢先生，從南方來。舅舅便把老師的職分讓給了他。第一次他拉着我的手，談了幾句話，便對父親誇我『吐屬風流』——我自從愛看書，一切的字形，我都注意。人家堂屋的對聯，天后宮，龍王廟的匾額，碑碣，包裹果餌的招牌紙，香烟畫片後面，格言式的短句子，我都記得爛熟。這些都能助我的談鋒。——但是上了幾天課，多談幾次以後，表舅發現了我的『三教九流』式的學問，便委婉的勸誡我，說讀書當精而不濫。於是我的讀本，除了國文教科書以外，又添了『論語』，『左傳』，和『唐詩』。（還有種種新舊的散文，舊的如『班昭女誡』，新的如『飲冰室自由書』）直至那時，我才開始和經詩接觸。

聶逢表舅是我有生以來，第一個好先生！因着他的善誘，我發瘋似的愛了詩。同時對於小說的熱情，稍微的淡了下去。我學對對子，看詩韻，父親和朋友們，開詩社的時候，也許我旁聽。我要求表舅教給我做詩，他總是不肯，只許我做論文，直到我在課外，自己做了一兩首七絕，呈給他看，他才略替我改削改削。這時我對於課外書的興味，最為濃厚。又因小說差不多的已都看過，便把小說無形中丟開了。

辛亥革命起，我們正在全家回南的道上。到了福州祖父書房裏，滿屋滿架的書，引得我整天黏在他老人家身邊，成了個最得寵的孫兒。但是小孩子終是小孩子。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和姊妹們接觸。（我們大家庭裏，連中表，有十來個姊妹。）這調脂弄粉，添香焚麝的生活，也曾使我驚異沈迷。新年，元夜，端午，中秋的燭光燈影，使我覺得走入古人的詩中！玩的時候多，看書的時候便少。此外因為我又進了幾個月的學校，——福州女師

——開始接觸了種種的淺近的科學，我的注意範圍，無形中又加廣了。

一九一三年（民國二年）全家又跟着父親到北京來。這一年中沒有正式讀書。我的生活，是，弟弟們上課的時候，我自己看雜誌。如母親定閱的『婦女雜誌』、『小說月報』之類。從雜誌後面的『文苑欄』，我才開始知道『詞』，於是又開始看各種的詞。等到弟弟們放了學，我就給他們說故事。不是根據着書，卻也不是完全杜撰。只是將我看過的新舊譯著幾百種的小說，人物佈局，差來錯去的胡湊，也自成片段，也能使小孩子們，聚精凝神，笑啼間作。

一年中，講過三百多段信口開河的故事。寫過幾篇從無結局的文言長篇小說——其中我記得有一篇『女偵探』，一篇『自由花』，是一個女革命家的故事——以後，一九一四年的秋天，我便進了北京貝滿女中。教會學校的課程，向來是嚴緊的，我的科學根底又淺，同時開始在團體中，發現了競爭心，便一天到晚的，儘做功課。

中學四年之中，沒有顯著的看什麼課外的新小說。（這時我愛看筆記小說，以及短篇的舊小說，如『虞初志』之類）我所得的只是英文知識，同時因着基督教義的影響，潛隱的形成了我自己的『愛』的哲學。

我開始寫作，是一九一九年，四五運動以後。——那時我在協和女大，後來併入燕京大學，稱爲燕大女校。——五四運動起時，我正陪着二弟，住在德國醫院養病，被女校的學生會，叫回來當文書。同時又選上女學界聯合會的宣傳股。聯合會還叫我們將宣傳的文字，除了會刊外，再找報紙去發表。我找到『晨報副刊』，因爲我的表兄劉放園先生，是『晨報』的編輯。那時我才正式用白話試作，用的是我的學名謝婉瑩，發表的是職務內應作的宣傳的文字。

放園表兄，覺得我還能寫，便不斷的寄『新潮』、『新青年』、『改造』等，十幾種新出的雜誌給我看。這時我看課外書的興味，又突然濃厚起來，我從書報上，知道了杜威和羅素，也知道了托爾斯泰和太戈爾。這時

我才懂得小說裏是有哲學的。我的愛小說的心情，又顯著的浮現了。我蘊釀了些時，寫了一篇小說『兩個家庭』，很羞怯的交給放園表兄，用冰心爲筆名。一來是因爲冰心兩字，筆畫簡單好寫，而且是瑩字的含義。二來是我太膽小，怕人家笑話批評，冰心這兩個字，是新的，人家看到的時候，不會想到這兩字和謝婉瑩有什麼關係。

稿子寄去後，我連問他們要不要的勇氣都沒有！三天之後，居然登出了。在報紙上看到自己的創作，覺得有說不出的高興。放園表兄又竭力的鼓勵我再作。我一口氣又做了下去，那時幾乎每星期有出品，而且多半是問題小說，如『斯人獨憔悴』、『去國』、『莊鴻的姊姊』之類。

這時做功課，簡直是敷衍！下了學，便把書本丟開，一心只想做小說。眼前的問題做完了，搜索枯腸的時候，一切回憶中的事物，都活躍了起來。快樂的童年，大海，荷鎗的兵士，供给了我許多的單調的材料。回憶中又滲入了一知半解，膚淺零碎的哲理。第二期——一九二〇——一九二一——的作品，小說便是『國旗』、『魚兒』、『一個不重要的兵丁』等等，散文便是『無限之生的界綫』、『問答詞』等等。

談到零碎的思想，要聯帶着說一說『繁星』和『春水』。這兩本『零碎的思想』，使我受了無限的冤枉！我吞咽了十年的話，我要傾吐出來了。『繁星』、『春水』不是詩。至少是那時的我不在立意做詩。我對於新詩，還不了解，很懷疑，也不敢嘗試。我以爲詩的重心，在內容而不在形式。同時無韻而冗長的詩，若是不分行來寫，又容易與『詩的散文』相混。我寫『繁星』，正如跋言中所說，因着看太戈爾的『飛鳥集』，而仿用他的形式，來收集我零碎的思想。（所以『繁星』第一天在『晨副』登出的時候，是在『新文藝』欄內。）登出的前一夜，放園從電話內問我，『這是什麼？』我很不好意思的說：『這是小雜感一類的東西……』我立意做詩，還是受了『晨報副刊』記者的鼓勵。一九二一年六月廿三日，我在西山寫了一段『可愛的』，『寄到』、『晨副』去，以後是這樣的登出了，下邊還有記者的一段按語：

可愛的

除了宇宙，

最可愛的只有孩子。

和他說話不必思索，

態度不必矜持。

抬起頭來說笑，

低下頭去弄水。

任你深思也好，

微謳也好；

驢背上，

山門下，

偶一回頭望時，

總是活潑潑地，

笑嘻嘻地。

『這篇小文，很饒詩趣，把他一行行的分寫了，放在詩欄裏，也沒有不可。（分寫連寫，本來無甚關係，是詩不是詩，須看文字的內容。）好在我們分欄，只是分個大概，并不限定某欄必當登載怎樣怎樣一類的文字。雜感欄也曾登過些極饒詩趣的東西，那麼，本欄與詩欄，不是今天才打通的。記者』
於是畏怯的我，膽子漸漸大的了，我也打開心中的文欄與詩欄。幾個月之後，我分行寫了幾首『病

的詩人。」第二首是有韻的。因為我終覺得詩的形式，無論如何自由，而音韻在可能的範圍內，總是應該有的。此後陸續的又做了些，但沒有一首，自己覺得滿意的。

那年，文學研究會同人主持『小說月報』。我的稿子，也常在那上面發表。那時的作品，仍是小說居多，如『笑』、『超人』、『寂寞』等，思想和從前差不了多少。在字句上，我自己似乎覺得，比從前凝煉一些。

一九二三年秋天，我到美國去。這時我的注意力，不在小說，而在通訊。因為我覺得用通訊體裁來寫文字，有個對象，情感比較容易着實。同時通訊也最自由，可以在一段文字中，說天真話的，不想越寫越不像。這是個不能避免的失敗。但是我三年中的國外的經歷，和病中的感想，卻因此能很自由的速記了下來，我覺得歡喜。這時期中的作品，除通訊外，還有小說，如『悟』、『劇後』等。詩則很少，只有『赴敵』、『讚美所見』等。還有『往事』的後十則，——前二十則，是在國內寫的。——那就是放大的『繁星』和『春水』。不知道讀者覺得不覺得。——在美的末一年，大半的光陰，用在漢詩英譯裏。創作的機會就更少了。

一九二六年，回國以後直至一九二九年，簡直沒有寫出一個字。若有之，恐怕只是一兩首詩如『我愛歸來罷我愛』、『往事集自序』等。緣故是因為那時我忙於課務，家又遠在上海，假期和空下來的時間，差不多都用在南下北上之中，以及和海外的藻通信裏。如今那些信件，還堆在藻的箱底。現在檢點數量，覺得那三年之中，我並不是沒有創作！

一九二九年六月，我們結婚以後，正是兩家多事之秋。我的母親和藻的父親相繼逝世。我們的光陰，完全用在病苦奔波之中。這時期內我只寫了兩篇小說，『三年』和『第一次宴會』。

此後算是休息了一年。一九三一年二月，我的孩子宗生便出世了。這一年中只寫了一篇『分』，譯了一本『先知』(The Prophet)，寫了一篇『南歸』，是紀念我的母親的。

以往的創作，原不止這些，只將在思想和創作的時期上，有關係的種種作品，按着體裁，按着發表的次序，分爲三部：一，小說之部，共有『兩個家庭』等二十篇。二，詩之部，有『迎神曲』等三十四首，附『繁星』和『春水』。三，散文之部，有『遙寄印度哲人太戈爾』、『夢』、『到青龍橋去』、『南歸』等十一篇，附『往事』三十則，『寄小讀者』的信二十九封，『山中記事』十則。開始寫作以後的作品，值得道及的，盡於此了！

從頭看看十年來自己的創作，和十年來國內的文壇，我微微的起了感慨。我覺得我如同一個賣花的老者，挑着早春的淡弱的花朵，歇擔在中途。在我喘息揮汗之頃，我看見許多少年精壯的園丁，滿挑着鮮豔的花，蔥綠的草，和紅熟的果兒，從我面前如飛的過去。我看着只有驚訝，只有豔羨，只有悲哀。然而我仍想努力！我知道我的弱點，也知道我的長處。我不是一個有學問的人，也沒有噴溢的情感，然而我有堅定的信仰和深厚的同情。在平凡的小事物上，我仍寶貴着自己的一方園地。我要栽下平凡的花，給平凡的小人看！

我敬謹致謝於我親愛的讀者之前！十年來，我曾得到許多褒和貶的批評。我慚愧我不配受過分的讚揚。至於對我作品缺點的指摘。雖然我不會申說過半句話，只要是批評中沒有誤會，在沉默裏，我總是滿懷着樂意在接授。

我也要感謝許多小讀者！年來接到你們許多信函，天真沉摯的言詞，往往使我看了，受極大的感動。我知道我的筆力，宜散文而不宜詩。又知道我認識孩子爛漫的天真，過於大人複雜的心理。將來的創作，仍要多在描寫孩子上努力。

重溫這些舊作，我又是如何的，追想當年戴起眼鏡，含笑看稿的母親！我雖然十年來諱莫如深，怕在人前承認，怕人看見我的未發表的稿子。而我每次做完一篇文字，總是先捧到母親面前。她是我的最忠實最熱誠的批評者，常常指出了我文字中許多的牽強與錯誤。假若這次她也在這裏，花香鳥語之中，廊前倚坐，聽泉看山，同時守着她唯一愛女的我，低首疾書，整理着十年來的亂稿，不知她要如何的適意，喜歡！上海虹橋的墳園之中，數月來母親溫靜的慈魂，也許被不斷的砲聲驚碎！今天又是清明節，二弟在北平城裏，陪着父親，大弟在漢口，三弟還不知在大海的那一片水上；一家子飄萍似的分散着！不知上海兵燹之餘，可曾有人在你的墳頭，供上花朵……安眠罷，我的慈母！上帝永遠慰護你溫靜的靈魂！

最後我要謝謝紀和江兩個陪我上山，宛宛嬰嬰的女孩子。我寫序時，她們忙忙的抄稿。我寫倦了的時候，她們陪我遊山。花裏，泉邊，她們嬌脆的笑聲，喚回我十年前活潑的心情。我以無邊的快感。我一生只要孩子們追隨着我，我要生活在孩子的羣中！

（清明節，一九三二，香山，雙清別墅。）

——錄自全集

還鄉記

郁達夫

大約是午前四五點鐘的樣子，我的過敏的神經忽而顫動了起來。張開了半隻眼，從枕上舉起非常沈重的頭，半醒半覺的向窗外一望，我只見一層灰白色的雲叢，密布在微明空際，房裏的角上桌下，還有些闇夜的黑影流蕩着，滿屋沈沈，只充滿了睡聲，窗外也沒有羣動的聲息。

『還早哩！』

我的半年來睡眠不足的昏亂的腦經，這樣的忖度了一下，我的有些昏痛的頭顱仍復投上了草枕，睡着了。

第二次醒來，急急的跳出了牀，跑到窗前去，看跑馬廳的大自鳴鐘的時候，我的心裏忽而起了一陣狂跳。我的模糊的睡眠，雖看不清那大自鳴鐘的時刻，然而我的第六官卻已感得了時間的遲暮，八點鐘的快車大約總趕不到了。

天氣不晴也不雨，天上祇浮滿了些不透明的白雲，黃梅時節將過的時候，像這樣的天氣原是很多的。

我一邊跑下樓去，匆匆的梳洗，一邊催聽差的起來，問他是什麼時候。因為我的一個鑲金的鋼表，在東京換了酒吃，一個新買的愛而近，去年在北京又被人偷了去，所以現在我祇落得和桃花源裏的鄉老一樣，要知道時刻，只能問問外來的捕魚者『今是何世？』

聽說是七點三刻了，我忽而啣了牙刷，莫明其妙的跑上樓跑下樓的跑了幾次，不消說心中是在懊惱的。忙亂了一陣，後來又仔細想了一想，覺得終究是趕不上八點的早車了，我心地的倒漸漸地平靜下去。慢慢的洗

完了臉，換了衣服，我就叫聽差的去雇了一乘人力車來，送我上火車站去。

我的故鄉在富春山中，正當清冷的錢塘江的曲處。車到杭州，被要在清流的江上坐兩點鐘的輪船。這輪船有午前後兩班，午前八點，午後二點，各有一隻同小孩的玩具似的輪船由江干開往桐廬去的。若在上海乘早車動身，則午後四五點鐘，當午睡初醒的時候，我便可到家，與閨中的兒女相見，但是今天已經是不行了。（是陰歷的六月初二）

不能即日回家，我就不得不在杭州過夜，但是羞澀的玩囊，連買半觔黃酒的餘錢也沒有的。我的境遇，我那裏能忍此奢侈。我心裏又發起惱來了。可惡的我的朋友，你們既知道我今天早晨要走，昨夜就不該談到這樣的時候纔回去的。可惡的是我自己，我已決定於今天早晨走，就不該拉住了他們談那些無聊的閑話的。這些也不知是從那裏來的話，這些話也不知有什麼興趣，但是我們幾個人愁眉蹙額的聚首的時候，起先總是默默，後來一句兩句話題一開，便倦也忘了，愁也丟了，眼睛就放起怖人的光來，有時高笑，有時痛哭，講來講去，去歲今年，還是這幾句話。

「世界真是奇怪，像這樣輕薄的人，也居然能成中國的偶像的。」

「正唯其輕薄，所以能享盛名。」

「他的著作是什麼東西呀！連抄人家的著書還要抄錯！」

「唉！唉！」

「還有××呢！比××更卑鄙，更不通，而他享的名譽反而更大！」

「今天在車上看見那個猶太女子真好哩！」

「她的屁股正大得愛人。」

「她的臂膊！」

「啊！啊！」

『恩斯來的那本彭思生里參拜記，你唸到麼什地方了？』

『三個東部的野人，

三個方正的男子，

他們起了崇高的心願，

想去看什，瀉，奧夫，歐耳。』

『你真記得牢！』

像這樣的毫無系統，漫無頭緒的談話，我們不談則已，一談起頭，非要談到傀儡消盡，悲憤洩完的時候不止。唉，可憐有識無產者，這些清淡，這些不平，與你們脆弱的身體，高抗的精神者，究有何補罷了罷了，還是回頭到正路上去，理點生產罷！

昨天晚上有幾位朋友，也在我這裏，談了些這樣的閑話，我入睡遲了，所以弄得今天趕車不及，不得不在西子湖邊，住宿一宵，我坐在人力車上，孤冷冷的看着上海的清淡的早市，心裏只在怨恨朋友，要使我多破費幾個旅費。

二

人力車到了北站。站上人物蕭條。大約是正在快車開出之後，慢車未發之先，所以現出這沈靜的狀態。我得了閑空，心裏倒生出了一點餘裕來，就在北站構內，閑走了一回，因為我此番歸去，本來想去看看故鄉的景狀，能不能容我這零餘者回家高臥，所以我所帶的，只有兩袖清風，一隻空袋，和填在鞋底裏的幾張鈔票——這是我的脾氣，有錢的時候，老把牠們填在鞋子底裏。一則可以防止扒手，二則因為我受足了金錢迫害，借此可以滿足我對金錢復仇的心思，有時候我真有了全身的氣力，拚死蹂踐牠們的舉動——而已，身邊沒有行李，在車站上跑來跑去是非常自由的。

天上的同棉花似的浮雲，一塊一塊的消散開來，有幾處竟現出青蒼的笑靨來了。灰黃無力的陽光，也有幾處看得出來。雖有霏微的海風，一陣陣夾了灰土熄烟，吹到這灰色的車站中間，但是伏天的暑熱，已悄悄的在人的腋下腰間送信來了。啊啊！三伏的暑熱，你們不要來纏擾我這消瘦的行路病者！你們且上富家的深閨裏去。鑽到那些豐肥紅白的腿間乳下去，把她們的香液蒸發些出來罷！我只有這一件半舊的夏布長衫，若被汗水污了，明天就沒得更換的呀！

在車站上踏來踏去的走了幾遍，站上的行人，漸漸的多起來了。男的女的，行者送者，面上都堆着滿貯希望形容，在那裏左旋右轉。但是我——單只是我個人——也無朋友親戚來送我的行，更無愛人女弟來作我的伴，我的脆弱的心中，又無端的起了萬千的哀感：

「論才論貌，在中國的二萬萬男子中間，我也不一定說是最下流的人，何以我會變成這樣的孤苦的呢！我前世犯了什麼罪來？我生在什麼星的底下，我難道真沒有享受快樂的資格的麼？」

我不能信的，我不能信的。

這樣的一想，我就跑上車站的旁邊入口處去，好像是看見了我認識的一位美妙的女郎來送我回家的樣子。我走到門口，果真見了幾個穿時樣的白衣裙的女子，剛從人力車下來。其中有一個十七八歲的，戴白色運動軟帽的女學生，手裏提了三個很重的小皮篋，走近了我的身邊。我不知不覺的伸出了一隻手去，想爲她代拿一個皮篋，她站住了腳，放開了黑晶晶的兩隻大眼，很詫異的對我看了一眼。

「啊啊！我錯了，我昏了，好妹妹，請你不要動怒，我不是壞人，我不是車站上的小竊，不過我的想像力太強，我把你當作了我的想像中的人物，所以得罪了你，恕我恕我，對不起，對不起，你的兩眼的責罰，是我所甘受的，你即用了你柔軟的小手，批我一頰，我也是甘受的，我錯了，我昏了。」

我被她的兩眼一看，就同將睡的人受了電擊一樣，立時漲紅了臉，發出了一身冷汗，心裏作了一遍謝罪之辭，縮回了手，低下了頭，匆匆的逃走了。

啊啊這不是衣錦的還鄉，這不是羅皮康 (Rubicon) 的南渡，有誰來送我的行，有誰來作我的伴呢！我的空想也未免太不自量了，我避開了那個女學生，逃到了車站大門口的邊上，人叢中躲藏的時候，心裏還在跳躍不住。凝神併氣的立了一會，向四邊偷看了幾眼，一種不可捉摸的感情，籠罩上我的全身，我就不得不把我的夏布長衫的小襟拖上面去了。

三

『已經是八點四十五分了。我在這裏躲藏也躲藏不過去的，索性快點去買一張票來上車去罷！但是不行，兩邊買票的人這樣的多，也許她是在內的，我還是上口頭的那近大門的窗口去買罷！這裏買票的人正少得很呀！』

這樣的打定了主意，我就東探西望的走上那玻璃窗口，去買了一張車票。伏倒了頭，氣喘吁吁的跑進了月台，我方曉得剛纔買的是一張二等票，想想我腳下的餘錢，又想想今晚在杭州不得不付的膳宿費，我心裏忽而清了一清。經濟與戀愛是不能兩立的，剛纔那女學生的事情，也漸漸的被我忘了。

浙江雖是我的父母之邦，但是浙江的知識階級的腐敗，一班教育家對軍人的諂媚，對平民的壓制，以及小政客的婢妾的行爲，無厭的貪婪，平時想起就要使我作嘔。所以我每次回浙江去，總抱了一腔羞嫌的惡懷，障扇而過杭州，不願在西子湖頭作半日的勾留。只有這一回到了山窮水盡，我委委頹頹的逃返家中，想仍到我所嫌惡的故土去求一個息壤，投林的倦鳥，返壑的衰狐，當沒有我這樣的懊喪落胆的。啊啊！浪子的還家，只求老父慈兄，不責備我就對了，那裏還有批評故鄉，憎嫌故鄉的心思，我一想到這一次的卑微的心境，竟不覺泫泫的落下淚來了。

我孤冷伶仃的坐在車裏，看看外面月台上跑來跑去的旅人，和穿黃色制服的挑夫，覺得模糊零亂，他們與我的中間，有這一道冰山隔住的樣子。一面看看車站附近各工廠的高高的煙囪，又覺得我的頭上身邊，都被

一層灰色的煙霧包圍在那裏。我深深的呼了一口氣，把車窗打開來看梅雨晴時的空際。天上雖還不能說是晴朗，但一斛晴雲和幾道光線，是在那裏安慰旅人說：

『雨是不會下了，晴不晴開來，卻看你們的運氣罷！』

不多一忽，火車慢慢兒的開了。北站附近的貧民窟，同墳墓似的江北人的船室，污泥的水豬，晒在坍敗的晒臺上的女人的小衣，穢布，勞動者的破爛的衣衫等，一幅一幅的呈到我的眼前來，好像是老天故意把人生的疾苦，編成了這一部有系統的紀錄，來安慰我的樣子。

啊啊，載人離別的你這怪獸！你不終不息的前進，不休不止的前進罷！你且把我的身體，搬到世界盡處去，搬入虛無之境去，一生一世，不要停止，盡是行行，行到世界萬物都化作青煙，你我的存在都變成烏有的時候，那我就感激你不盡了。

由現代的物質文明產生出來的貧苦之景，漸漸的被大自然掩蓋了下去，貧民窟過了，大都會附近之小鎮（Vorstadt）過了，路線的兩岸，只有平綠的田疇，美麗的別業，潔淨的野路，和壯健的農夫。在這調和的盛夏的野景中間，就是在路上行走的那一乘黃色人力車夫，也帶有些浪漫的色彩。他好像是童話裏的人物，並不是因為衣食的原因，卻是爲了自家的快樂，拉了車在大自然裏行走的樣子。若要在這大自然的微笑中間，指出一件令人不快的事物來，那就是野草中間橫躺着的棺塚了。窮人的享樂，只有陶醉在大自然懷裏的一剎那。在這一剎那中間，他能把現實的痛苦，忘記得乾乾淨淨，與悠久的天空，廣漠的大地，化而爲一。這是何等的殘虐，何等的惡毒呢！當這樣的地方，這樣的時候，把人生的運命，赤裸裸的指給他看！

我是主張把中國的墳塚，把野外的枯骨，都掘起來付之一炬，或投入汪洋的大海裏去的。

四

過了徐家匯，梵王渡，火車一程一程的進去，車窗外的綠色也一程一程的濃潤起來，啊啊，我自失業以來，

同鼠子蚊蟲，蟄居在上海的自由牢獄裏，已經有半年多了。我想不到野外的自然，竟長得如此的清新，郊原的空氣，會釀得如此的爽健的。啊啊，自然呀，大地呀，生生不息的萬物呀，我錯了，我不應該離開了你們，到那穢濁的人海中間去覓食去的。

車過了莘莊，天完全變晴了。兩旁的綠樹枝頭，蟬聲猶如雨降。我側耳聽聽，回想我少年時的景象不置。悠悠的碧落，只留着幾條雲影，在空際作霓裳的雅舞。一道陽光，偏洒在濃綠的樹葉，勻稱的稻秧，和柔軟的青草上面。被黃梅雨盛滿的小溪，奇形的野橋，水車的茅亭，高低的土堆，與紅牆的古廟，潔淨的農場，一幅一幅同電影似的儘在那裏更換。我以車窗作了鏡框，把這些天然的圖畫看得迷醉了，直等火車到松江停住的時候止，我的眼睛竟瞬息也沒有移動。唉，良辰美景奈何天，我在這樣的大自然裏，怕已沒有生存的資格了罷，因為我的腕力，我的精神，都被現代的文明撒下了毒藥，惡化成零，我那裏還有執了耒耜，去和農夫耕作的能耐呢！

正直的農夫呀，你們是世界的養育者，是世界的主人公，我情願為你們作牛作馬，代你們的勞，你們能分一杯麥飯給我麼？

車過了松江，風景又添了一味和平的景色。彎了背在田裏工作的農夫，草原上散放着的羊羣，平橋淺渚，野寺村場，都好像在那裏作會心的微笑。火車飛過一處鄉村的時候，一家泥牆草舍裏忽有幾聲雞唱聲，傳了出來。草舍的門口有一個赤膊的農夫，吸着烟站在那裏對火車呆看。我看了這些純樸的村景，就不知不覺的叫了起來：

『啊啊！這和平的村落，這和平的村落，我幾年不與你相接了。』

大約是叫得太響了，我的前後的同車者，都對我放起驚異的眼光來。幸而這是慢車。坐二等車的人不多，否則我只能半途跳下車去，去躲避這一次的羞恥了。我被他們看得不耐煩，并且肚裏也覺得有些餓了，用手向鞋底裏摸了一摸，遲疑了一會，便叫過茶房來，命他為我搬一客番菜來吃。我動身的時候，腳底下只藏着兩張鈔票。火車票買後，左腳下的一張鈔票已變成了一塊多的找頭，依理而論是不該在車上大吃的。然而愈有

錢愈想節省，愈貧窮愈要瞎化，是一般的心理，我此時也起了自暴自棄的念頭：

『橫豎是不夠的，節省這個錢，有什麼意思，還是吃罷！』

一個慾望滿足了的時候，第二個慾望馬上要起來的，我喝了湯，吃了一塊麵包之後，喉嚨覺得乾渴起來，便又起了一種自暴自棄的念頭，率性叫茶房把啤酒汽水拿了兩瓶來。啊啊，危險危險，我右腳下的一張鈔票，已有半張被茶房撕去了。

一邊飲食，一邊我仍在賞玩窗外的水光雲影。在幾個小車站上停了幾次，轟轟的過了幾處鐵橋，等我中餐吃完的時候，火車已經過嘉興驛了。吃了個飽滿，並且帶了三分醉意，我心裏雖時時想到今晚在杭州的膳宿費，和明天上富陽去的輪船票，不免有些憂鬱，但是以全體的氣概講來，這時候我卻是非常快樂，非常滿足的。

『人生是現在一刻的連續。現在能夠滿足，不就好了麼？一刻之後的事情，又何必去想牠，明年做的事情，更可丟在腦後了。一刻之後，誰能保得火車不出軌！誰能保得我不死罷了罷了，我是滿足得很！哈哈哈哈哈……』

我心裏這樣的很滿足的在那裏想，我的腳就慢慢的走上車後的眺望台去。因為我坐的這掛車是最後的一掛，所以站在眺望台上，既可細看野景，又可聽聽鳴蟬，接受些天風。我站在台上，一手捏住鐵欄，一手用了半枝火柴在剔牙齒。涼風一陣陣的吹來，野景一幅幅的過去，我真覺得太幸福了。

五

我平生感得幸福的時間，總不能長久。一時覺得非常滿足之後，其後必有絕大的悲懷相繼而起。我站在車臺上，在快樂的時候，忽而在萬綠叢中看見了一幅美滿的家庭團敘圖。一個年約三十一二的壯健的農夫，兩手擎了一個週歲的小孩，在桑樹影下笑樂。一個穿青布衫的與農夫年紀相仿的農婦，笑微微的站在旁邊。

守着他們，在他們上面晒着的陽光樹影，更把他們的美滿的意情表現得明顯。地上攤着一隻飯籮，一瓶茶，幾隻菜飯碗，這一定是那農婦送來饗她男人的，啊啊，桑間陌上，夫唱婦隨，更有你兩個愛情的結晶，在中間作姻緣的繙帶，你們是何等幸福呀！然而我呢！啊啊我啊！我是一個有妻不能愛，有子不能撫的無能力者，在人生戰鬥場上的慘敗者，現在是在逃亡的途中的行路病者，啊！農夫吓農夫，願你與你的女人和好終身，願你的小孩聰明強健，願你的田穀豐多，願你幸福！你們的災殃，你們的不幸，全交給了我，凡地上一切的苦惱，悲哀，患難，索性由我一人負擔了去罷！

我心裏雖這樣的在替他祝福，我的眼淚卻連續連續的落了下來。半年以來，因為失業的原因，在上海流離的苦處，我想起來了。三個月前頭，我的女人和小孩，孤苦零仃的由這條鐵路上經過，蕭蕭索索的回家去的情狀，我也想出來了。啊啊，農家夫婦的幸福，讀書階級的飄零！我女人經過的悲哀的足跡，現在由我一步步的踐踏過去！若是有情，爭得不哭呢！

四圍的景色，忽而變了，一刻前那樣豐潤華麗的自然的美景，都好像在那裏嘲笑我的樣子：

『你回來了麼？你在外國住了十幾年，學了些什麼回來？你的能力怎麼不拿些出來讓我們看看呢！』

我俯首看看飛行車輪，看看車輪下的兩條白閃閃的鐵軌和枕木卵石，忽而感得了一種強烈的死的誘惑。我的兩腳抖了起來，跟踉前進了幾步，又呆呆的俯視了一忽，兩手捏住了鐵欄，我閉着眼睛，咬緊牙齒，在腳尖上用了一道死力，便把身體輕輕的抬跳起來了。

六

啊啊，死的勝利吓！我當時若志氣堅強一點，就早脫離了這煩惱悲苦的世界，此刻好坐在天神 Beatrice 的腳下拈花作微笑了。但是我那一跳，氣力沒有用足。我打開眼睛來看時，大地高天，稻田草地，依舊在火車的

四周馳聘，車輪的輾聲，依舊在我的耳裏雷鳴，我的身體卻坐在欄杆的上面，絕似病了的鸚鵡，被鎖住在鐵條上待斃的樣子。我看看兩旁的美景，覺得半點鐘以前的稱頌自然美的心境，怎麼也回復不過來。我以淚眼與硤石的靈山相對，覺得硤西公園後石山上在太陽光下遊玩的幾個男女青年，都是擠我出世界外去的魔鬼。車到了臨平，我再也不能細嘗那荷花世界柳絲鄉的風味。我只覺得青翠的臨平山，將要變成我的埋骨之鄉。芑橋過了，艮山門過了。靈秀的寶叔山，奇兀的北高峯，清泰門外貫流着的清淺的溪流，溪流上搖映着的蕭疏的楊柳，野田中交叉的窄路，窄路上的行人，前朝的最大遺物，參差婉繞的城牆，都不能喚起我的興致來。車到了杭州城站，我祇同死刑犯上刑場似的下了月台。一出站內，在青天皎日的底下，看看我兒時所習見的紅牆旅舍，酒館茶樓，和年輕氣銳的生長在都會中的妙年人士，我心裏只是怦怦的亂跳，仰不起頭來。這種幻滅的心理，若硬要把牠寫出來的時候，我只好用一个譬喻。譬如當青春的年少，我遇着了一位絕世的佳人，她對我是初戀，我對她也是第一次的破題兒。兩人相攜相挽，同睡同行，春花秋月的過了幾十個良宵。後來我的金錢用盡，女人也另外有了心愛的人兒，她就學了樊素，同春去了。我只得和悲哀孤獨，貧困惱羞，結成伴侶。幾年在各地流浪之餘，我年紀也大了，身體也衰了，披了一身破襪的衣服。仍復回到當時我兩人並肩攜手的故地來。山川草木，星月雲霓，仍不改其美觀。我獨坐湖濱，正在臨流自弔的時候，忽在水面看見了那棄我而去的她的影像。她容貌同幾年前一樣的嬌柔，衣服同幾年前一樣的華麗，項下掛着的一串珍珠，比從前更加添了一層光彩，額在上戴着的一圈瑪瑙，比曩時更紅豔得多了。且更有難堪者，回頭來一看，看見了一位文秀閑雅的美少年，站在她的背後，用了兩手在那裏摸弄她的腰背。

啊啊！這一種譬喻，值得什麼？我當時一下車站，對杭州的天地感得的那一種羞慚懊喪，若以言語可以形容的時候，我當時的夏布衫袖，就不會被淚汗溼透了，因為說得出譬喻得出的悲懷，還不是世上最傷心的事情呀。我慢慢俯了首，離開了剛下車的人羣與爭攬客人的車夫和旅館的招待者，獨行蹣跚的進了一家旅館，我的心裏好像有千斤重的一塊鉛石，錘在那裏的樣子。

開了一個單房間，洗了一個臉，茶房拿了一張紙來要我寫姓名年歲籍貫職業。我對他呆呆的看了一忽，他好像是疑我不會出過門，不懂這規矩的樣子，所以又仔仔細細的解說了一遍。啊啊，我那裏是不懂規矩，我實在是沒有寫的勇氣，我的無名的姓氏，我的故鄉的籍貫，我的職業！啊啊！叫我寫出什麼來。

被他催迫不過，我就提起筆來寫了一個假名，填上了異鄉人的三字，在職業欄下寫了一個無字。不知不覺我的眼淚竟撲撲撲的滴了兩滴在那張紙上。茶房也看得奇怪，向紙上看了一看，又問我說：

「先生府上是那裏，請你寫上了罷，職業也要寫的。」

我沒有方法，就把異鄉人三字圈了，寫上朝鮮兩字，在職業之下也圈了一圈，填了「浮浪」兩字進去。茶房出去之後，我就關上了房門，倒在牀上盡情的暗泣起來了。

七

伏在牀上暗泣了一陣，半日來旅行的疲倦，征服了我的心身。在朦朧半覺的中間，我聽見了幾聲咯咯叩門聲。糊糊塗塗的起來開了門，我看見祖母，不言不語的站在門外。天色好像晚了，房裏只是灰黑的辨不清方向。但是奇怪得很，在這灰黑的空氣裏，祖母面上的表情，我卻看得清清楚楚。這表情不是悲哀，當然也不是愉樂，只是一種壓人的莊嚴的沈默。我們默默的對坐了幾分鐘，她纔移動了那縐紋很多的嘴說：

「達！你太難了，你何以要這樣的孤潔呢！你看看窗外看！」

我向她指着的方向一望，只見窗下街上黑闇嘈雜的人叢裏有兩個大火把在那裏燃燒，再仔細一看，火把中間坐着一位木偶。但是奇極怪極，這木偶的面貌，竟完全與我的一個朋友面貌一樣。依這情景看來，大約是賽會了，我回轉頭來正想和祖母說話，房內的電燈拍的響了一聲，放起光來了，茶房站在我的牀前，問我晚飯如何？我只呆呆的不答，因為祖母是今年二月裏剛死的，我正在追想夢裏的音容，那裏還有心思回茶房的話哩！

遣茶房走了，就洗了一個面，就默默的走出旅館來。夕陽的殘照，在路旁的層樓屋脊上還看得出來。店頭的燈火，也星星的上了。日暮的空氣，帶着微涼，拂上面來。我在羊市街頭走了幾轉，穿過車站的庭前，踏上清泰門前的草地上去。沈靜的這杭州故郡，自我去國以來，也受了不少的文明的侵害，各處的舊跡，一天一天的被拆毀了。我走到清泰門前，就起了一種懷古之情，走上將拆而猶在的城樓上去。城外一帶楊柳桑樹上的鳴蟬，叫得可憐。牠們的哀吟，一聲聲沁入了我的心脾，我如同海上的浮屍，把我的情感，全部付託了蟬聲。儘做夢似的站在叢殘的城堞上看那西北的浮雲和暮天的急情，一種淡淡的悲哀，把我的全身溶化了。這時候若有幾聲古寺的鐘聲，噹噹的一下一下，或緩或徐的飛傳過來，怕我就要不自覺的從城牆上跳入城濠，把我靈魂和入晚烟之中，去籠罩着這故都的城市。然而南屏還遠，Chinon 今晚不會鳴了，我獨自一個冷清清地立了許久，看西天祇剩了一線紅雲，把日暮的悲哀嘗了個飽滿，纔慢慢地走下城來。這時候天已黑了，我下城來在路上的亂石上鉤了幾腳，心裏倒起了一種莫明其妙的恐怖。我想想白天在火車上謀自殺的心思和此時的恐怖心一比，就不覺微笑起來，啊啊，自負爲靈長的兩足動物，你的感情思想，原只是矛盾的連續呀！說什麼理性？講什麼哲學？

走下了城，踏上清冷的長街，暮色已經瀰漫在市上了。各家的稀淡的燈光，比數刻前增加了一倍勢力。清泰門直街上的行人的影子，一個一個從散射在街上的電燈光裏閃過，現出一種日暮的情調來。天氣雖還不會大熱，然而有幾家卻早把小桌子擺在門前，露天的在那裏吃飯了。我真成了一個孤獨的異鄉人，光了兩眼，儘在這日暮的長街上行行前進。

我在杭州並非沒有朋友，但是他們或當科長，或任參謀，現在正是非常得意的時候，我若飄然去會，怕我自家的心裏比他們見我之後憎嫌我的心思更要難受。我在滬上，半年來已經飽受了這種冷眼，到了現在，萬一家裏容我，便可回家永住，萬一情狀不佳，便擬自決的時候，我再也犯不着討這些沒趣了。我一邊默想，一邊看看兩旁的店家在電燈下圍桌晚餐的景象，不知不覺兩腳便走入了石牌樓的某中學所在的地方。啊啊，桑

田滄海的杭州，旗營改變了，湖濱添了些邪惡的中西人的別墅，但是這一條街，只有這一條街，依舊清清冷冷，和十幾年前我初到州杭考中學的時候一樣。物質文明的幸福，些微也享受不着，現代經濟組織的流毒，卻受得很多的我，到了這條黑暗的街上，好像是已經回到了故鄉的樣子，心裏忽感得了一種安泰，大約是興致來了，我就踏進了一家巷口的小酒店裏去買醉去。

八

在灰黑的電燈底下，面朝了街心，靠着一張粗黑的桌子，坐下喝了幾杯高粱，我終覺得醉不成功。我的頭腦，愈喝酒愈加明晰，對於我現在的境遇反而愈加自覺起來了。我放下酒杯，兩手托着了頭，呆呆的向灰闇的空中凝視了一會，忽而有一種鬱沈的哀音夾在黑暗的空氣裏，漸漸的從遠處傳了過來。這哀音有使人一步一步在感情中沈沒下去的魔力，可說是中國管絃樂的代表了。過了幾分鐘，這哀音的發動者漸漸的走近我的身邊，我纔辨出了胡琴與碎擊磁器的諧音來。啊啊！你們原來是流浪的聲樂家，在這半開化的杭州城裏想賣藝糊口的可憐蟲！

他們二、三人的瘦長的清影，和後面跟着看的幾個小孩，在酒館前頭掠過了。那一種淒楚的諧音，也一步一步的幽咽了，聽不見了。我心裏忽起了一種絕大的渴念，想追上他們，去飽嘗一回哀音的美味，付清了酒賬，我就走出店來，在黑暗中追趕上去。但是他們的幾個人，不知走上了什麼方向，我拚死的追尋，終究尋他們不着。唉，這曇花的一現，難道是我的幻覺麼？難道是上帝顯示給我的未來的預言麼？但是那悠揚沈鬱的弦音和磁盤碎擊的聲響，還繚繞在我的心中。我在行人稀少的黑闇的街上東奔西走的追尋了一會，沒有方法，就從豐樂橋直街走到湖邊上去。

湖上沒有月華，湖濱的幾家茶樓旅館，也只有幾點清冷的電燈，在那裏放淡薄的微光，寬闊的馬路上，行人也寥落得很。我橫過了湖塍馬路，在湖邊上立了許久。湖的三面，只有沈沈的山影，山腰山腳的別莊裏，有幾

點微明的燈火，要靜看才看得出來。幾顆淡淡的星光，倒映在湖裏，微風吹來，湖裏起了幾聲豁豁的浪聲。四邊靜極了。我把一枝吸盡的紙烟頭丟入湖裏，啾的響了一聲，紙煙的火就息了。我被這一種靜寂的空氣壓迫不過，就放大了喉嚨，對湖心噢噢的發了一聲長嘯，我的胸中覺得舒暢了許多。沿湖的向西走了一段，我在樹蔭下椅子上，發見了一對青年男女。他和她的態度太無忌憚了，我心裏忽起了一種不快之感，把剛纔長嘯之後的暢懷消盡了。

啊啊！青年的男女！享受青春，原是你們的特權，也是我平時的主張。但是但是你們在不幸的孤獨者前頭，總應該謙遜一點，方能完全你們的愛情的美處。你們且牢牢記着罷！對了貧兒，不要把你們的珍珠寶物給他看，因為貧兒看了，愈要覺得他自家貧困的呀！

我從人家睡盡的街上，走回城站附近的旅館裏來的時候，已經是深夜了。解衣上牀，躺了一會，終覺得睡不着。我就點上一支紙烟，一邊吸着，一邊在看帳頂。在沈悶的旅舍夜半的空氣裏，我忽而聽見一陣清脆的女人聲音，和門外的茶房，在那裏說話。

「來哉來哉！噢，等得諾（你）半業（日）嗒哉！」這是輕佻的茶房的聲音。

「是那一位叫的？」

「啊啊！這一定是土娼了！」

「仰（念）三號裏！」

「你同我去呵！」

「噢，根（今）朝諾（你）個（的）面孔真白嗒！」

茶房領了她從我門口走過，開入間壁念三號房裏去。

「好哉，好哉！活菩薩來哉！」

茶房領到之後，就關上門走下樓去了。

「請坐。」

「不要客氣！先生府上是那裏？」

「阿拉（我）寧波。」

「到杭州來耍子兒的麼？」

「來宵（燒）香個。」

「一個人麼？」

「阿拉邑個寧（人）京（今）教（朝）體（天）氣軋業（熱）查拉（爲什麼）勿赤膊！」

「舍話語！」

「諾（你）勿脫，阿拉要不（替）諾脫哉。」

「不要動手，不要動手！」

「回（還）樸（怕）倒霉索啦！」

「不要動手，不要動手！我自家來解罷。」

「阿拉要摸一摸！」

吃吃的竊笑聲。牀壁的震動聲。

啊啊！本來是神經衰弱的我，即在極安靜的地方，尙且有時睡不着覺，那裏還經得起這樣淫蕩的吵鬧呢！北京的浙江大老諸君呀，聽說杭州有人倡設公娼的時候，你們竭力的反對，你們難道還不曉得你們的子女姊妹在幹這種營業，而在擾亂及貧苦的旅人麼？盤踞在當道，只知敲剝百姓的浙江的長官呀！你們若只知聚斂，不知濟貧，怕你們的妻妾，也要爲快樂的原因，學她們的妙技了。唉！唉！邑有流亡愧俸錢，你們曾聽人說過這句詩否！

九

我睡在牀上，被間壁的淫聲挑撥得不能合眼，沒有方法，只能起來上街去閑步。這時候大約是後半夜的一二點鐘的樣子，上海的夜車早已到着，羊市街福緣巷的旅店都已關門睡了。街上除了幾乘散亂停住的人力車外，只有幾個敝衣凶貌的罪惡的子孫在灰色的空氣裏闊步。我一邊走一邊想起了留學時代在異國的首都裏每晚每晚的夜行，把當時的情狀與現在在這中國的死滅的都會裏這樣的流離的狀態一對照，覺得我的青春，我的希望，我的生活，都已成了過去的雲烟，現在的我和將來的我只剩得極微細的一些兒實味，我覺得自家實際上已經成了一個幽靈了。我用手向身上摸了一摸，覺得指頭觸着了一種極粗的夏布材料，又向臉上用了力摘了一把，神經感得了一種痛苦。

「還好還好，我還活在這裏，我還不是幽靈，我還有知覺哩！」

這樣的一想，我立時把一刻前的思想打消，卻好腳也正走到了拐角頭的一家飯館前了。在四鄰已經睡寂的這深更夜半，只有這一家店同睡相不好的人的嘴似的空空洞洞的開在那裏。我晚上不會吃過什麼，一見了這家店裏的鍋子爐灶，便覺得飢餓起來，所以就馬上踏了進去。

喝了半斤黃酒，吃了一碗麪，到付錢的時候，我又痛悔起來了。我從上海出發的時候，本來只有五元錢的兩張鈔票。坐二等車已經是不該的了，況又在車上大吃了一場。此時付過了酒麵錢外，只剩得一元幾角餘錢，明天付過旅館宿費，付過早飯賬，付過從城站到江干的黃包車錢，那裏還有錢購買輪船票呢？我急得沒有方法，就在靜寂黑暗的街巷裏亂跑了一陣，我的身體，不知不覺又被兩腳搬到了西湖邊上。湖上的靜默的空氣，比前半夜更增加了一層神祕的嚴肅。遊戲場也已經散了，馬路上除了拐角頭邊上的沒有車夫看見的幾乘人力車外，生動的物事一個也沒有。我走上了環湖馬路，在一家往時也曾投宿過的大旅館的窗下立了許久，看看四邊沒有人影，我心裏忽然來了一種惡魔的誘惑。

「破窗進去罷，去撮取幾個錢來罷！」

我用了心裏的手，把那扇半掩的窗門輕輕地推開，把窗門外的鐵杆，細心地拆去了二三枝，從牆上一踏，

我就進了那間屋子。我的心眼，看見床前白帳子下擺着一雙白花緞的女鞋，衣架上掛着一件纖巧的白華紗絲衫，和一條黑紗裙。我把洗面臺的抽斗輕輕抽開，裏邊在一個小小兒的粉盒和一把白象牙骨摺扇的旁邊，橫躺着一個沿口有光亮的鑽珠綻着的女人用的口袋。我向床上看了幾次，便把那口袋拿了，走到窗前，心裏起了一種憐惜羞悔的心思，又走回去，把口袋放歸原處。站了一忽，看看那狹長的女鞋，心裏忽有起了一種異想，就伏倒去把一隻鞋子拿在手裏。我把這雙女鞋聞了一回，玩了一回，最後又起了一種慘忍的決心，索性把口袋鞋子一齊拿了，跳出窗來。我幻想到了這裏，忽然回復了我的意識，面上就立時變得緋紅，額上也鑽出了許多珠汗。我眼睛眩暈了一陣，我就急急的跑回城站的旅館來了。

十

奔回到旅館裏，打開了門，在床上靜靜的躺了一忽，我的興奮，漸漸地鎮靜了下去。間壁的兩位幸福者也好像各已倦了，只有幾聲短促的鼾聲和時時從半睡狀態裏漏出來的一聲二聲的低幽的夢話，擊動我的耳膜。我經了這一番心裏的冒險，神經也已倦竭，不多一會，兩隻眼皮皮也就沈沈的蓋下來了。

一睡醒來，我沒有下床，便放大了喉嚨，高叫茶房，問他是什麼時候。

「十點鐘哉，鮮散（先生）」

啊啊！我記得接到我祖母的病電的時候，心裏還沒有聽見這一句回話時的惱亂！即趁早班輪船回去，我的經濟，已難應付，那裏還禁得在杭州就留半日呢？況且下午二點鐘開的輪船是快班，價錢比早班要貴一倍。我沒有方法，把腳在床上蹬踢了一回，只得悻悻地起來洗面。用了許多憤激之辭，對茶房發了一回脾氣，我就付了宿費，出了旅館從羊市街慢慢的走出城來。這時候我所有的財產全部，除了一個瘦黃的身體之外，就是一件半舊的夏布長衫，一套白洋紗的小衫褲，一雙線襪，兩隻半破的白皮鞋和八角小洋。

太陽已經昇上了中天，光線直射在我的背上。大約是因為我的身體不好，走不上半里路，全身的枯汗竟

流得比平時更多一倍。我看看街上的行人，和兩旁的住屋中的男女，覺得他們都很滿足的在那裏享樂他們的生活，好像不曉得憂愁是何物的樣子。背後忽而起了一陣鈴響，來了一乘包車，車夫向我罵了幾句，跑過去了，我只看見了一個坐在車上穿白紗長衫的少年紳士的背影，和車夫的在那裏跑的兩隻光腿。我慢慢的走了一段，背後又起了一陣車夫的威脅聲，我讓開了路，回轉頭來一看，看見了三步人力車，載着三個很純樸的女學生，兩腿中間夾着些白皮箱舖蓋之類，在那裏向我衝來。她們大約是放了暑假趕回家去的。我此時心裏起了一種悲憤，把平時祝福善人的心地忘了，卻用了憎惡的眼睛，狠狠的對那些威脅我的人力車夫看了幾眼。啊啊，我外面的態度雖則如此凶惡，但一邊我卻在默默的原諒他們的呀！

『你們這些可憐的走獸，可憐你們平時也和我一樣，不能和那些年輕的女性接觸。這也難怪你們的，難怪你們這樣的亂衝，這樣的興高彩烈的。這幾個女性的身體豈不是載在你們的車上麼？她們的白嫩的肉體上豈不有一種電氣傳到你們的身上來的麼？』

雖則原因不同，動機卑微，但是你們的汗，豈不是爲了這幾個女性的肉體而流的麼？啊啊，我若有氣力，也願跟了你們去典一乘車來，專拉這樣的如花少女。我更願意拚死的馳驅，消盡我的精力。我更願意不受她們的金錢酬報。』

走出了鳳山門，站住了腳，默默的回頭來看了一眼，我的眼角忽然湧出了兩顆珠露來！

『珍重珍重，杭州的城市！我此番回家，若不馬上出來，大約總要在故鄉永住了，我們的再見，知在何日？萬一情狀不佳，故鄉父老不容我在鄉間終老，我也許到嚴子陵的釣石磯頭，去尋我的歸宿的。我這一瞥，或將成了你我的最後的訣別。我到此刻，纔知道我胸中實在痛愛你的明媚的湖山，不過盤踞在你的地上的那些野心狼子，不得不使我怨你恨你而已。啊啊，珍重珍重，杭州的城市！我若在波中淹沒的時候，最後映到我的心眼上來的，也許是我兒時親睦的你的媚秀的湖山罷！』

（一九二三年七月三十日）雞叻集北新

還鄉後記

郁達夫

「風俱煙淨，天山共色，從流飄蕩，任意東西，自富陽至桐廬一百許里，奇山異水，天下獨絕，水皆縹碧，千丈見底，游魚細石，直視無礙，急湍甚箭，猛浪若奔，隔岸高山，皆生寒樹，負勢競上，互相軒邈，爭高直指，千百成羣。泉水激石，泠泠作響，好鳥相鳴，嚶嚶成韻。蟬則千轉不窮，猿則百叫無絕。鳶飛戾天者，望峰息心，經綸世務者，窺谷忘反，橫柯上蔽，在晝猶昏，疏條交映，有時見日。」

吳均

—
Ou peut-on être mieux qu'au sein de sa famille?

『法國的歌』

「比在家庭的懷抱裏覺得更好的地方，是什麼地方？」像這樣這地方，當然是沒有的，法國的這一句古歌，實在是把人情世態道盡了。

當微雨瀟瀟之夜，你若身眠古驛，看看蕭條的四壁，看看一點欲盡的寒燈，倘不想起家庭的人，這人便是沒有心腸者，任牠草堆也好，破窰也好，你兒時放搖籃的地方，便是你死後最好的葬身之所呀！我們在客裏臥病的時候，每每想及家鄉，就是這事的明證。

我空拳隻手的奔回家去。到了杭州，又把路費用盡，在赤日的底下，在車行的道上，我就不得不步行出城。緩步當車，說起來倒是好聽，但是在二十世紀的墮落的文明裏，沈淪過的我，貧賤多驕，喜張虛勢，更是以享樂爲主義的我，那裏能够安貧守分，蹀躞泥中呢！

這一天是陰歷的六月初三，天氣倒好得很。但是炎炎的赤日，只能助長有錢有勢的人的納涼佳興，與我這行路病者，卻是絲毫無補的！我慢慢的出了鳳山門，立在城河橋上，一邊用了我那半舊的夏布長衫襟袖，措

拭汗水，一邊回頭來看看杭州的城市，與杭州城上蓋着的青天，和城牆界上的一排山嶺，真有萬千的感慨，橫亘在胸中。預言者自古不為其故鄉所容，我今朝卻只能對了故里的丘山，求最後的瘡底，五柳先生的心事，痛可知了。

啊啊！親愛的諸君，請你們不要誤會，我並非是以預言者自命的人，不過說我流離顛沛，卻是與預言者的境遇相同，社會錯把我作了天才待遇罷了。即使羅秀才，能行破石飛鷄的奇蹟，然而他的品格，豈不和飄泊在歐洲大陸，猖狂吃食的其泊西（Gipsy）一樣麼？

我勉強走到了江干，腹中饑餓得很了。回故鄉去的早班輪船，當然已經開出，等下午的快船出發，還有三個鐘頭。我在雜亂窄狹的南星橋市上飄流了一會，在靠江的一條冷清的夾道裏找出了一家坍敗的飯館來。飯店的房屋，的骨格，同我的胸腔一樣，肋骨一條一條數得出來。幸虧還有左側的一根木椽，從鄰家牆上，橫着支住在那裏，否則怕去秋的潮汛，早好把牠拉入江心，作伍子胥的燒飯柴火了。店裏的幾張板檯桌子，都積滿了灰塵油膩，好像是前世紀的遺物。賬櫃上坐着一個四十內外的女人，在那裏做鞋子。灰色的店裏，並沒有什麼生動的氣象，只有在門口柱上貼着的一張『安寓客商』的塵蒙的紅紙，還有些微現世的感覺。我因為腳下的錢已快完，不能更向熱鬧的街心去尋輝煌的菜館，所以就慢慢的踱了進去。

啊啊，物以類聚！你這短翼差池的飯館，你若是一二足的走獸，我正好和你分庭抗禮，結為兄弟了。

二

假使天公下一陣微雨，把錢塘江兩岸的風景，罩得煙雨模糊，把江邊的泥路，浸得汗濁難行，那麼這時候江干的旅客，必要減去一半，那麼我乘船歸去，至少可以少遇見幾個曉得我的身世，的同鄉，即使旅客不因之而減少，只教天上有暗淡的愁雲，冥着，階前屋外有雨滴的聲音，那麼圍繞在我周圍的空氣和自然的景物，總要比現在更帶有陰慘的色彩，總要比現在和我的心境更加相符。若希望再奢一點，我此刻更想有一具黑漆

棺木在我的旁邊，最好是秋風涼冷的九十月之交，葉落的林中，陰森的江上，不斷地篩着渺濛的秋雨。我在凋殘的蘆葦裏，雇了一葉扁舟，當日暮的時候，送靈柩回去。小船上除舟子而外，不要有第二個人。棺裏臥着的，若不是和我寢處追隨的一個年少婦人，至少也須是一個我的至親骨肉。我在灰闇微明的黃昏江上，雨聲淅瀝的蘆葦叢中，赤了足，張了油紙雨傘，提了一張燈籠，摸上船頭上去焚化紙帛。

我坐在靠江的一張破桌子上，等那櫃上的婦人下來替我炒蛋炒飯的時候，看看西與對岸的青山綠樹，看看江上的浩蕩波光，又看看在江邊沙渚的晴天赤日下來往的帆檣肩輿和舟子牛車，心裏忽起了一種怨恨天帝的心思。我怨恨了一陣，癡想了一陣，就把我的心願，原原本本的排演了出來。我一邊在那裏焚化紙帛，一邊對棺裏的人說：

「Jeanni！我們要回去了，我們要開船了！怕有野鬼來麻煩你，你就拿這一點紙帛送給他們罷！你可要飯吃，你可安穩，你可是傷心，你不要怕，我在這裏，我什麼地方也不去了，我在你的邊上……」

我幽幽的講到最後一句，咽喉就塞住了。我在座上拱了兩手，把頭伏了下去，兩面頰上，只感着一道熱氣，我重新把我所欲愛的女人，一個一個想了出來，見她們閃着口眼，冰冷的直臥在我的前頭。我覺得隱忍不住了，竟任情的放了一聲哭聲。那個在爐灶上的婦人，以爲我在催她的飯，她就同哄小孩子似的用了柔和的聲氣說：

「好了好了！就快好了，請再等一會兒！」

啊啊！我又想起來了，我又想起來了，年幼的時候，當我哭泣的時候，祖母母親哄我的那一種聲氣！「已故的老祖母，倚閭的老母親，你們的不肖的兒孫，現在正落魄了在江干等回故里的船呀！」

我在自己製成的傷心的淚海裏游泳了一會，那婦人捧了一碗湯，一碗炒飯，擺到我的面前來。我仰起頭來對她一看，她倒驚了一跳。對我呆看了一眼，她就去絞了一塊手巾遞給我，叫我擦一擦面。我對了這半老婦人的殷勤，心裏說不出的只在感謝。幾日來因爲睡眠不足，營養不良的緣故，已經是非常感情衰弱，動着就要

流淚的我，對她的這一種感謝，也變成了兩行清淚，嘆嗒的滴下腮來。她看了這種情形，就問我說：

『客人，你是遇見了壞人了麼？』

我搖一搖頭，勉強的對她笑了一臉，什麼話也不能回答。她呆呆的立了一回，看我不能講話，就留了一句，

『飯不夠，再好炒的。』

安慰我的話，走向她的櫃上去了。

三

我吃完了飯，付了她二角銀角子，把找回來的八九個銅子，也送給了她，她卻搖着頭說：

『客人，你是趕船的麼？船上要用錢的地方多得很哩，這幾個銅子你收着用罷！』

我以為她怪我吝嗇，只給她幾個銅子的小賬，所以又摸了兩角銀角子出來給她。她卻睜大了眼睛對我

說：

『嗚呼！這算什麼？這算什麼？』

她硬不肯受，我纔知道了她的真意，所以說：

『但是無論如何，我總要給你幾個小賬的。』

她又推了一回，纔收了三個銅子說：

『小賬已經有了。』

啊啊，我自回中國以來，遇見的都是些卑污貪暴的野心狼子，我萬萬想不到在澆薄的杭州城外，有這樣的一個真誠的婦人的。婦人呀婦人，你的毋敗的屋椽，你的凋零的店舖，大約就是你的真誠的結果，社會對你的報酬！啊啊，我真恨我沒有黃金十萬，為你建造一家華麗的酒樓。

『再會再會！』

『順風順風!船上要小心一點。』

『謝謝!』

我受婦人的憐惜,我可算平生的第一次。

我出了飯館,從太陽晒着的冷靜的這條夾道,走上輪船公司的那條大街上去。大約是將近午飯的時候了,街上的行人,比曩時少了許多。我走到輪船公司門口,向窗裏一看,見賬房內有五六個男子圍了桌子,赤了膊在那裏說笑吃飯。賣票的窗前的屋裏,在角頭椅上,只坐着兩個鄉下人,在那裏等候,從他們的衣服態度上看來,他們必是臨浦蕭山的農民,也不知他們有什麼心事,他們的眉毛卻蹙得緊緊的。

我走近了他們,在他們旁邊坐下之後,兩人中間的一個看了我一眼,問我說:

『鮮散(先生!)到臨浦厭辦(烟篷)幾個臉(錢!)』

『我也不知道,大約是一二角角子罷。』

『喏(你)到啥地方起(去)咯!』

『我上富陽去的。』

『哎(我們)是爲得打官司到杭州來咯。』

我並不問他,他卻把這一回因爲一個學堂裏出身的先生告了他的狀,不得不到杭州來的事情對我詳細的訴說了:

『哎真勿要打官司啦!齏煞(現在)田裏已(又)忙,寧(人)也走勿開,真真苦煞哉!漢(那)個學堂裏個(的)鮮散,心也脫凶哉,哎請啦寧剛(講)過好兩遍,情願拿出八十塊洋鈔不(給)其(他),其(他)要哎百念塊。喏看,齏煞五荒六月,教哎啥地方去變出一百念塊洋鈔來呢!』

他說着似乎是很傷心的樣子。

『唉!你這老實的農民,我若有錢,我就給你一百二十塊錢救你出險了。但是

Thou's met me in an evil hour:

To spare thee now is past my power,

我心裏這樣一想，又重新起了一陣身世之悲。他看我默默不語，便也住了口，仍復沉入悲愁的境裏去了。

四

我坐在輪船公司的那隻角上，默默的與那農民相對，耳裏斷斷續續的聽了些在賬房裏吃飯的人的笑語，只覺得一陣一陣的哀心隱痛，絕似臨盆的孕婦，要產產不出來的樣子。

杭州城外，自開口至南星，統江干一帶，本是我舊遊之地，我記得沒有去國之先，在岸邊花艇裏，金尊檀板，也曾眠醉過幾場。江上的明月，月下的青山，與越郡的雞酒，佐酒的歌姬，當然依舊在那裏助長人生的樂趣。但是我呢？我身上的變化呢？我的同乾柴似的一隻手裏，只捏了三個兩角的銀角子，在這裏等買船票！

過了一點多鐘，輪船公司的那間屋裏，擠滿了旅人，我因為怕逢知我的同鄉，只俯了首，默默的坐着不敢吐氣。啊啊，窗外的被陽光晒着的長街，在街上手輕腳健快快活活來往的行人，請你們饒恕我的罪罷，我心裏真恨不得丟一個炸彈，與你們同歸於盡呀。

跟了那兩個農民，在窗口買了一張烟篷船票，我就走出公司，走上碼頭，走上跳板，走上駁船去。

原來錢塘江岸，淺灘頗多，碼頭下有一排很長的跳板，接在那裏。我跟了衆人，一步一步的從跳板上走到駁船裏去的時候，卻看見了一個我自己的影子，斜映在江水裏，慢慢的在那裏前進。等走到跳板盡處，將上駁船的時候，我心裏忽而想起了一段我女人寫給我的信上的話：

『我從來沒有一個人單獨出過門，那天晚上，我對你說的讓我一個人回去的話，原是激於一時的』

意氣而發，我實不知道抱着一個六個月的孩子的婦人單獨旅行，是如何苦法。那天午後，你送我上車，車開之後，我抱了龍兒，看看車裏坐着的男女，覺得都比我快樂。我又探頭出來，遙向你住着的上海一望，只見了幾家工廠，和屋上排列在那裏的一列烟肉。我對龍兒看了一眼，就不知不覺的湧出了兩滴眼淚。龍兒看了我這樣子，也好像有知識似的對我呆住了。他跳也不跳了，笑也不笑了，默默的儘對我呆看。我看了這種樣子，更覺得傷心難耐，就把我的顏面俯上他的臉去，緊緊的吻了他一回。他呆了一會，就在我的懷裏睡着了。

『火車行行前進，我看看車窗外的野景，忽而想起去年你帶我出來的時候的景象。啊啊！去歲的初秋，你我一路出來上A地去的快樂的旅行，和這一回慘敗了回來的情狀一比，當時的感慨如何，大約是你所能推想得出來的。』

『在江干的旅館裏過了一夜，第二天早晨，我差茶房送了一個信給住在江干的我的母舅，他就來了。把我的行李送上輪船之後，買了票子，他又來陪我上船去。龍兒硬不要他抱，所以我只能抱着龍兒，跟在他後面，一步一步的走上那駭人的跳板，等跳板走盡的時候，我想把龍兒交給母舅，縱身一跳，跳入錢塘江裏去的。但是仔細一想，在昏夜的揚子江邊還淹不死的我，在白日的這淺渚裏，那裏能達到我的目的，弄得半死不活，走回家去，反而要被人家笑話，還不如忍着罷。』

『我到家以後，這幾天來，簡直還沒有取過飲食，所以也沒有氣力寫信給你，請你諒我……』

五

啊啊，貧賤夫妻百事哀！我的女人吓，我累你不少了。

我走上了駁船，在船篷下坐定之後，就把三個月前，在上海北站，送我女人回家的事情想了出來。忘記了我的周圍坐着的同行者，忘記了在那裏搖動的駁船，并且忘記了我自家的失意的情懷，我只見清瘦的我的

女人抱了我們的營養不良的小孩在火車窗裏，在對我流淚。火車隨着蒸汽機器在那裏前進，她的眼淚灑滿的蒼白的臉兒，也和車輪合着了拍子，一隱一現的在那裏窺探我。我對她點一點頭，她也對我點一點頭。我對她手招一招，教她等我一忽，她也對我手招一招。我想使盡我的死力，跳上火車去和她做一塊兒，但是心裏又怕跳不上去，要跌下來。我遲疑了許久，看她在窗裏的愁容，漸漸的遠下去，淡下去了，纔抱定了決心，站起來向前面伸出了一隻手去。我攀着了一根鐵幹，聽見了一聲啾啾的衝擊的聲音，縱身向上一跳，覺得雙腳踏在木材板上了。忽有許多嘈雜的人聲，逼上我的耳膜來，並且有幾隻強有力的手，突突的向我背後推打了幾下。我回轉頭來一看，方知是駁船到了輪船身邊，大家在爭先的跳上輪船來，我剛纔所攀着的鐵幹，並不是火車的迴欄，我的兩腳也並不是在火車中間，卻踏在小輪船的舷上。

我隨了衆人擠到後面的煙篷角上去占了一個位置，靜坐了幾分鐘，把頭腦休息了一下，方纔從剛纔的幻夢狀態裏醒了轉來。

向船外一望，我看見透明的淡藍色的江水，在那裏反射日光，更抬頭起來，望到了對岸，我看見一條黃色的沙灘，一排蒼翠的雜樹，靜靜的躺在午後的陽光裏吐氣。

我彎了腰背孤伶仃的坐了一忽，輪船開了。在開口停了一停，這一隻同小孩子的玩具似的小輪船就僕獨僕獨的奔向西去。兩岸的樹林沙渚，旋轉了好幾次，江岸的草舍，農夫，和偶然出現的鷄犬小孩，都好像是和平的神話裏的材料，在那裏等赫西奧特（Hesperos）的吟咏似的。

經過了聞家堰，不多一忽，船到了東江嘴，上臨浦義橋的船客，是從此地換入更小的輪船，溯支江而去的。買票前和我坐在一起的那兩個農民，被茶房拉來拉去的拉到了船邊，將換入那隻等在那裏的小輪船去的時候，一個和我講話過的人，忽而回轉頭來對我看了一眼，我也不知不覺的回了他一個目禮。啊啊！我真想跟了他們跳上那隻小輪船去，因為一個鐘頭的之後，我的輪船就要到富陽了，這回前去停船的第一個碼頭，就是富陽了，我有什麼面目回家去見我的衰親，見我的女人和小孩呢？

但是運命註定的最壞的事情，終竟是避不掉的。輪船將近我故里的縣城的時候，我的心臟的鼓動也和輪船的機器一樣，僕獨僕獨的響了起來。等船一靠岸，我就雜在衆人堆裏，披了一身使人眩暈的斜陽，俯着首走上岸來。上岸之後，我走向和回家的路徑方向相反的一個冷街上的土地廟去坐了二點多鐘。等太陽下山，人家都在吃晚飯的時候，我方乘了夜陰，走上我們家裏的後門去。我傾耳一聽，聽見大家都在庭前晚飯，偶爾傳過來的一聲我女人和母親的說話的聲音，使我按不住的想奔上前去，和她們去說一句話。但我終忍住了。乘後門邊沒有一個人，我就放大了膽，輕輕推開了門，不聲不響的摸上樓上我的女人的房裏去睡了。

晚上我的女人到房裏來睡的時候，如何的驚惶，我和她如何的對泣，我們如何的又想了許多謀自盡的方法，我在此地不記下來了，因為怕人家說我是爲欲引起人家的同情的緣故，故意誇張我自家的苦處。

(十二年八月十九日)

鷄肋集北新版。

賣書

郭沫若

我平生苦受了文學的糾纏，我棄牠也不知道棄過多少次數了。我小的時候便喜歡讀楚辭莊子史記唐詩，但在民國二年出省的時候，我便全盤把牠們丟了。民國三年的正月我初到日本來的時候，只帶着一部文選，這是二年的年底在北京琉璃廠的舊書店裏買的了。走的時候本也想丟掉牠，是我大哥勸我，終竟沒有把牠丟掉。但我在日本的起初的一兩年，牠在我的筒裏是沒有取出過的呢。

在日本住久了，文學的趣味不知不覺之間又抬起頭來，我在高等學校快要畢業的時候，又收集了不少的中外的文學書籍了。

那是民國七年的初夏，我從岡山的第六高等學校畢了業，以後是要進醫科大學的了。我決心要專精於醫學的研究，文學的書籍又不能不和牠們斷緣了。

我起了決心，又先後把我貧弱的藏書送給了友人們，明天便是我永遠離開岡山的時候了。剩着庚子山全集和陶淵明全集兩書還在我的手裏。這兩部書我實在是不忍丟去，但我又不能不把牠們丟去。這兩部書和科學的精神尤爲是不相投合的呢。那時候我因爲手裏沒有多少錢，便想把這兩位詩人拿去拍賣。我想日本人是比較尊重漢籍的，這兩部書也比較珍奇，在書店裏或者可以多賣些價格。

那是晚上，天在落雨。我打起一把雨傘向岡山市上走去，走到了一家書店，我進去問了一聲。我說：『我有幾本中國書……』

話還沒有說完，坐店的一位年青的日本人懷着兩隻手粗暴地反問着我：『你有幾本中國書怎麼樣？』我說：『想讓給你。』

『哼，』他從鼻孔裏哼了一聲，又把下顎向店外指了一下：『你去看看招牌罷，我不是買舊書的人！』說着

把頭一掉便各自去做他的事情去了。

我碰了這一個大釘，失悔得甚麼似的，心裏又是惱恨，這位書賈太不把人當錢了，我就偶爾把招牌認錯，也犯不着以這樣侮慢的態度待我！我抱着書仍舊回我的寓所去。路從岡山圖書館經過的時候，我突然對於牠生出無限的惜別意來。這兒是使我認識了 *Spinoza*, *Tagore*, *Kabir*, *Goethe*, *Heine*, *Nietzsche* 諸人的地方，我的青年時代的一部分是埋葬在這兒的了。我便想把我肘下挾着的兩部書寄付在這兒。我一起了決心，便把書抱進館去。那時因為下雨，館裏看書的沒有一個人。我向着一位館員交涉了，說我願寄付兩部書。館員說館長回去了，叫我明天再來。我覺得這是再好沒有的，便把書交給了館員，說明天再來，便各自走了。啊，我平生沒有遇着過這樣快心的事情。我把書寄付了之後，覺得心裏非常的恬靜，非常的輕靈，雨傘上滴落着的雨點聲都帶着音樂的諧調，赤足上蹴觸着的行潦也覺得爽膩。啊，那爽膩的感覺！我想就是耶穌的腳上受着 *Magdalen* 用香油塗抹時的感覺，也不過是這樣罷！——這樣的感覺，我到現在也還能記憶，但是已經隔了六年了。

自從把書寄付後的第二天我便離去了岡山，我在那天不消說是沒有往圖書館裏去過。六年以來，我坐火車雖然前前後後地經過了岡山五六次，但都沒有機會下車。在岡山的三年間的生活的回憶是時常在我腦中甦活着的，但我恐怕永沒有重到那兒的希望了罷！

呵，那兒有我和芳塢同過學的學校，那兒有我和曉芙同棲的小屋，那兒有我時常去登臨的操山，那兒有我時常弄過舟的旭川，那兒有我每朝清晨上學，每晚放學回家，必然通過的清麗的後樂園，那兒有過一位最後送我上車的處女，這些都是使我永遠不能忘懷的地方，但我現在最初想到的是我那瘦子山和陶淵明集的兩部書呀！我那兩部書不知道果安然寄放在圖書館裏沒有？無名氏的寄付，未經館長的過目，不知道究竟遭了登錄沒有？看那樣的書籍的人，我怕近代的日本人中終竟少有罷！即使遭了登錄，我想來定被置諸高閣，或者是被蠶蛙食了，啊，但是喲，我的瘦子山！我的陶淵明！我的舊友們喲！你們沒要怨我拋撇你們也沒要怨知

音的寥落罷！我雖然把你們拋撇了，但我到了現在也還在鏤心刻骨地思念你們。你們即使不遇知音，但假如在圖書館中健存，也比落在貪婪的書賈手中經過一道銅臭的烙印的，總還要幸福些罷！

啊，我的瘦子山！我的陶淵明！舊友們！現在已是夜深，也是正在下雨的時候，我寄居在這兒的山中，也和你們冷藏在圖書館裏一樣的呢。但我想起六年前和你們別離的那個幸福的晚上，我覺得我也算不會虛度此生了，我現在也還要希望什麼呢？也還要希望什麼呢？

啊，我現在的身體比從前更加不好了，新添了三個兒子已漸漸長大了起來，生活的嚴威緊逼着我，我不知道能够看着他們長到幾時？但我要把他們養大，送到社會上去做個好人，也是我生了他們的一番責任呢。我在今世假使沒有重到岡山來看望你們的時候，我死後的遺言，定要叫我的兒子們便道來看望。你們的生命是比我長久的，我的骨化成灰，肉化成泥時，我的神魂是藉着你們永在。

（一千九百二十四年十月十七日夜僑居於

日本九州佐賀縣北一小二村中寫此。）

——載橄欖集現代版。

百合與番茄

郭沫若

朋友C君又有信來了。

「我現在真變爲了一個市儈。我爲生活關係，不能不就一職業，而此職業之名目乃是東大農場的營業主任——其實好聽些叫做主任，直說便是店裏的阿大。並且現在店還未開，籌備就緒時，大概要在一月以後。這兩天我幾乎每時都想到哈同路來，無奈這阿大的責任非常繁瑣，竟抽不出空。並且我前次要寫的一篇小說，只寫了七頁，也就不能繼續了。又細碎，又麻煩的事件，每日每時都堆在身上，要待我處理。這處理，好像楚項羽穿綉花針，當然是心焦而不易見效的了。」

我往在吳淞路益壽里一四九一號。同住在上海，應當可以天天見面了，然而不能。只少要等五十天，店務已經順手，纔能抽出我自己。

仿吾這兩天住在家中。麼？我極想着一看他對於「吶喊」的批評，可憐我似乎也曾說過要做一篇，但成功的日子不知年內可有不？」

這封信是初二的晚上到的，我得了信後，便想立刻去訪他，但恐怕夜間不容易找着他的住所，我只得暫時遏勒着了。

回溯去來，怕是三月以前的事罷。有一天晚上，我接過一封很重實的掛號信，開封看時，是一篇創作的投稿。我自從從事於文筆以來，所得的外來函件，無慮日有四五次，外界的出版物雖也如雨後春筍般的暢發，但我總覺得身之內外，只是非常的寂寥。我當晚把那篇創作讀了之後，我這個沙漠中飄泊着的駱駝，突然在自我的眼前發見了一株青翠的樹影，我的樂意便立刻嗾使了我寫了一信去回覆——可以說是感謝。這便是我和C君兩人的交際史的第一頁。自此以後，他陸續寄了許多創作的稿子給我，寄了許多信函給我，我從這

些禮物之中，得知他的性格，得知他的生涯，得知他只是一位二十二歲的青年，是從一個農業學校畢業。他起初是久困在失業之中，後來他的信是從浦東寄來，他在浦東的東大農場覓得了一個小小的噉飯地了。

雙十節後第四日的午後，我正和一位新從東京回來的朋友談說地震的情形時，門環一響又來一位新客：中等的身材，穿的是西裝，戴的是烏打帽，臉是赭黑色的，上唇是微微有幾分反上，眼裏含着一雙黝黑而靈活的眸子，步武之間微聳着肩頭帶有幾分健氣。我一眼看時以為是日本人。他走進室內來和我握手的時候，纔說便是C君，我的驚喜完全出乎意料之外。

——C君這位是纔從東京回來的F君。

——日本這回地震真是曠古未聞了。C君開首這麼說。

我說：剛纔F君在說，地震劇烈的時候，他在街上連腳步都不能站穩，只得在地上匍匐。看着看着，地面便崩裂了，房屋便坍塌了，四處都是火災，他有好幾天沒有吃飯。

O君說：我們中國人受害的還不甚多麼？

F君說：受害是難免的，現在可還沒有確實的調查，最可怕的是地震後日本人虐殺朝鮮人，連我們中國人也免不脫他們的狂怒。我們中國學生都不敢出街，我自己便受了好幾次的危險。

——是因為我們中國人像朝鮮人嗎？還是別有緣故呢？

——相像是最大的原因，因為當時有一種謠傳，說是地震時的火災都是朝鮮人和主義者放的火，日本的甚麼青年團，甚麼自警團，簡直成了狂犬一樣，朝鮮人死的不少，便是日本的勞動者也死的不少。我親眼看見有一羣日本的勞動者怕有一百多人，剪着手被兩三名警察護送到甚麼地方去拘留，路上遇着一隊青年團，不問青紅皂白，劈頭蓋腦，便把一大羣的勞動者打死在街上。

——這真是慘無人道。我們中國的富翁們有多少榨取來的剩餘的血汗錢去救濟一些狂人，倒不如買些香帛來化燒給這些慘死的亡魂了。

C君回頭又問，仿吾在不在家。我說：因為他有一位胞兄到了上海，他這幾天都要往旅館裏去，說不定晚上會回來。

C君說他隔兩天便要回他的故鄉南翔去的，他此次來上海，是因為農場方面派他擔任營業部的事情，要在虹口找房子，大約十一月的初旬，他便可以來上海，我們便可以長聚了。他因為在四點鐘前要到徐家匯去看他一位在女塾讀書的妹子，我們還談了些餘事，約定明日再會的時期，便匆匆告別了。F君也是同C君一道辭去的。

我最忘不了的是他第二天來時，與仿吾兩人對飲傾談的情狀。仿吾是木訥寡言笑的人，但當他一飲了酒，微微有些醉意的時候，他的談吐如同開了閘的流泉，他的笑容就好像一枝洋燭的頹蠟一樣，幾乎把全身都要溶化下去。他們談到文藝，談到婚姻問題，從中飯時分談到了上電燈，從中飯時分也一直飲到開了晚飯，他們還在手不停杯，口不停談，足足把一大瓶三星牌的白蘭地喝完了。我看他們也的確是很有醉意了。

仿吾他本是婚姻的失意者，他從小時便定了婚，他在日本留學的十幾年中常為這件事情所苦。但他前年回國後毅然把婚離了。聽說他的未婚妻不久也就病死了，他至今也還隱含着一段悲哀。我們讀過他『海上的悲歌』一詩的人，大概可以窺察他的心坎了。最可笑的是他有一次把 Ernest Dowson 的 Vain Hope 一詩譯了，（便是『創造日』十九期上所登出的『無望的希望』）他的譯稿上只寫了一個標題，並沒有寫明是從甚麼人譯出的。我因為詩中的悲情和他自己的身分太相近了，有一天清早我發見了他的譯稿的時候，竟誤以為是他自己做的，我也很傷感地做了一詩來和他。我的詩是：

讀了我友人的『無望的希望』

令我內心之中感受着無限的淒涼，

他說雖是百合花的花時過了，

他要追求個幻美的處子，走出跪在腳旁，

不過他的這樣的希望呀，
終只是無望的希望。

我也懷抱過這樣的希望迷離，
我也追求過百合花的處子；
可如今他的花時過了，
只剩着一片片的根瓣參差，
我只如蟻的跪在她的腳旁，
永替她運積沙泥。

啊，百合花的花時過了，
薰風吹不破這寥寂的荒郊，
朋友呀，我們原只是一樣的悲哀，
雖則是兩樣的情調。
你好則還有無望的希望縈懷，
我只得運積沙泥到老。

我把這首詩做好了，把給仿吾看時，惹得他好笑。他說明了他的譯稿，連我自己也好笑起來。後來達夫見面時，我們同時把這兩首詩給他看，把這位酷嗜 Dowson 的在『銀灰色的死』中把 Dowson 的生涯體驗過一番的多情的友人也瞞過了，竟贏得他兩個眼圈泛了一陣潮紅，我們更不覺得一陣好笑。——這麼一場悲喜劇，時常是我們一粒笑種，我們一提起來，總要笑得一個落花爛熳。

C君當晚也說他自己失戀的人。他有一篇小說敘述一位老人在年青時候眷戀一位身分不相同的女友，他在一次聖誕節的晚上寫了一封信給他的戀人，但他終不敢付郵，只永遠藏在自己的筒中；他一直獨身到老，都不能忘情那位女人，每到聖誕節來，他便把那封舊信取出，私自念着，沉沒在一個美妙的幻想裏。這小說的內容便是他自己的已往的前塵和將來的後路。他說他有一姐一妹都和他一樣，是矢志獨身。他有一位哥哥便因為結婚的失意，永遠在四方流浪，周年四季，總不知道他的蹤跡。他是全無消息，向他的朋友寫信去問也得不到着落。但一到了年底，他又飄然回家，和父母團年。新年一過，他又出去放浪去了。他有一位弟弟也是小時定了婚，但這未婚妻是無父無母的孤兒，既無知識，又不肯向學，他的兄弟困於父母的情面又不能離婚，打算取不解決的態度，永遠不舉行婚禮了。

我們聽了他這些話，只覺得觸着自己心上的痛創，我自己是無話可說的人，我看見仿吾迷着兩個醉眼極力向C君勸說，要他早早替他兄弟和未婚的弟妻設法，要快刀斬亂麻，免得使有望的青年因此頹喪了銳氣，免得他們到老來永受痛苦。仿吾的話是非常在理，但是在仿吾不幸的幸處，是他是幼年喪失父母的人，所以他的快刀比較容易把亂麻斬斷，而他自已尚還引起了一段意外的悲哀。說到有父有母的人情節又是兩樣了，阿，舊禮制的消除，全要在老人們的自己覺悟，為父母的人想來沒有不愛自己兒女的，何苦為虛榮俗議的顧慮，而坐視自己的兒女永受炮烙之刑呢！

他兩人嗑得都有幾分不能支持了，已經到了八點鐘，C君還在說在四點鐘前要到徐家匯去看妹子去，因為他昨天沒有去成。

隔了五天的光景，C君又來訪問我們，他是纔從南翔來，立刻又要過浦東去了。他說那晚回寓後吐了一夜，回家去便睡了兩天，想寫的兩篇小說，終竟沒有做成。他趕往要過浦東，談不多時就告辭起身了。走時，他還申說十一月初旬定可以來滬，我們可以長聚。

十一月初旬他果然來了，但他信上說至少要五十天以後纔能和我們見面，我們怎能忍耐得呢？所以

我接了他的信後便想立地去看他，但我終怕在上海找路，向上海人問路就好像向菩薩求靈，他們有的全然不顧，有的還故意把你向錯的方向引去，況且又在夜間，所以我也只得邊勒着，等待明日了。

從哈同路上車一直坐到北四川路在老靶子路附近下了車。我不知道吳淞路在什麼方向，我下車的原因實在是伊文思書店引誘我的。我們在日本留學的時候，『書店漁獵』是我們學生間頂有趣的一項風習。下課沒事便走到新舊書店裏去徘徊，不必是因為定要去買什麼書，只是如像女人們遊玩公園，上海人上遊戲場一樣，完全是出於一種消遣，在書店裏巡覽書名，或者繙繙目錄，遇着有好書的時候，有錢時便買他一本，沒錢時便立着讀完半本或一本小本的全書。無拘無束的精神，如像入了 *Paradise* 的畫室一樣。纔看見阿拉伯的商隊在沙漠中旅行，忽然又看見探險家在北冰洋上探險，纔看見羅馬軍隊入了埃及的首都開羅，逼死了絕世的美王 *Cleopatra*，又看見太空無數的星雲在構成新星系統。人體的細胞在和細菌作戰的時候，火星的人類又在謀侵略地球。 *Hitchcock* 纔在草告德意志國民的書，愛因斯坦已經在向日本人講述相對論了。 *Poitou* 的居民在火山未爆發以前正在戲場中看戲的時候，赤色軍已經佔領了莫斯科宣告全世界的革命……一切實際的非實際的，有形的或無形的，曠古的或未來的，形形色色的世界展開在我們面前，使我們時而興奮，時而達觀，時而悲，時而喜，時而憎怒，時而愛慕，時而冷笑，時而自慚，時而成為科學家，時而成為哲學家，時而成為詩人，時而成為志士……超絕時空的靈魂的冒險，情緒的交響曲——

但我回到上海來已經半年，上海的大小書店於我只是些破紙箋，把我的漁獵的消遣久已消滅了。伊文思書店我雖然知道他的西書頗多，但我因為路遠究竟一次也還不曾去過，我在電車上突然發見了伊文思的招牌，我的漁獵慾便捉住我下了車，我便跨進書店去，想享樂我半年以來久已忘卻了的一種快樂。我剛進書店裏在一處書欄前立定，一位西崽便突然跑到我前面來問我想買什麼書，我說：『你等我看一看再說。』兩隻眼睛在我身上打量了好一會，又纔走向別處去了。哈哈。他像把我當成了扒手。我這天穿的衣裳是我在日本穿了十年的一套嗶嘰制服，上面套了一件前年在上海縫的十二塊錢的雨衣，穿這樣裝束的人要進西

書局，怕是僭分了罷！我心中雖然感受着隱隱的不平，雖然感受着受了侮辱的憤恨，但是我也佩服做西崽的我們的同胞畢竟能忠於職守如此。

其實我有一種惡癖，很有難於在太陽光中對人說出的苦處。我走入書局，有時每要冒犯一次道德上的危險——更說明白些罷！我有時每要起一次偷盜的心腸——書是好，但是價錢太貴了，率性……率性把他拿回去罷！已經插在書架上的書又取在手中了。強盜！強盜！心臟跳動起來，臉皮只是無端的發熱，左右顧，世界好像更暗淡了些。甚麼！眼前的這一些書籍不都是一些贓物麼？藝術家思想家把他們的心血凝成結晶，是如像大自然把蒸氣凝成雨露，把光雲凝成星球，這是萬彙所得共有，萬彙所得分受。資本家在貧苦人的身上榨取些血汗做成麵包去，把他們換了，回頭又在我們的身上來榨取麵包。甚麼！我何嘗是強盜！這是我們應該共有的！這是我們應該分受的！我們向作者致謝就夠了！我們向排印的工人致謝，向製本的工人致謝就夠了！我們爲什麼要向資本家低頭，要另外把血汗錢向他們孝敬？書是寫來供人讀的，而資本家把他搶去藏在書櫃裏。路面是來供人走的，而山寨的霸王把他佔去要人過路的金銀。要書買們纔是強盜。我們是應該偷的，我們是應該偷的，我們不是偷，我們是把強盜的贓物奪回公有……贓物握在手中，自己對於自己的行爲辯護，但是心總是跳動不寧，臉總是發燒不止，周圍的書籍中都好像睜出了人的眼睛，房頂都像要倒了，四壁都向人逼來……沒有法子又只得把書插回原處。啊，究竟是良心的裁判厲害——其實這何嘗是良心呢？習慣罷了！象養罷了！鷹犬的爪牙能搏能噬，原是他們的本能，但受人們象養而爲人們狩山守夜。我們是太受資本制度的象養慣了，國家嚴制法律以遇盜，我們妄造良心以自防爲盜，不都是慣受了資本家們的象養，只在爲他們保全安富尊榮嗎……但是，象養慣了的，是不能翱翔的了。立在書架前，只好像一隻落水雞，抖一抖羽毛又只得跛行而前去。

我這種性癖不知道苦過我多少回，假使我的教養（說高尚些）如不足時我怕早在繯絏之中吃過好幾回稀飯了。其實認真想來，繯絏中吃稀飯的人不惟不是歹人，而且纔是真正的人類。因爲他們的人爲的作

僞少，所以一般的僞人便說他們是強盜了。請到火車站上去看那張貼出的扒手們的照片罷，犯罰的次數愈多，面貌的表情愈獸，他們是天國中的老虎與獅子的朋友。人是不怕偷，只怕不肯授，有錢人想進天國，比駱駝穿過針眼還要難！

在伊文思書店中忍着氣巡視了一回，可憐我強盜的性癖終竟抬不起頭來。白白出走好像敷衍不過，隨便問了兩本書：

Yeats 的“*Ideas of Good and Evil*”有沒有？

……沒有。

—— Nietzsche 的“*Ecce Homo*”（音讀如「也克火磨」）呢？

—— 唉，口磨……當然沒有。

哈哈，當然沒有！連這兩種我們自己書櫥裏也有的書你們都不知道時，你忠於職務的西崽喇；對不住你的洋主人，你們的書店在我看來仍然是破紙簍呢！我好像凱旋將軍一樣，趕趕的推開了大門出去。

從老靶子向東去了，穿出了一條大街，我發見吳淞路三個字的時候，我真是快活。我只不知道益壽里在那里了，問了許多人，有的只搖搖頭，有的只叫我南走，我從靶子路一直走到小菜場，每處巷口的名字我都看了，但總尋不出益壽里三字。幸好吳淞路還長，我的希望也不至於立刻便斷，但是我已早起了一個決心，如再前走至蘇州河岸都找不出時，我只好乘靜安寺路的電車回去了。吳淞路快要走完了，在西手走着的我突然看見一家門牌是一五二零號，我知道目的地已在附近，就好像漫漫長夜中聽見了一聲雞鳴。啊，真不容易，我早曉得這益壽里在外白渡橋近邊，我不犯出去多走一大圈的冤枉路了。退走幾步果然發見了一個巷口，一家成衣店掛了許多洋服做招牌把巷名遮着了，再向街心走幾步去看時，正是「益壽里南街。」

啊，益壽里！你把我的壽命倒攪短了半日的辰光了。你這骯髒的程度，真有點像耶路撒冷的不淨門。你自己的壽命或許可以多添些，你裏面不是有不改其樂的賢者嗎？

找到一四九一號了。矮矮的門楣，高我怕高不過兩尺。門扇的黑漆已經變成黑灰。銅環好像是鐵製的一樣。啊，山不在高，水不在深。丁丁，裏面走出一個中年的人。

——C先生住在這兒嗎？

——是他請我請去，也沒問我姓名。

兩樓兩底的樓房，正堂上堆了一大堆洋芋。進側房，一間長條房間，裏面足足安了七張鋪位，當門一張飯桌，四條長凳，我便在這長凳的一隻上坐着。中年人叫茶房去叫C君，退回房中在前首窗下和另外一個年紀稍老的人談論些什麼去了。默默的坐在室中，我瞥見了兩隻馬桶。我不知C君睡的是那一牀鋪位，但是樸舊的程度七牀都彷彿相等，我自己不覺慚愧了起來，我身上的衣裳好像還太穿好了的一樣。

五分鐘光景之後，我和C君同路往小菜場去。

小菜場上沿着文監師路一面第七個的方形門下有個菜攤，那便是C君的聖壇了。幾個淺淺的竹籃放在綠色的木架上，紅肥的番茄（Tomato），蒼嫩的萵苣（Lettuce），紫色的無菁，粉藍的花菜……我好像看見一幅Cezanne的靜物畫。

C君之外還有兩位助手，他們都笑容可掬地表示歡迎。

C君張着兩臂說道：你可照顧我些甚麼嗎？

我頂歡喜吃番茄，我便買了兩磅。我照他說的價給了他，我卻深怕他循着情面虧了他的農場——啊！這種公平的交易，這種尊貴的感情，我自生以來只算起了這麼一次……小菜場……utopia……

——番茄準備幾時吃呢？

——就在今晚吃罷，你能不能來？

——好，我五點鐘光景來賬目等夜裏結算。

——那麼，我好再買一瓶白蘭地等你。

不見面時急於想一見，見了面其實也並沒有什麼事情，有人要說我們是孩子氣，我們是甘受的。另外還買了些蒿苳，兩匹鯛魚，C君把我送到蘇州河畔，我便乘上了三等車回來。默坐在車中沉沒在感興的陶醉裏，我眼前的世界好像都蒙了一片玻璃。C君喲，我感謝你，你使我今日的生活這麼充實了。

我知道以服賤役爲可恥的人，或者會鄙夷不屑你。

以服賤役爲可憤的人，或者可爲你做出一篇罵世的長文。

以服賤役爲可悲的人，或者可爲你流些感傷的淚珠。

以服賤役爲可惜的人，或者可爲你謀一相當的位置。

但是C君喲，請你恕我！我總覺得你只這麼就好了，只這麼做一輩子的店阿大不要更事他求。

打草鞋的不是莊周嗎？

磨鏡片的不是Spinoza麼……

車過外白渡橋的時候，瞥見黃浦江中的濁流洗滌在皎潔的秋陽光裏，隱隱也帶着幾分內省的情調了。

——載沫若創作集

小品六章

郭沫若

一 路畔的薔薇

清晨往松林裏去散步，我在林蔭路畔發見了一束被人遺棄了的薔薇。薔薇的花色還是鮮豔的。一朵紫紅，一朵嫩紅，一朵是病黃的象牙色中帶着幾分血暈。

我把薔薇拾在手裏了。

青翠的葉上已經凝集着細密的露珠，這顯然是昨夜被人遺棄了的。

這是可憐的少女受着薄倖的男子的欺給，還是不幸的青年受了輕狂的婦人的玩弄呢？

昨天晚上甜蜜的私語，今朝的冷綠的露珠……

我把薔薇拿到家裏來了，我想找個花瓶來供養他。

花瓶我沒有，我在一隻牆角上，尋着了一個斷了頸子的盛酒的土瓶。

——薔薇喲，我雖然不能供養你以春酒，但我要供養你以清潔的流泉，清潔的素心，你在這破土瓶中雖然不免要淒淒寂寂地飄零，但比遺棄在路頭被人踐踏了的好罷！

二 夕暮

我攜着三個孩子在屋後草場中嬉戲着的時候，夕陽正燒着海上的天壁，眉痕的新月已經現在鮮紅的雲縫裏了。

草場中放着的幾條黃牛，不時地曳着悠長的鳴聲，好像在叫牠們的主人快來牽牠們回去。我們的兩匹母雞和幾隻雞雛，先先後後地從隣寺墓地跑回來了。

立在廚房門內的孩子們的母親在門外的沙地上撒了一握米粒出來。

母雞們咯咯地叫起來了，鷄雛們也唧唧地爭食起來了。

——今年的成績真好呢，竟養大了十隻。

歡愉的音波，在金色的暮氣中游泳。

三 水墨畫

天空一片灰暗，沒有絲毫的日光。

海水的藍色濃得驚人，舐岸的微波吐出羣魚喋噉的聲韻。

這是暴風雨欲來時的先兆。

海中的島嶼和烏木的雕刻一樣靜凝着了。

我攜着中食的飯匣向沙岸上走來，在一隻泊繫着的漁舟裏面坐着。

一種淡白無味的淒涼情趣——我把飯匣打開，又閉上了。

回首望見松原裏的一所孤寂的火葬場，紅磚砌成的高聳的煙囪口上冒出了一筆灰白色的飄忽的輕

煙……

四 山茶花

昨晚從山上回來，採了幾串茨實，幾簇秋楂，幾枝蓓蕾着的山茶。

我把牠們投插在一個鐵壺裏面掛在壁間。

鮮紅的楂子和嫩黃的茨實襯着濃碧的山茶花——這是怎麼也不能描畫出的一種風味。

黑色的鐵壺更和苔衣深厚的岩骨一樣了。

今早剛從熟睡裏醒來時，小小的一室中漾着一種清香的不知名的花氣。

這是從甚麼地方吹來的呀！

原來鐵壺中投插着的山茶，竟開了四朵白色的鮮花！

啊，清秋活在我壺裏了！

五 墓

昨朝我一人，在松林裏徘徊，在一株老松樹下戲築了一座砂丘。我說，這便是我自己的墳墓了。

我便揀了一塊白石來寫上了我自己的名字，把來做了墓碑。

我在墓的兩旁還移種了兩株稚松把牠伴守。

我今朝回想起來，又一人走來憑弔。

但我已經走遍了這莽莽的松原，我的墳墓究竟往那兒去了呢？

啊，死了我昨日的屍骸，哭墓的是你自己的靈魂，我的墳墓究竟往那兒去了呢？

六 白髮

許久儲蓄在心裏的詩料，今晨在理髮店裏又浮上了心來了。

你年青的，年青的，遠隔河山的姑娘，你的名姓我不會知道，你怨我只能這樣叫你了。

那回是春天的晚上罷，你替我剪了頭，替我刮了面，替我盥洗了，又替我塗了香膏。

你最後替我分頭的時候，我在鏡中看見你替我拔了一根白髮。

啊，你年青的，年青的，遠隔河山的姑娘，飄泊者自從那回離開你後又飄泊了三年，但是你的慧心替我把青春留住了。

（選自沫若小說戲曲集）

夕陽

郭沫若

在此地我很感覺着缺少了兩樣東西。一種是松林中沒有木凳，一種是海上沒有波艇（Boat）。假如有木凳時，我想摹仿幾克翰的歌德，也坐着照張像來，留爲我日後的紀念。假如我有波艇時，我很想在星月夜中，在那平如明鏡的海波上飄搖，就雪誄一樣，在海水中淹死，我也情願！

日光之中大海明，

顏色如黃金。

友們喲，假如我死時，

請沈我屍入海心。

海涅這節詩，真是悲麗喲！我每在日暮時分，在海濱上散步時，看見海水在夕陽光中現着黃金的顏色，總要想起這節悲麗的詩來。不管有沒有 Mermaid 或 Sirens 在裏面居住，就是海自身的誘惑已經大了。能如雪誄一樣死在海裏並得長眠在她懷中，不是免掉了沈屍的一段手續嗎？但是，我在此處寫寫幾句遺言：朋友，假如我是早死時，請也把我的屍首沈在海心裏罷！因爲

我倆原來是相親：

我有愛海情，

海用她柔潮，

時常冰爽我方寸。

（選自辛夷集）

清河坊

俞平伯

山水是美妙的儔侶，而街市是最親切的，牠和我們平素十二分稔熟，自從別後，竟毫不躊躇，驀然闖進憶之域了。我們追念某地時，山水的清音，其浮涌於靈府間的數和度量，每不敵城市的喧譁，我們大半是俗骨哩！（至少我是這麼一個俗子。）白老頭兒捨不得杭州，卻說『一半勾留爲此湖』，可見西湖在古代詩人心中，至多也只沾了半面光。那一半兒呢？誰知道是什麼！這更使我膽大，毅然於西湖以外，另寫一題曰『清河坊』。讀者若不疑我爲火腿茶葉香粉店作新式廣告，那再好沒有。

我決不想描寫杭州狹陋的街道和店鋪，我沒有那般細磨琢的工夫，我沒有那種收集零絲斷線織成無縫天衣的本領；我只得藏拙。我所亟亟要顯示的是淡如水的一味依戀，一種茫茫無羈泊的依戀，一種在夕陽光裏，街燈影傍的依戀。這種微婉而入骨三分的感觸，實是無數的前塵前夢醞釀成的，沒有一樁特殊事情可指點，也不是一朝一夕之功。我實在不知從何說起，但又覺得非說不可。環問我：『這種窮題，你將怎麼做？』我答：『我不知道怎樣做，我自信做得下去。』

人和『其他』外緣的關聯，打開窗子說亮話，是沒有那回事。真的不可須臾離的外緣，是人與人的繫屬，所謂人閒便是，我們試想：若沒有飄零的游子，則西風下的黃葉，原不妨由牠們花花自己去響着。若沒有憔悴的女兒，則枯乾了的紅蓮花瓣，何必常夾在詩集中呢？人萬一沒有悲歡離合，月即使有陰晴圓缺，又何爲呢？懷中不曾收得美人的倩影，則入畫的湖山，其黯淡又將如何呢？……一言蔽之，人對於萬有的趣味，都從人閒趣味的本身投射出來的。這基本趣味，假如銷失了，則大地河山其他所有的蘭因絮果，畢落於渺茫了。在此我想注釋我在鬼劫中一句費解的話：『一切似吾生，吾生不似那一切。』

離題已遠，快回來吧！我自述鄙陋的經驗，還要『像殺有介事』，不又將爲留學生所笑乎？其實我早應當

自認這是幻覺，一種自騙自的把戲。我在此所要解析的，是這種幻覺怎樣構成的。這或者雖在通人亦有所不棄罷。

這兒名說是談清河坊，實則包括北自羊壩頭，南至清河坊這一條長街。中間的段落各有專名，不煩枚舉。看官如住過杭州的，看到這兒早已恍然；若沒有到過，多說也還是不懂。杭州的熱鬧市街不止一條，何以獨取清河坊呢？我因牠逼窄得好，竟鋪石板不修馬路亦好；認牠爲 typical 杭州街。

我們雅步街頭，則砢砢地石板怪響，而大嚷『欠來！欠來！』的洋車，或前或後衝過來了。若不躲閃，竟許老實不客氣被車夫推搡一下，而你自然不得不肅然退避了。天晴還算好；落雨的時候，那更須激起石板窪隙的積水濺上你的衣裳，這真精心！這和被北平的汽車輪子濺了一身泥漿是彷彿的；雖然發江南熱的我覺得北京的汽車是老虎，（非彼老虎也！）而杭州的車夫畢竟是人。你攔阻他的去路，他至多大喊兩聲，推你一把，不至於如北京的高軒哀嘶長唳地過去，似將要你的——一條窮命。

那怕牠十分喧闐，悠悠然的閒適總歸消除不了。我所經歷的江南內地，都有這種可愛的空氣；這真有點兒古色古香。

我在倫敦紐約雖住得不久，卻已嗅得歐美名都的忙空氣；若以彼例此，則藐乎小矣。杭州清河坊的鬧熱，無事忙耳。他們越忙，我越覺得他們是真閒散。忙且如此，不忙可知——非閒散而何？

我們雅步街頭，雖時時留意來往的車子，然終不失爲雅步。走過店窗，看看雜七雜八的貨色，一點沒有 Show Window 的規範，但我不討厭牠們。我們常常去買東西，還好意思捧什麼『洋腔』呢？

我倆和嫻小姐同走這條街的次數最多，她們常因配置些零星而去，我則瞎跑而已。有幾家較熟的店鋪差不多沒有不認識我們的。有時候她們先到，我從別處跑了去，一打聽便知道，我終於會把她們追着的。大約除掉藥品書報糖食以外，我再不花什麼錢，而她們所買絕然不同；都大包小裹的帶回了家，挨到上燈的時分。若今天買的東西少，時候又早，天氣又好，往往雇車到旂下營去，從繁熱的人笑裏，閒看湖濱的暮靄與斜陽。

『微陽已是無多戀，更苦遙青著意遮。』我時時看見這詩句自己的影子。

，清河坊中，小孩子的油酥餃是佩弦以詩作保證的；我所以時常去買來吃，叫她們吃，她們以在路上吃爲不雅而不吃；常被我一個人吃完了。油酥餃冰冷的，你想不得味罷。然而我竟常買來吃，且一頓便吃完了。你不可以爲詫異嗎？不知佩弦讀至此何想？他不會得說：『這是我一首詩的力啊！』

我收集花果的本領真太差，有些新鮮的果子，藏在懷中幾年之後，不但香色無復從前，並且連這些果子的名目，形態，影兒都一起丟了。這真是所謂『撫空懷而自惋』了。譬如提到清河坊，似有層層疊疊感觸的張本在那邊，然細按下去，便覺洞然無物。即使不是真的洞然，也總是說牠不出。在實際上，『說不出』與『洞然』的差別，真是太小了。

在這狹的長街上，不知曾經留下我們多少的蹤跡。可是堅且滑的石板上，使我們的肉眼怎能辨別呢？況且，江南的風雖小，雨卻豪縱慣了的。暮色蒼然下，颯颯的細點兒，漸轉成牽絲的『長腳雨』，早把這一天走過的千千人的腳跡，不論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村的，俏的，洗刷個乾淨。一日且如此，何論旬日；兼旬既如此，何論經年呢！明日的人兒等着哩，今日的你怎能不去！不見嗎？水上之波如此，天上之雲如斯；雲水無心，『人』卻多了一種荒唐的眷戀，非自尋煩惱嗎？若依韻剛的名理推之，煩惱是應當自己尋的；這卻又無以難他。

我由不得發兩句照例的牢騷了。天下惟有盛年可貴，這是自己證明的真實。夢闌酒醒，還算個什麼呢？千金一刻是正在醉夢之中央。我們的腳步踏在土泥或石上，我們的語笑顫蕩在空氣中，這是何等的切實可喜。直到一切已黯淡渺茫，迴首有悽悽的顏色，那時候的想頭才最沒有出息；一方面要追挽已逝的芳香，一方面妬羨他人的好夢。去了的誰挽得住，賸一雙空空的素手；妬羨引得人人笑，我們終被拉下了。這真覺得有點犯不着，然而沒出息的念頭，我可是最多。

忽忽一年之後，我們先後北來了。爲愛這風塵來嗎？還是逃避江南的孽夢呢？嫻小姐平日最愛說『窩逸』，破爛的大街，荒寒的小胡同，時聞瑟縮的枯葉打抖，尖厲的擔兒吆喝，沈吟的車骨碌的話語，一燈初上，四

座無言；她仍然會說『窩逸』嗎？或者斗然猛省，這是寂寞長征的一尖站呢？我畢竟想不出她應當怎樣想方好。

我們再同步於北京的巷陌，定會覺得異樣；腳下的塵土，比棉花還軟得多哩。在這樣的軟塵中，留下的蹤跡更加靠不住了，不待言。將來萬一，嫻小姐重去江南，許我談到北京的夢，還够如今日談杭州清河坊巷這樣的洒脫嗎？『人到來年憶此年。』想到這裏，心漸漸的低沈下去，另有一幅飄零的圖畫影子，烟也似的晃蕩在我眼下。

話說回來，乾脆了當！若我們未曾在那邊徘徊，未曾在那邊的話；或者卽有徘徊笑語的微痕而不會想到去珍惜牠們，則莫說區區清河坊，卽什百倍的勝跡亦久不在話下了。我愛誦父親的詩句：

『只緣曾繫烏篷艇，野水無情亦耐看。』

（十四，十二三，北京）

——載燕知草開明版。

翡冷翠山居閒話

徐志摩

在這裏出門散步去，上山或是下山，在一個晴好的五月的向晚，正像是去赴一個美的宴會，比如去一果子園，那邊每株樹上都是滿掛着詩情最秀逸的果實，假如你單是站著看還不满意時，只要你一伸手就可以採取，可以恣嘗鮮味，足夠你性靈的迷醉。陽光正好暖和，決不過暖；風息是溫馴的，而且往往因為他是從繁花的山林裏吹度過來他帶來一股幽遠的澹香，連着一息滋潤的水氣，摩挲著你的顏面，輕繞着你的肩膀，就這單純的呼吸已是無窮的愉快；空氣總是明淨的，近谷內不生烟，遠山上不起霧，那美秀風景的全部正像畫片似的展露在你的眼前，供你閒暇的鑒賞。

作客山中的妙處，尤在你永不須躊躇你的服色與體態；你不妨搖曳著一頭的蓬草，不妨縱容你滿腮的苔蘚；你愛穿什麼就穿什麼；扮一個牧童，扮一個漁翁，裝一個農夫，裝一個走江湖的桀卜閃，裝一個獵戶；你再不必提心整理你的領結，你儘可以不用領結，給你的頸根與胸膛一半日的自由，你可以拿一條這邊豔色的長巾包在你的頭上，學一個太平軍的頭目，或是拜倫那埃及裝的姿態；但最要緊的是穿上你最舊的舊鞋，別管他模樣不佳，他們是頂可愛的好友，他們承着你的體重卻不叫你記起你還有一雙腳在你的底下。

這樣的玩頂好是不要約伴，我竟想嚴格的取締，只許你獨身；因為有了伴多少總得叫你分心，尤其是年輕的女伴，那是最危險最專制不過的旅伴，你應得躲避她像你躲避青草裏一條美麗的花蛇！平常我們從自己家裏走到朋友的家裏，或是我們執事的地方，那無非是在同一個大牢裏從一間獄室移到另一間獄室去，拘束永遠跟着我們，自由永遠尋不到我們；但在這春夏間美秀的山中或鄉間你要是有機會獨身閒逛時，那才是你福星高照的時候，那才是你實際領受，親口嘗味，自由與自在的時候，那才是你肉體與靈魂行動一致的時候；朋友們，我們多長一歲年紀往往只是加重我們頭上的枷，加緊我們腳脛上的練，我們見小孩子在草

裏在沙堆裏在淺水裏打滾作樂，或是看見小貓追他自己的尾巴，何嘗沒有羨慕的時候，但我們的枷，我們的練永遠是制定我們行動的上司！所以只有你單身奔赴大自然的懷抱時，像一個裸體的小孩撲入他母親的懷抱時，你才知道靈魂的愉快是怎樣的，單是活着的快樂是怎樣的，單就呼吸單就走道單就張眼看聳耳聽的幸福是怎樣的。因此你得嚴格的爲己，極端的自私，只許你，體魄與性靈，與自然同在一個脈搏裏跳動，同在一個音波裏起伏，同在一個神奇的宇宙裏自得。我們渾樸的天真是像含羞草似的嬌柔，一經同伴的抵觸，他就捲了起來，但在澄靜的日光下，和風中，他的姿態是自然的，他的生活是無阻礙的。

你一個人漫遊的時候，你就會在青草裏坐地仰臥，甚至有時打滾，因爲草的和暖的顏色自然的喚起你童稚的活潑；在靜僻的道上你就會不自主的狂舞，看着你自己的身影幻出種種詭異的變相，因爲道旁樹木的陰影在他們于徐的婆娑裏暗示你舞蹈的快樂；你也會得信口的歌唱，偶爾記起斷片的音調，與你自己隨口的小曲，因爲樹林中的鶯燕告訴你春光應得讚美的；更不必說你的胸襟自然會跟着曼長的山徑開拓，你的心地會看着澄藍的天空靜定，你的思想和着山壑間的水聲，山罅裏的泉響，有時一澄到底的清澈，有時激起成章的波動，流，流，流入涼爽的橄欖林中，流入嫵媚的阿諾河去……

並且你不但須應伴，每逢這樣的遊行，你也不必帶書。書是理想的伴侶，但你應得帶書，是在火車上，在你住處的客室裏，不是在你獨身漫步的時候。什麼偉大的深沉的鼓舞的清明的優美的思想的根源不是可以在風簾中，雲彩裏，山勢與地形的起伏裏，花草的顏色與香息裏尋得？自然是最偉大的一部書，葛德說，在他每一頁的字句裏我們讀得最深奧的消息。並且這書上的文字是人人懂得的；阿爾帕斯與五老峯，雪西里與普陀山，萊因河與揚子江，梨夢湖與西子湖，建蘭與瓊花，杭州西溪的蘆雪與威尼市夕照的紅潮，百靈與夜鶯，更不提一般黃的黃麥，一般紫的紫藤，一般青的青草同在大地上生長，同在和風中波動——他們應用的符號是永遠一致的，他們的意義是永遠明顯的，只要你自已性靈上不長瘡癥，眼不盲，耳不塞，這無形跡的最高等教育便永遠是你的名分，這不取費的最珍貴的補劑便永遠供你的受用；只要你認識了這一部書，你在這

世界上寂寞時便不寂寞，窮困時不窮困，苦惱時有安慰，挫折時有鼓勵，軟弱時有督責，迷失時有南鍼。

(十四年七月)

巴黎鱗爪

我所知道的康橋

徐志摩

我這一生的周折，大都尋得出感情的線索。不論別的，單說求學。我到英國是爲要從羅素來中國時，我已經在美國。他那不確的死耗傳到的時候，我真的出眼淚不_够，還做悼詩來了。他沒有死，我自然高興。我擺脫了哥崙比亞大博士銜的引誘，買船票過大西洋，想跟這位二十世紀的福祿泰爾認真念一點書去。誰知一到英國才知道事情變樣了：一爲他在戰時主張和平，二爲他離婚，羅素叫康橋給除名了，他原來是 Trinity College 的 Fellow，這來他的 Fellowship 也給取銷了。他回英國後就在倫敦住下，夫妻兩人賣文章過日子。因此我也不會遂我從學的始願。我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裏混了半年，正感着悶想換路走的時候，我認識了狄更生先生。狄更生——Galsworthy Loves Dickinson——是一個有名的作者，他的『一個中國人通信』(Letters From John Chinaman 與『一個現代聚餐談話』(A Modern Symposium)) 兩本小冊子早得了我的景仰。我第一次會着他是在倫敦國際聯盟協會席上，那天林宗孟先生演說，他做主席，第二次是宗孟寓裏吃茶，有他。以後我常到他家裏去。他看出我的煩悶，勸我到康橋去，他自己是在王家學院 (King's College) 的 Fellow。我就寫信去問兩個學院，回信都說學額早滿了，隨後還是狄更生先生替我去在他的學院裏說好了，給我一個特別生的資格，隨意選科聽講。從此黑方巾黑披袍的風光也被我占着了。初起我在離康橋六英里的鄉下叫沙士頓地方租了幾間小屋住下，同居的有我從前的夫人張幼儀女士與郭虞裳君。每天一早我坐街車(有時自行車)上學，到晚回家。這樣的生活過了一個春，但我在康橋還只是個陌生人，誰都不認識。康橋的生活，可以說完全不曾嘗着，我知道的只是一個圖書館，幾個課室，和三兩個吃便宜飯的茶食鋪子。

狄更生常在倫敦或是大陸上，所以也不常見他。那年的秋季我一個人回到康橋，整整有一學年，那時我才有機會接近真正的康橋生活，同時我也慢慢的『發見』了康橋。我不會知道過更大的愉快。

二

『單獨』是一個耐尋味的現象。我有時想它是任何發見的第一個條件。你要發見你的朋友，『真』你得有與他單獨的機會。你要發見你自己的真，你得給你自己一個單獨的機會。你要發見一個地方（地方一樣有靈性），你也得有單獨玩的機會。我們這一輩子認真說，能認識幾個人，能認識幾個地方，我們都是太匆忙，太沒有單獨的機會。說實話，我連我的本鄉都沒有什麼了解。康橋我要算是有相當交情的，再次許只有新認識的翡冷翠了。阿，那些清晨，那些黃昏，我一個人發癡似的在康橋！絕對的單獨。

但一個人要寫他最心愛的對象，不論是人是地，是多麼使他為難的一個工作？你怕，你怕描壞了它，你怕說過分了惱了它，你怕說太謹慎了辜負了它。我現在想寫康橋，也正是這樣的心理，我不會寫，我就知道這回是寫不好的——況且又是臨時逼出來的事情。但我卻不能不寫，上期預告已經出去了。我想勉強分兩節寫，一是我所知道的康橋的天然景色，一是我所知道的康橋的學生生活。我今晚只能極簡的寫些，等以後有興會時再補。

三

康橋的靈性全在一條河上。康河，我敢說，是全世界最秀麗的一條水。河的名是葛蘭大（Granta），也有叫康河（River Cam）的，許有上下流的區別，我不甚清楚。河身多的是曲折，上游是有名的拜倫潭——“Byron's Pool”——當年拜倫常在那裏玩的；有一個老村子叫格蘭篤斯德，有一個菓子園，你可以躺在纛纛的桃李樹蔭下吃茶，花菓會吊入你的茶杯，小雀子會到你桌上來啄食，那真是別有一番天地。這是上游；下游是

從窩斯德頓下去，河面展開，那是春夏間競舟的場所。上下河分界處有一個壩，築，水流急得很，在星光下聽水聲，聽近村晚鐘聲，聽河畔倦牛芻艸聲，是我康橋經驗中最神祕的一種。大自然的優美，寧靜，調諧在這星光與波光的默契中不期然的淹入了你的性靈。

但康橋的精華是在它的中樞，著名的“Backs”，這兩岸是幾個最蜚聲的學院的建築。從上面下來是Pembroke，St. Katharine's，King's，Clare，Trinity，St. John's。最令人留連的一篇是克萊亞與王家學院的毗連處，克萊亞的秀麗緊隣着王家教堂（King's Chapel）的閎偉。別的地方儘有更美更莊嚴的建築，例如巴黎賽因河的羅浮宮一帶，威尼斯的利阿爾多大橋的兩岸，翡冷翠維基烏大橋的周遭；但康橋的“Backs”自有它的特長，這不容易用一二個狀詞來概括，它那脫離盡塵埃氣的一種清澈秀逸的意境可說是超出了畫圖而化生了音樂的神味。再沒有比這一羣建築更調諧更勻稱的了！論畫，可比的許只有柯羅（Corot）的田野，論音樂，可比的許只有蕭班（Chopin）的夜曲。就這也不能給你依稀的印象，它給你的美感簡直是神靈性的一種。

假如你站在王家學院橋邊的那顆大樹樹蔭下眺望，右側面，隔着一大方淺草坪，是我們的校友居（Flows Building），那年代並不早，但它的嫵媚也是不可掩的，它那蒼白的石壁上春夏間滿綴着豔色的薔薇，在和風中搖顫，更移左是那教堂，森林似的尖閣不可挽的永遠直指着天空，更左是克萊亞，阿那，不可信的玲瓏的方庭，誰說這不是聖克萊亞（St. Clare）的化身，那一塊石上不閃耀着她當年聖潔的精神，在克萊亞後背隱約可辨的是康橋最潢貴最驕縱的三清學院（Trinity），它那臨河的圖書樓上坐鎮着拜倫神采驚人的雕像。

但這時你的注意早已叫克萊亞的三環洞橋魔術似的攝住。你見過西湖白隄上的西泠斷橋不是（可憐它們早已叫代表近代醜惡精神的汽車公司給踩平了，現在它們跟着蒼涼的雷峯永遠辭別了人間。）你忘不了那橋上斑駁的蒼苔，木柵的古色，與那橋拱下洩露的湖光與山色不是克萊亞並沒有那樣體面的襯

托，它也不比廬山棲賢寺旁的觀音橋，上瞰五老的奇峯，下臨深潭與飛瀑；他只是怯伶伶的一座三環洞的小橋，它那橋洞間也只掩映着細紋的波鱗與婆娑的樹影，它那橋上櫛比的小穿闌與闌節頂上雙雙的白石球，也只是村姑子頭上不誇張的香草與野花一類的裝飾，但你凝神的看着，更凝神的看着，你再反省你的心境，看還有一絲屑的俗念沾滯不！只要你審美的本能不會汨滅時，這是你的機會實現純粹美感的神奇！

但你還得選你賞鑒的時辰。英國的天時與氣候是走極端的。冬天是荒謬的壞，逢着連絲的霧盲天你一定不遲疑的甘願進地獄本身去試試，春天（英國是幾乎沒有夏天的）是更荒謬的可愛，尤其是它那四五月間最漸緩最豔麗的黃昏，那才真是寸寸黃金。在康河邊上過一個黃昏是一服靈魂的補劑。阿！我那時甜蜜的單獨，那時甜蜜的閒暇，一晚又一晚的，只見我出神似的倚在橋欄上向西天凝望——

看一回凝靜的橋影，

數一數螺細的波紋：

我倚暖了石闌的青苔，

青苔涼透了我的心坎……

還有幾句更笨重的怎能彷彿那游絲似輕妙的情景：

難忘七月的黃昏，遠樹凝寂，

像墨潑的山形，襯出輕柔暝色，

密稠稠，七分鵝黃，三分橘綠，

那妙意祇可去秋夢邊緣捕捉……

四

這河身的兩岸都是四季常青最葱翠的草坪。從校友居的樓上望去，對岸草場上，不論早晚，永遠有十數

匹黃牛與白馬，脛蹄沒在恣蔓的草叢中，從容的在咬嚼，星星的黃花在風中動盪，應和着它們尾鬚的掃拂。橋的兩端有斜倚的垂柳與掬蔭護住。水是澈底的清澄，深不足四尺，均勻的長着長條的水草。這岸邊的草坪又是我的愛寵，在清朝，在傍晚，我常去這天然的織錦上坐地，有時讀書，有時看水，有時仰臥着看天空的行雲，有時反仆着摟抱大地的溫軟。

但河上的風流還不止兩岸的秀麗。你得買船去玩。船不止一種：有普通的雙槳划船，有輕快的薄皮舟（Canoe），有最別緻的長形撐篙船（Punt）。最末的一種是別處不常有的：約莫有二丈長，三尺寬，你站直在船梢上用長竿撐着走的。這撐是一種技術。我手腳太蠢，始終不會學會。你初起手嘗試時，容易把船身橫住在河中，東顛西撞的狼狽。英國人是不輕易開口笑人的，但是小心他們不出聲的皺眉！也不知有多少次河中本來優閒的秩序叫我這莽撞的外行給搗亂了。我真的始終不會學會：每回我不服輸去租船再試的時候，有一個白鬚子的船家往往帶譏諷的對我說：『先生，這撐船費勁，天熱累人，還是拿個薄皮舟溜溜吧！』我那裏肯聽話，長篙子一點就把船撐了開去，結果還是把河身一段段的腰斬了去！

你站在橋上去看人家撐，那多不費勁，多美！尤其在禮拜天有幾個專家的女郎，穿一身縞素衣服，裙裾在風前悠悠的飄着，戴一頂寬邊的薄紗帽，帽影在水草間顫動，你看她們出橋洞時的姿態，撚起一根竟像沒分量的長竿，只輕輕的，不經心的往波心裏一點，身子微微的一蹲，這船身便波的轉出了橋影，翠條魚似的向前滑了去。她們那敏捷，那閒暇，那輕盈，真是值得歌詠的。

在初夏陽光漸煖時你去買一支小船，划去橋邊蔭下躺着念你的書或是做你的夢，槐花香在水面上飄浮，魚羣的啾喋聲在你的耳邊挑逗。或在初秋的黄昏，近着新月的寒光，望上流僻靜處遠去。愛熱鬧的少年們攜着他們的女友，在船沿上支着雙雙的東洋綵紙燈，帶着話匣子，船心裏用軟墊鋪着，也開向無人跡處去享他們的野福——誰不愛聽那水底翻的音樂在靜定的河上描寫夢意與春光！

住慣城市的人不易知道季候的變遷。看見葉子掉知道是秋，看見葉子綠知道是春；天冷了裝爐子，天熱

了拆爐子，脫下棉袍，換上夾袍，脫下夾袍，穿上單袍；不過如此罷了。天上星斗的消息，地下泥土裏的消息，空中風吹的消息，都不關我們的事。忙着哪，這樣那樣事情多着，誰耐煩管星星的移轉，花草的消長，風雲的變幻？同時我們抱怨我們的生活，苦痛，煩悶，拘束，枯燥，誰肯承認做人是快樂？誰不多少間咒詛人生？

但不滿意的生活大都是由於自取的。我是一個生命的信仰者，我信生活決不是我們大多數人僅僅從自身經驗推得的那樣暗慘。我們的病根是在『忘本』。人是自然的產兒，就比枝頭的花與鳥是自然的產兒；但我們不幸是文明人，入世深似一天，離自然遠似一天。離開了泥土的花草，離開了水的魚，能快活嗎？能生存嗎？從大自然，我們取得我們的生命；從大自然，我們分取得我們繼續的資養。那一株婆婆娑的大木沒有盤錯的根柢深入在無盡藏的地裏？我們是永遠不能獨立的。有幸福是永遠不離母親撫育的孩子，有健康是永遠接近自然的人們。不必一定與鹿豕遊，不必一定回『洞府』去；為醫治我們當前生活枯窘，只要『不完全遺忘自然』一張輕淡的藥方，我們的病象就有緩和的希望。在青草裏打幾個滾，到海水裏洗幾次浴，到高處去看幾次朝霞與晚照——你肩背上的負擔就會輕鬆了去的。

這是極膚淺的道理，當然。但我要沒有過康橋的日子，我就不會有這樣的自信。我這一輩子就只那一春，說也可憐，算是不曾虛度。就只那一春，我的生活是自然的，是真愉快的！（雖則碰巧那也是我感受人生痛苦的時期。）我那時有的是閒暇，有的是自由，有的是絕對單獨的機會。說也奇怪，竟像是第一次，我辨認了星月的光明，草的青，花的香，流水的殷勤。我能忘記那初春的睥睨嗎？曾經有多少個清晨我獨自冒着冷薄霜鋪地的林子裏開步——為聽鳥語，為盼朝陽，為尋泥土裏漸次蘇醒的花草，為體會最微細最神妙的春信。呵，那是新來的畫眉在那邊凋不盡的青枝上試它的新聲！呵，這是第一朵小雪花掙出了半凍的地面！呵，這不是新來的潮潤沾上了寂寞的柳條！

靜極了，這朝來水溶溶的大道，只遠處牛奶車的鈴聲，點綴這週遭的沉默。順着這大道走去，走到盡頭，再轉入林子裏的小徑，往煙霧濃密處走去，頭頂是交枝的榆蔭，透露着漠楞楞的曙色；再往前走，走盡這林子，

當前是平坦的原野，望見了村舍，初青的麥田，更遠三兩個饅形的小山掩住了一條通道。天邊是霧茫茫的，尖尖的黑影是近村的教寺。聽，那曉鐘和緩的清音。這一帶是此邦中部的平原，地形像是海裏的輕波，默沉沉的起伏；山嶺是望不見的，有的是常青的草原與沃腴的田壤。登那土埠上望去，康橋只是一帶茂林，擁戴着幾處娉婷的尖閣。嫵媚的康河也望不見蹤跡，你只能循着那錦帶似的林木想像那一流清淺。村舍與樹林是這地盤上的棋子，有村舍處有佳蔭，有佳蔭處有村舍。這早起是看炊煙的時辰，朝霧漸漸的升起，揭開了這灰蒼蒼的天幕，（最好是微霞後的光景）遠近的炊煙，成絲的，成縷的，成捲的，輕快的，遲重的，濃灰的，淡青的，慘白的，在靜定的朝氣裏漸漸的上騰，漸漸的不見，彷彿是朝來人們的祈禱，參差的翳入了天聽。朝陽是難得見的，這初春的天氣。但它來時是起早人莫大的愉快。頃刻間這田野添深了顏色，一層輕紗似的金粉糝上了這草，這樹，這通道，這莊舍。頃刻間這周遭瀰漫了清晨富麗的溫柔。頃刻間你的心懷也分潤了白天誕生的光榮。『春！』這勝利的晴空彷彿在你的耳邊私語。『春！』你那快活的靈魂也彷彿在那裏回響。

……
伺候着河上的風光，這春來一天有一天的消息。關心石上的苔痕，關心敗草裏的花鮮。關心這水流的緩急，關心水草的滋長，關心天上的雲霞，關心新來的鳥語。怯伶伶的小雪球是探春信的小使。鈴蘭與香草是歡喜的初聲。窈窕的蓮馨，玲瓏的石水仙，愛熱鬧的克羅克斯，耐辛苦的蒲公英與雛菊——這時候春光已是縵爛在人間，更不須殷勤問訊。

瑰麗的春光，這是你野遊的時期。可愛的路政，這里不比中國，那一處不是坦蕩蕩的大道。徒步是一個愉快，但騎自轉車是一個更大的愉快。在康橋騎車是普遍的技術；婦人，稚子，老翁，一致享受這雙輪舞的快樂。（在康橋聽說自轉車是不怕人偷的，就為人人都自己有車，沒人要偷。）任你選一個方向，任你上一條通道，順着這帶草味的和風，放輪遠去，保管你這半天的逍遙是你性靈的補劑。——這道上有的是清蔭與美草，隨地都可以供你休憩。你如愛花，這里多的是錦繡似的草原。你如愛鳥，這里多的是巧囀的鳴禽。你如愛兒童，這

鄉間到處是可親的稚子。你如愛人情，這里多的是不嫌遠客的鄉人，你到處可以『掛單』借宿，有酪漿與嫩薯供你飽餐，有奪目的果鮮恣你嘗新。你如愛酒，這鄉間每『望』都爲你儲有上好的新釀，黑啤如太濃，蘋果酒薑酒都是供你解渴潤肺的……帶一卷書，走十里路，選一塊清靜地，看天，聽鳥，讀書，倦了時，和身在草絲絲處尋夢去——你能想像更適情更適性的消遣嗎？

陸放翁有一聯詩句：『傳呼快馬迎新月，卻上輕輿趁晚涼。』這是做地方官的風流。我在康橋時雖沒馬騎，沒轎子坐，卻也有我的風流：我常常在夕陽西曬時騎了車迎着天邊扁大的日頭直追。日頭是追不到的，我沒有夸父的荒誕，但晚景的溫存卻被我這樣偷嘗了不少。有三兩幅畫圖似的經驗至今還栩栩的留着。只看夕陽，我們平常只知道登山或是臨海，但實際只須遼闊的天際，平地上的晚霞有時也是一樣的神奇。有一次我趕到一個地方，手把着一家村莊的籬笆隔着一大田的麥浪，看西天的變幻。有一次是正衝着一條寬廣的大道，過來一大羣羊，放草歸來的，偌大的太陽在它們後背放射着萬縷的金輝，天上卻是烏青青的，只賸這不可偏視的威光中的一條大路，一羣生物！我心頭頓時感着神異性的壓迫，我真的跪下了，對着這冉冉漸翳的金光。再有一次是更不可忘的奇景，那是臨着一大片望不到頭的草原，滿開着豔紅的罌粟，在青草裏亭亭的像是萬盞的金燈，陽光從褐色雲裏斜着過來，幻成一種異樣的紫色，透明似的不可逼視，霎那間在我迷眩了視覺中，這草田變成了……不說也罷，說來你們也是不信的！

一別二年多了，康橋，誰知我這思鄉的隱憂，也不想別的，我只要那晚鐘撼動的黃昏，沒遮攔的田野，獨自斜俯在軟草裏，看第一個大星在天邊出現！

巴黎鱗爪新月版。

『濃得化不開』 (星加坡)

徐志摩

大雨點打上芭蕉有銅盤的聲音，怪。『紅心蕉，』多美的字面，紅得濃得好，要紅，要熱，要烈，就得濃，濃得化不開，樹膠似的才有意思，『我的心像芭蕉的心，紅……』不成！『緊緊的捲着，我的紅濃的芭蕉的心……』更不成，趁早別再謔什麼詩了。自然的變化，只要你有眼，隨時隨地都是絕妙的詩。完全天生的，白做就不成。看這驟雨，這萬千雨點奔騰的氣勢，這迷濛，這煊染，看這一小方草地生受這暴雨的侵凌，鞭打，針刺，腳踹，可憐的小草，無辜的……可是慢着，你說小草要是會說話，它們會嚷痛，會叫冤，不難說他們就愛這門兒——出其不意的，使蠻勁的，太急一些，當然，可這正見情熱，誰說這外表的凶狠不是變相的愛。有人就愛這急勁兒！

再說小草兒吃虧了沒有，讓急雨狼虎似的胡親了這一陣子，別說了，它們這才真漏着喜色哪，綠得發亮，綠得生油，綠得放光，它們這才樂哪！

嘿，一首淫詩，蕉心紅得濃，綠草綠成油。本來末，自然就是淫，它那從來不知厭滿的創化慾的表現還不是淫淫，甚也，不說別的，這雨後的泥草間就是萬千小生物的胎宮，蚊蟲，甲蟲，長腳蟲，青跳蟲，慕光明的小生靈，人類的大敵，熱帶的自然更顯得濃厚，更顯得猖狂，更顯得淫，夜晚的星都顯得玲瓏些，像要向你說話半開的妙口似的。

可是這一個人就在旅舍裏看雨，够多淒涼，上街不知向那兒轉，一隻熟臉都看不見，話都說不通，天又快黑，胡濕的地，你上那兒去得。『有孤王……』一個小聲音從廉楓的嗓子裏自己唱了出來。『坐至在梅……』怎麼了！哼起京調來了！一想着單身就轉着梅龍鎮，再轉就該是李鳳姐了吧，哼！好，從高超的詩思墮落到腐敗的戲腔！可是京戲也不一定腐敗，何必一定得跟着現代人學勢利，正德皇帝在梅龍鎮上，林廉楓在星家坡，他有鳳姐，我——慚愧沒有。廉楓的眼前晃着舞台上鳳姐的情影，曳着圍巾，托着盤，踩着蹻。『自幼兒……』

去你的！可是這悶是真的。雨後的天黑得更快，黑影一幕幕的直蓋下來，麻雀兒都回家了。幹什麼好呢？有什麼可幹的？這叫做孤單的況味。這叫做悶。怪不得唐明皇在斜谷口聽着棧道中的雨聲難過，良心發見，想着玉環……我負了卿……負了卿……轉自憶荒塋——嘸，又是戲！又不是戲迷，左哼右哼什麼的出門吧。

廉楓跳上了一架廠車，也不向那帶回子帽的馬來人開口，就用手比了一個兜圈子的手勢。那馬來人完全了解，腦袋微微的一側，車就開了。焦桃片似的店房，黑芝蔴長條餅似的街，野獸似的汽車，磕頭蟲似的人力車，長人似的樹，矮樹似的人。廉楓在急掣的車上快鏡似的收着模糊的影片，同時頂頭風刮得他本來梳整齊的分邊的頭髮直向後衝，有幾根沾着他的眼皮癢癢的，掠上了又下來，怪難受的。這風可真涼爽，皮膚上，毛孔裏，那兒都受用，像是在最溫柔的水波裏游泳。做魚的快樂，氣流似乎是密一點，顯得沉。一隻疎蕩的胳膊壓在你的心窩上……確是有肉糜的氣息，濃得化不開。快，快，芭蕉的巨靈掌，椰子樹的旗頭，橡皮樹的白鼓眼，樓欄樹的毛大腿，合歡樹的紅花痢，無花果樹的要飯腔，蹲着脖子，灣着臂膊……快，快，馬來人的花棚，中國人家的龔燈，西洋人家的牛奶瓶，回子的回子帽，一臉的黑花，活像一隻煨竈的貓……

車忽然停住在那有名的豬水潭的時候，廉楓快活的心輪轉得比車輪更顯得快，這一頓才把他從幻想裏甦了回來。這時候旅因是完全叫風給刮散了。風也刮散了天空的雲，大狗星張着大眼睛占着東半天，獵夫只看見兩只腿，天馬也祇漏半身，吐魯士牛大哥祇翻着一支小尾。咦，居然有湖心亭。這是誰的主意？紅毛人都雅化了，唉，不壞，黃昏未死的紫曠，湖邊叢林的倒影，林樹間豔豔紅燈，瘦玲玲的窄堤橋連通着湖亭。水面上若無若有的漣漪，天頂幾顆疎散的星，真不壞。但他走上堤橋不到半路就發見那亭子裏一齒齒的把柄，原來這是爲安量水表的，可這也將就，反正輪廓是一座湖亭，平湖秋月……嘸，有人在哪！這回他發見的是靠亭攔的一雙人影，本來是糊成一餅的，他一走近打攪了他們。「道歉，有擾清興，但我還不祇是一朵遊雲，慮俺作甚。」廉楓默誦着他戲白的念頭，粗粗望了望湖，轉身走了回去。「苟……」他坐上車起首想，但他記起了煙捲，忙着在風尖上劃火，下文如其有，也在他第一噴龍捲煙裏沒了。

廉楓回進旅店門彷彿又投進了昏沉的圈套。一陣熱，一陣煩，又壓上了他在晚涼中疎爽了來的心胸。他正想歎一口安命的氣走上樓去，他忽然感到一股彩流的襲擊從右首窗邊的桌座上飛驟了過來。一種巧妙的敏銳的刺激，一種濃豔的警告，一種不是沒有美感的迷惑。祇有在巴黎晦盲的市街上走進新派的畫店時，彷彿感到過相類的驚懼。一張佛拉明果的野景，一幅瑪提斯的窗景，或是佛朗次馬克的一方人頭馬面。或是馬克夏高爾的一個賣菜老頭。可這是怎麼了，那窗邊又沒有掛什麼未來派的畫，廉楓最初感覺到的是一球大紅，像是火燄；其次是一片烏黑，墨晶似的濃，可又花鬚似的輕柔；再次是一流蜜，金漾漾的一瀉，再次是朱古律 Chocolate，飽和着奶油最可口的朱古律。這些色感因為濃初來顯得凌亂，但瞬息間線條和輪廓的辨認籠住了色彩的蓬勃的波流。廉楓幽幽的喘了一口氣。『一個黑女人，什麼了！』可是多妖豔的一個黑女，這打扮真是絕了，藝術的手腕神化了天生的材料，好！烏黑的惺鬆的是她的髮，紅的是一邊鬢角上的插花，蜜色是她的玲巧的掛肩，朱古律是姑娘的肌膚的鮮豔，得兒朗打打，得兒鈴丁丁……廉楓停步在樓梯邊的欣賞不期然的流成了新韻。

『還漏了一點小小的卻也不可少的點綴，她一隻手腕上還帶着一小支金環哪。』廉楓上樓進了房還是儘轉着這絕妙的詩題——色香味俱全的奶油朱古律，耐宿兒老牌，兩個辨士一厚塊，拿銅子往軋縫裏放，一二，再拉那鐵環，喂，一塊印金字紅紙包的耐宿兒奶油朱古律。可口！最早黑人上畫的怕是孟內那張奧林比亞吧，有心機的畫家，廉楓躺在牀上在腦筋裏翻着近代的畫史。有心機有膽識的畫家，他不但敢用黑，而且敢用黑來襯托黑，唉，那斜躺着的奧林比亞不是鬢上也插着一朵花嗎？底下的那位狠有點像奧林比亞的抄本，就是白的變黑了。但最早對朱古律的肉色表示敬意的可還得讓還高根，對了，就是那味兒，濃得化不開，他爲人間，發見了朱古律皮肉の色香味，他那本 Noa, Noa 是二十世紀的『新生命』——到半開化，全野蠻的風土間去發見文化的本真，開關文藝的新感覺……

但底下那位朱古律姑娘倒是作什麼的，作什麼的，傻子！她是一個人道主義者，一筏普濟的慈航，他是賑

災的特派員，她是來慰藉旅人的幽獨的。可惜不會看清她的眉目，望去只覺得濃，濃得化不開，誰知道她眉清還是目秀。眉清目秀！思想落後！唯美派的新字典上沒有這類腐敗的字眼。且不管她眉目，她那姿態確是動人，怯伶伶的，簡直是秀麗，衣服也剪裁得好，一頭蓬鬆的烏霞就耐人尋味。『好花兒出至在僻島上！』廉楓閉着眼又哼上了……

『誰，』悉率的門響將他從牀上驚跳了起來，門慢慢的自己開着，廉楓的眼前一亮，紅的一朵花！是她！進來了！這怎麼好！鎮定，傻子，這怕什麼？

她果然進來了，紅的，蜜的，烏的，金的，朱古律，耐宿兒，奶油，全進來了。你不許我進來嗎？朱古律笑口的低聲的唱着，反手關上了門。這回眉目認得清楚了。清秀，秀麗，韶麗，不成，實在得另翻一本字典，可是『妖豔』總合得上。廉楓迷胡的腦筋裏掛上了『妖』『豔』兩個大字。朱古律姑娘也不等請，已經自己坐上了廉楓的牀沿。你倒像是怕我似的，我又不是馬來半島上的老虎！朱古律的濃重的色濃重的香團團圍裹住了半心跳的旅客。濃得化不開！李鳳姐，李鳳姐，這不是你要的好花兒自己來了！籠着金環的一支手腕放上了他的身，紫薑的一支小手把住了他的手。廉楓從沒有知道他自己的手有那樣的白。『等你家哥哥回來』……廉楓覺得他自己變了驟雨下的小草，不知道是好過，也不知道是難受。湖心亭上那一餅子黑影。大自然的創化慾。你不愛我嗎？朱古律的聲音也動人——脆，幽，媚。一隻青蛙跳進了池潭，撲崔！獵夫該從林子裏跑出來了吧？你不愛我嗎？我知道你愛，方才你在樓梯邊看我，我就知道，對不對親孩子？紫薑辣上了他的面龐，救駕！快辣上他的口唇了。可憐的孩子，一個人住着也不嫌冷清，你瞧，這胖胖的荷蘭老婆都讓你抱癢了，你不害臊嗎？廉楓一看果然那荷蘭老婆讓他給擠變了，他不由的覺得臉有些發燒，我來做你的老婆好不好？朱古律的烏雲都蓋下來了。『有孤王……』使不得。朱古律，蓋蘇文，青面獠牙的……『乾米一家的姑母，』血盆的大口，高聳的顴骨，狼嗥的笑響……鞭打，針刺，腳踢——喜色，呖，見鬼，甯，悶死了，不好，茶房！

廉楓想叫可是嚷不出，身上油油的覺得全是汗。醒了醒了，可了不得，這心跳得多厲害。荷蘭老婆活該遭

濃得化不開

一一六

規，夾成了一個破爛的葫蘆。廉楓覺得口裏直發膩，紫葢，朱古律，也不知是什麼。濃得化不開。

註：

荷蘭老婆

Dutch Wife

南洋人用的長枕，『竹夫人』一類的。

自剖新月

山中雜記

徐祖正

一上午整理行裝，心中略帶難過。想到我要與這個住熟的家庭分別了，我實在覺得捨不得。這是感傷病麼？我照實對李牧師說，又照實寫信對啓民兄說。看李牧師也像對我依依。他要我再一同吃一次中飯後走。中飯後，叫來的藤轎已在大門外等候我了。坐進藤轎，在大門口與李老太太、李牧師等道別。兩件行李叫了挑夫跟在後面。毛金華也跟着送我進山去。昨夜來沒有睡好，今朝來頭沁沁的不舒服。不一回轎子已出了北門，左邊的羣山蒼翠，眼見漸入山道，常在鬱葱的樹林中經過。只有轎夫們着地的腳踵聲，斫破了山林中的靜寂。我在轎子內想道：此去不知安吉如何。那種大寺院，給我糊裏糊塗搬了進去，後來如何酬謝？於是更覺得膽餒。轎子到山門了。我泰泰然的走進去。穿過好幾進大殿，走到隱秀的方丈裏去。香伙出來招呼，說當家今天進城去了。看那個香伙還和善可親。他領我到前天看定的後院一個房間裏去。後面的行李及毛金華等也來到了，搬進房間來。要毛金華給我安排定當後，教他早早回去罷。教他留住在李家幫他們的忙。他去後，我倒臥在牀上。休息多時，方能把方才不安的心緒鎮靜下來。此刻起牀來，走到房間外的小院裏去。隔牆是個竹林，雜有高古的大樹，枝葉滿蓋在院子上，我住的屋面上，有陰雨的樣子。鷹鳥的飛舞，徊翔特別的多。走到前院，會見那位監院西境師。他是個非常拘謹的人。他又要陪我走了。我只得反爾陪他走走似的，和他在寺內從這殿走到那殿。又走到隔壁那個竹林裏去。西境師在竹林下仰昂了頭，兩手舉起了寬敞的海青袖，又着腰，靜看了一回飛翔鳴叫的鷹鳥，指點我而說道：

「每逢天氣快變，鷹鳥必定那麼多。」

我像就是聽了那句話也還領會不到禪意似的，只是唯唯。我又陪他回來，走過幾個大殿，走進方丈，到我的房裏，他陪我坐了一回而去。我從此是一個人，心裏着實感到一種莫名的悲傷。像被世人離棄了的那種悲傷。深山的古寺裏真是清寂。心腦腸腑都是透徹那樣的清寂。香伙端晚飯來了。還適口。吃了到山門外右邊那個高坂上去。發見去年夏天與王仲廉朱若水兄等曾遊之地，那個懸崖上的大石橋邊，黃橙橙的山百合開在薄暮的溪谷裏，下面有幽靜的鐘磬聲了。

清晨入古寺

初日照高林

曲徑通幽處

禪房花木深

山光悅鳥性

潭影空人心

萬籟俱此絕

惟聞鐘磬聲

唐朝常建的這首破山寺後禪院的絕唱正是歌詠這個今名的虞山興福寺了。我住的後院或許就是常少府駐足地的後禪院罷。那末這個鐘磬聲也是同一的鐘磬聲麼？我不再穿鑿了。因為同一地方同一鐘磬聲，而聽的人不同，有什麼相干呢？近來每多這樣的嘆息。

不過我得了一個考證。第二句中的高林本可作為高古的樹林解，通行的唐詩解註本上好像是那麼解釋的。此刻在寺境內廟壁上發見一塊石碑，是米芾寫的這首詩。而旁邊又有一個小碑，說破山寺之東相距一箭地有一高林寺。本來從北門外的大街轉到這興福寺走的那條二里餘的林路上最初必先經過的是那高林寺。而此刻就是高林寺的遺址也是渺焉難尋的了。

梅村集中有首夜發破山寺別鶴如上人。

得來松下宿

初月澹相親

山近住難定

僧高別更真

暗泉隨去馬

急月捲歸人

過盡碧雲處

我心慚隱淪

那位西境師看來頗有修養，不見得不是高僧。我固尚未與他作別。然而照我近來空漠的心懷，雖到臨別，雖別的真，也不見得有詩了。萬事只有祈禱！

二

記得在興福寺後面的山腹裏有一個名簾珠洞的古剎。出門當時原來抱了這個目的在心，如今是沿着溪流邊的幽徑慢慢地走去。舉眼不見天日的那麼茂密陰森的雜樹林，圍繞着我的去路。只找漸向高坡去的小徑走上去，大概必定找到那個目的地。從習慣成了性僻，每逢走生路不喜歡問人。在密林裏也有茅屋幾椽的小村落，偶爾在滿罩綠蔭的農場邊發見個把面貌謹樸的農夫，自己也不想去問他，只同他打個招呼走過。

那條悠靜的山溪在不知幾時已與我分手而去了。自己此刻已在地勢稍高的林墓叢裏了。在疎松的清朗裏見到許多規模宏大的古墓。及到走近去一看，也只是『江西省候補縣丞王公○○之墓』、『加一級同

知衙周公〇〇之墓』等算不上什麼顯宦高官，而死後的排場已經如是，想見他們生前的享受，也定比我們亂世之民高出萬倍了。如是從而生起了思古之幽情。對於古時的追慕，往往生起對於現代的嫌惡。寢饋於古書籍的人們也難怪要去咒咀近代的文藝了。

愈到了高處，古墳愈多。從疎林間豁處望見方才從那裏面披拂而過的那些蔥翠的密林，身上覺得熱而有點疲憊。但是目的地的簾珠洞還不知道在那裏。儘在這些荒墳裏亂走，心裏委實也有些空洞的膽怯。

略帶了些焦燥的努力，被我攀上了那個小岡的頂巔了。就在那個頂巔上，看出一條較闊的大道。只有這條大道一定可通簾珠洞去——自己好像心有把握似的恢復了勇氣。

順着那條大路也走了好些時候。越過了一個岡巒轉面處，忽然之間一個展開的夾谷呈現在眼面前。另一嶂聳起在隔一深谷的對岸。我的視線渺遠的飄到谷底展合處的山峽裏，似有一隻久斷香火的古剎。看到對面的山腹處也有蜿蜒着的幾條引領到那隻古剎去的山路。遠望那幾條山路，宛如盤旋的細索，寬鬆鬆繫縛在那個腰部。漫步走去，設想到對面那些條條的山路上不知走過了多少虔敬的迫切的，熱誠的朝山者；那些蜿蜒的山路本身好像能從遠處在那裏陳說。可是那一條山路是那一個人走開的呢，這是等於『江上何人初見月』那個永久的謎問了。我一頭心想着那個謎問，走着下坡的山路。逐漸清晰的那個山峽底裏的古廟映進到眼簾上來了。直覺到那個就是我要找尋的簾珠洞了。初夏的殘陽還是熱烘烘的從對岸的山上面射下來。順道而下，就到了懸在兩峽上面的一條巨岩石橋上。自己已在由下而上仰瞻得到廟門上一塊剝蝕了的『簾珠古庵』的匾額位置上，橋頭盡處又有一座巨大的岩石。那隻廟是建築在巨岩本身上，從此俯臨下視於兩峽之間，渺遠地維繫着緣着山腹間的細道而來的人們的心魂的。

走上那個巨岩邊的石級，踱進剝蝕匾額下的山門，見到一個院子。院子對面是正殿了。殿內照例的地方有些照例的佛像，終是不見人面。只有看得出時常打坐的一個蒲團及旁邊一腳懶椅上面的蒲團，好像留着人去不久的凹窩，併且表出一種枯寂裏的安靜。正殿後面是後院，又信步走入側殿都不見人影。又從側殿穿

了幾所空屋，適巧又到了方才山門的近旁來。那所空屋的窗子是俯臨澗谷的，我在那邊暢了些神，然後又從山門走出。在空廟裏穿了一遍，心裏更其覺得怪空漠的。下了原來的石級，只有歸去的路了。坐了下來休息。眼看岩石橋彼岸的山路上還晒着太陽。心想道：等那個太陽晒過了對岸的山路，然後回去罷。而回頭去看背後嶙嶙上的日頭，卻已見不到了。正在那時，我的視線偶爾飄到方從上面走下來的那山門前的巨岩平台上去。見到高高地在巨岩石上聳着一個對着下面靜視的人影。那個人影上面適巧有些樹蔭遮着，現得那人的臉貌不甚清晰。他既無動作又無聲息，只是入了定的那樣對着下面靜視。下面被他靜視的只有我。我又看到那人體格之雄偉。雖在他的靜默中得到了些尊嚴之感，畢竟在如此荒山裏，有點膽怯。於是我也保持不出聲，悠然眼看着對岸山路上的日腳。

我又回頭去看他時，他從靜視的狀態變在那裏漫步了，但還注視着我。我於此時看到他身上是穿的僧服。我此時方稍安心，一頭仍注視他在上面那個龍行虎步的樣子。我們對看了好幾次。他先開口了。

「何不上來坐坐去。」

「這裏很好，謝謝你。」

我如是回答後，又看他兩手叉着腰一頭走着，向山谷下凝望的姿勢非常雄偉。於是我就覺得要和他攀話去了。自發的走上石級去。和他初次接談時，就覺得自有出家人那樣現露於言語眉目上的謙遜萎縮。請教姓名後，知道他名「永一」，安徽人。宣統二年出的家。早先是務農的。我覺得再不好尋問他所以出家的原因。因為想到出家人定有想定的一念。這個一念或是什麼，或是什麼，大都就在口頭，而有時說也說不出口的。我聽他說在這幾年間已走遍名山，如峨眉五嶽之類。每到一處可以任意居留。路上又是隨緣食宿，身上可以不帶路銀。我聽了非常欣羨他。我說：「你們出家人真是來去自由。」那麼讚美他的僧侶生活。他照例是那副謙遜萎縮的言語眉目對我說道：「我們這些是世上沒用的人。」我看出他說話時也並非故事謙遜。在如此荒山窮谷裏，一個人朝朝暮暮的枯寂下去，自己當然有被一切的世人離棄以後的焦痛。方才正殿內的

那個打坐的蒲團以及旁邊那個竹榻可以說明他的起居生活了。

『那裏的話。世上無論什麼人，爲自己修心養性都是要緊的。關於這一點，你們比什麼人都有獨到處。』我的話結局還是讚美。

我問他澗橋左邊山腹上的幾條山道可通何處，他說可達中峯。於是談到了此刻還住在中峯山廟裏我此次尙未見面過的舊友S君來。他說S君每逢晴日，常常越嶺而來，暢談竟日而去。他也知道S君從外國回來後，娶得了一位賢慧夫人。他聽說我與S君在同一的外國有相當友誼的，於是他就在我面前陳述了S君爲人如何清高，求學如何懇切。我眼看到下面條條的山路，說時常有S君的足跡，因之渺想到好久不見的舊友S君那邊去；又沉思到那位S君把說是美滿的家庭，賢慧的夫人拋撇開了，來到這種荒山裏獨自枯居着的他生活的自得處。

眼看對面山路上的日腳已經移過了好久，被左邊的嶂遮住，一不在意，已是晚色蒼茫的周圍了。問了歸路，他說依着對面那條寬闊的山路，一直走去就可不走方才的密林，直達興福了。我在晚色蒼茫裏與永和尙告別。走下石級，踱過澗橋，一步步走着歸路的坂道。一回頭去，看見那邊岩石邊樹蔭下依然有個屹然不動作雄偉凝視狀的和尙。『望之儼然，接之也溫。』我在永一師身上記出那句話來。

『我們是沒用的人。』那句話又奇異似的浮現在歸途的心懷上。同時又有說那句話時，那永一和尙臉上表現的枯寂神情。一忽爾又渺想到住在只隔一嶺遠的中峯山廟裏那個舊友來了。他是先我回國來，在一個江南著名的學校裏找到了職業，不久就在那個學校裏娶到那位賢慧夫人。他的豔聞就飄進我們海外羈客的耳朵時，大家現出的欣羨神色去。夏與朱湘同來常熟，在酒席上的談話裏，聽那個S說道『什麼新婚的幸福，和愛的家庭，都只是瞬間時日的滿足罷了。』在那時知道他住進山廟裏已有一二年。他住處此刻還在山廟裏……夜色蒼茫的山路走盡時，一抬頭去，前面高林盡處的夾道中黃牆上『興福禪寺』那個巨大的匾額，已隱隱在望了。

「這個世界以外定有另一個也能使人安住的世界。我今天的心胸寬暢極了。」心中那麼自得的時候，前院已聞得木魚聲，幽遠的鐘聲了，在靜寂的清夜山寺裏。

三

勞倦極了，勞倦極了。昨天走路太多，夜間苦楚又發，今晚夜飯後只在寺門外走走，沿着林道右邊又走到了那條離寺門不遠的高坡上，巨岩石橋邊去。橋上徘徊了些時，發見有一條黃石子鋪成的山路在接近走着的山路地方，被大雨後的山水沖壞，初看認不出是條路了。只要在雜樹林下攀登三數丈遠就可以走上那條黃石子鋪成的路。想想上面究竟可通什麼地方罷，於是攀援而登，一步步走向前去。知道這是漸漸走在興福寺前對面的山頭上去。黃石子路是新鋪的，石子邊上還未脫鋒角，知道一向是少人往來。隨着幾個轉折，就到了盡頭處了。石路盡處是新建的一個大石墳，白石的華表，碑坊，石欄干，直通塚穴的墓道都是整塊的白石砌成，兩邊是冷松靜木蔭罩着。碑坊上寫着「天寧塔院」下面署名「弟子程德全謹書」。知道這是常州天寧寺老和尚的墳墓。看看這些白石已經所費不小了。又是愛發議論的性僻來了，「既然生在空門，又何必死後給他那麼物質上的壯麗呢。」

背着墓門，向山下遠眺去，又發見這個優良的地勢真是大費揀選而得的。下面層層的林木蔭子下就有藏蓋着的興福寺。把目光放到稍遠處去，有一片茂密的樹林，那裏面許多的道場僧舍都是興福寺的廟產。又望到目極處，那裏有渺渺一水與地平相接，知道就是揚子水色了。在墓畔出神了一會，再從白石墓道上深進去，深盡處是主穴的饅頭塚，這塚也用白石築成。塚的周圍又是方方一個補成白石面的小場，周圍都又是白石欄干，後面緊接着山背了。比石碑坊處又高了一層，我以為此處當更無人跡，一個人正在高眺遠矚的時候，忽然從塚後現出一個白衣人來，我驟然為之一凜。但看那人倒並不理會。手裏拿着書，讀得很熱中的那樣，又像略帶微吟。身穿的就所謂「衲」的那件短衣了。赤腳着的草鞋在石板上走不出聲音。他見人似屬未見，只

顧念書。我也留了神，保持沉默。塚畔石欄干邊發見有條上通山背的小道，也是用白礫堆成的。我走完石級，眼前是一隻小廟，望裏面似有人住的，正在徘徊間，方才那個白衣僧也走了上來和我打招呼。我也恭敬的回答他。他請我入內稍坐，我就不客氣的進去了。一直走到殿上，遂又走進他住的房間裏去坐下。我報姓名，他通名號。他名『徑西』，湖北襄陽人。我說往年到過湖北，又曾到過襄陽——（想起來那還是十四年前隨在所謂北伐軍營幕裏的時候，）於是彼此好像找見了第二鄉親似的談得來了。他與昨天後山裏遇見的『永一』師不同，一見面就能告我出家的動機，又發揮了他爲僧的抱負。說家裏本極富足，家鄉自遭白狼之亂，殺人如麻，人死還不如狗死。於是煩悶頓生，想到人生畢竟生從何處來，死到何處去。就此慨然出家，追求那個煩悶的解決。從家門出來，最初順着那條漢水而下，在武昌的洪山逗留了些時，從此又發腳東下，爾來也有若干年的求道歲月了。說在杭州住了兩年，此刻一個人住在這個歸興福寺管轄的天寧塔院裏。我看他年紀還輕，自有一種鄂人特有的表情。想道在我鄂中漂流的時代，他還是一個小孩年紀呢。本來白狼之亂，距今約莫也有了十年了罷。他還誠實，從木板牆邊取出一個一磅容量的熱水壺來，倒出一杯白開水給我喝。和我說話時微有口訥，嘴唇邊時起着痙攣。知道他已抵耐久了那種孤獨的壓迫。

畢竟徑西師年紀還輕，隨處有些鱗角，時時有對我勸善說法的意思。我只贊他有志。我說新興的中國本來百事待舉，各宗教之復興又正其時了。宗教界也缺乏真正的人才。西哲有言曰：民族之覺醒須先有靈魂之覺醒。我說同一教主，我也理解釋迦之慈悲，而又景愛耶穌之血性。

一不在意，我自己也現了鋒芒與他發了議論了。急切下山來又是落寞的黃昏時分了。

一頭走着林間的夜路，想起方才天寧塔院裏那個徑西師房內板牆上懸着一本木刻顏真卿的大字碑帖，大概是他朝晚用作觀摹的。說也奇怪，我在武昌糧道街上也曾賣過一本與他同樣的顏字帖，在那邊閒居時候還當真的臨摹了些時，如今還許在書篋內找得出。

『近來的僧侶中也儘有些奮發有爲的人了。像那個徑西，總算是一個有志者。我更欽羨他那種堅決斬

截徹底於孤獨的精神。覺得自己在風塵中所步的那條孤寂的道路，其實還算不上一回事……」一頭沉想着，沉想着，漫步踱進『興福禪院』裏去的是我。

四

木末芙蓉花

中山發紅萼

澗戶寂無人

絲絲開且落

口吟着這首悠古的詩句，發見我的心又已沉靜而蘊潤。我是坐在東廂房長窗格下看着窗外院子裏木棚上的一顆玫瑰花。那個掩蓋半院的木棚上翠綠的葉子間有一朵朵灼紅的花。第一次走來發見這個花棚時候，心裏懷着一個絕大的驚異。有那麼幽麗的處所！玫瑰花是我向來心好的花名。山中靜院裏如今獨對着的是那麼繁富的玫瑰花叢。花下平鋪的庭石上真是錦繡滿堆樣的落紅繽紛了。小鳥在花枝間啄，把翠綠灼紅的葉瓣上品瑩的珠滴毫不珍惜似的碎落下來。纖細的腳掌踐伏了軟嫩的花枝給了一個不意的反動後，它們就半帶輕狂，更是重重的一踐，蓬——的一飛。晶珠萬滴，晶珠萬滴！我知道它們真是膽細的小鳥兒。如今飛過了砌着梅花瓦的白粉牆，躲進花瓦裏看得見後園密密的竹林裏去了。於是回來的是周圍的靜寂。只有那顆繁富的玫瑰花一朵朵向人含嬌，向人招展，向人點首，向人微笑——在靜寂的不言中。

『澗戶寂無人

絲絲開且落』

我又那麼微吟着，在我的心頭，又在玻璃長窗格的東廂內走走。室內陳式之古樸而精雅，在滿堂的字畫

中，在堅整的桌椅上表出。黝暗的天花板下掛着一堂四個玻璃的彩燈。燈的四角都有長長的流蘇。想到每逢大戶人家入山來做道場佛事，有的全家男女老幼都來山中住宿的時候，這間精舍是如何適合他們從俗世的情誼中提醒出對於往生者永久的哀思與追憶。想到那種時候也許有隨着家裏的尊長入山來伴伴熱鬧的男女青年們在這種流蘇氣的燈燭下偶然發見了另有一番莊嚴肅敬氣的尊長們的臉面時候，在他們她們軟玉溫香的心弦上不知要加添多少人生的緊張味與深刻味。

與東廂成對稱式隔着一個中殿的有個西廂。裝璜陳式與東廂相仿。也是極幽致的一間客廳。長窗格外面的院子比之東廂卻狹小一半。那個白粉牆下的花壇裏面不是玫瑰花乃是已經開過了的杜鵑花樹。花壇前面是一個小小的金魚池。池北小石路通去的是個月字門。門內就是後院的西房——我住的房間前面小方天井了。站在小方天井裏與坐在西廂方整的紅木椅上越過了白粉牆可以看得到的綠竹與長松，這是接連東廂粉牆外以及圍繞後院的背面與我住房背面的那個後園了。東西兩廂間的中屋乃是方丈內最莊嚴的所在。正中設有一個高高的法座。座旁倒豎一根朱漆老樹根的法杖。法座後面屏門的上部以及兩邊牆壁的上部都掛着方形黑字朱漆的木牌。上面都寫着兩個一面的大字。什麼叫『升座』、『講經』、『傳戒』之類，也不知幾時應用，怎麼用法；總之是莊嚴的佛教規範。中殿前面是個較大的庭院。從這個庭院走過，向右再向左穿過一條長長的走廊，就可通到興福寺的本殿，從外面山門進來須先過一個中殿然後走到有『大雄寶殿』的本殿，再從本殿穿過長長的走廊進來的就是方丈了。

我方丈從我的住房經過了後院中間的『影堂』，從側門裏走進東廂去的。是深靜的下午。如今我又從東廂另一側門踱出來穿過有法座的中殿走到那個較大的庭院裏來。中庭兩邊也有梅花瓦砌着的粉牆。粉牆後面靠東一邊是庫房以及方丈監院等的住房，一邊又是精雅的客人房間預備進香入山來的人住的。當初我也看定那西邊的客房。後來監院西境師說有的客人恐怕嫌鬧，所以另在後院西房借作我的住房。有時日暮時分一個人在後院幽靜不過的住房內挨倦了走出來，經過了後院的『影堂』，穿過有法座的中間走

到這個較大的庭院裏來立立，庭院裏也只有空廓的幽靜。在日暮時分空廓的幽靜裏，我站在中庭默聽前面大雄寶殿裏的誦經聲鐘磬聲由那個長長的走廊裏傳響過來。那個有數百人一起的大殿裏從沉靜含練的心喉裏傾吐出來的悠宛嘹亮的誦經聲往往使我駐足傾聽到幾乎失神。我每每想念到那數百和尚雖有根氣道心的厚薄深淺之別，但在崇高的殿宇內莊嚴的法相前他們從諳熟憶爛的經句中交流出來的那個融和一致的經聲不知有多少的恬靜，多少的默悟，多少的諦慰給於地上的男女。聽了他們肉的生起了種種靈的景慕。這是我一向以來常在這個中庭內生起的景慕。今天時候尚早。雨後的中庭更極悠靜。石台上不見常常一個人坐着靜思默念的那個監院。遊人香客今天看來也是極少。我今天也是極少有的這種沉靜低徊的蘊潤心懷。

『綠陰簾半揭

此景清幽寂

行度竹林風

單衫杏子紅』

像這麼半首詞句裏的江南初夏情景我此刻正在消受着呀！江南的春景可已被我在臥病的深山中暗度過了。

中庭梅花瓦的白粉牆邊花壇內有枝葉並茂的芍藥花。正真的芍藥花還只是含苞未放。我走去灣下身子細看那些花蕾。有種伸展的勢力，可是時候未到以前是務必想蘊蓄深藏緊緊卷抱着的那個花蕾的嫩白玉掌上，可以看得刻鏤着的紅細絲紋。想道這或許是千葉的所謂簇紅絲或是聚香絲種罷。

仰望天空，晴陰莫定。濃密的濕雲裏也間有一線陽光。或者再不會馬上又下早晨那種滂沛的雨來的了。一個人低徊着，想想近來的孤獨不一定單給些苦楚來。能在孤獨的抵耐裏找到僅有的寬閒的我了。

正在一個人的中庭散步自得之際，忽然從中殿內走出一個人來。衣貌風采是個中年紳士。我只好重回

到觀看還未開放的芍藥花上。偶爾抬頭，看那個紳士似有和我招呼之意。在花前略略攀談，就知道紳士姓沈名心槎（？）本縣人。他自說早年到過日本。他說客廳裏尚有同來的朋友，要我進去會會。我有點強強，說不如請他到我後院房間裏去坐坐。他固強，我只好走進西客廳去。見座中有一老者年五十許，清癯的面容。口音同是常熟。兩個青年，三十許人。老者姓蕭，少者二人都姓程。忽然少者的一人臉露驚訝的問我道：

『曾與先生認識，不知是否——』

『呀，你是程雪門兄！』

我大喜忙去同他握手，真是奇遇，真是奇遇！爽快極的談了一陣。那位沈先生也莫明所以的只是傍坐納罕，雪門兄形容還是從前，面貌稍枯瘦而蒼白。與他談話中時露不大和靄的板澀，或竟是板硬。本來他走的道路是險硬的商業場中。這位程雪門兄還是十五年前上海商校的舊同學。是那時一別以來的老同學。記得十五六年前同在二年級的時候，我會用墨西哥銀二元買他一隻兩面銀殼用鑰匙開旋的老式時表。記得我買後用了幾時覺得不大合式，於是我自己板轉了臉子強要他贖回了去的。我此刻一頭和他談話，心裏真感到羞愧。我那裏能够怪他此刻的板臉呢！相約明天不下雨，擬在上午進城在逍遙遊會他，再一次談舊。因為說不久他又須往南洋去。

將要晚飯時又是一陣傾盆的大雨。其勢雄豪極了。晚飯後停了點。我冒了殘滴撐了傘從方丈走出，穿過長廊繞過本殿走出山門去看繞流山門而過的那條澗水。山門口的那條山溪已豐滿的了，濁水滔滔的在那裏無聲流去。踱過平版石橋從右手轉入山坡密林的石道上去。道旁高樹交叉，都像浸潤在綠水裏樣的滋翠。我慢步上走，想到那懸崖的大石橋畔一視那個洪流。正在走着想着的時候從遠處已聽到那個潺潺之聲。再前進去。聲勢雄大了。在轉折的坂道上望見對面綠翠的山崖上懸着那條巨大的瀑布。不久我就非常高興地得見了那條巨岩石橋下的洪流！

我手撐着傘，一個人獨立在那條懸橋上面，心裏被那個洪流驚懾住了，心裏起了惶恐。阿呀，我的靈魂何

以那麼細弱

我到底走過了石橋，站在遠一點地方，使我的心頭輕鬆一下。那個水聲的威壓，雨後的峯巒黛翠，媚人，想定了心神，再又回到石橋上去。掙勁的站立了一回。橋下前後兩邊奔騰飛湍狂瀉而去的水勢，這次似乎被我看了一下。

五

好幾天糊裡糊塗的過了去。今天中飯後天氣極好，在院內散了一回步，想進後院的住房去看點書，繼續做點翻譯工作。對於自己的身體還沒有十分的自信，可是能够在散步與工作裏忘記得進去，這已是很長久的時日與那麼久的忍耐之後的了。坐對着靠窗的桌子，又想把自己整個的飽和在那部心好的作品內，然後一行一行的逐譯到自己拙訥的文字中，這在我已能鎮壓了不少的有時含籠到心胸上的悲哀了。不知好幾次在對着這件譯事的幽靜心氣中，忽然之間我把譯筆拋在一邊，激切地失聲哭了出來。如此哭過以後的平靜又是難於言傳的了。又想到我心的脆弱一半也由於我身體的脆弱，身體的脆弱或者漸漸地可以復元，那一半的心的脆弱我將如何去修補。

體驗到古昔人們雖在昇平之世把有為的心力灌注於抄寫經文的那種心境，是這種瞬間。

把藝術來傾吐自己的悲哀，那在藝術至上主義者看來當然是值得非難的。因為藝術除掉為藝術本身以外不能夾雜任何的動機，但是不把藝術像宗教樣的懷抱情切隨處流出生命的感激來的，這也就是藝術觀念墮落的開始。以藝術為人類享樂的工具之一的，與以藝術為傾吐自己生活悲哀的人同是藝術宮殿裏的罪魁。

在這些地方我景佩鳥崎藤村的那種人生的真摯，同時不離乎藝術的技巧的那種藝術家的態度與那個表現法。

藝術上的製作當然須要技巧或是參照歷來的成規。但是藝術家不應徒去模倣人家的技巧，而應該採納自己內在的獨自的技巧。這個內在獨自的技巧，要用自己的心血點開得來的。

新藝術創生時期的人們除掉自然之外可說沒有下手處。而自然是雄大的，豪博的，流動的，幻變的，多致的。要怎樣誘引它到自己主觀的範疇內已經是煞費氣力的事。同時又須怎樣把它溶成客觀的存在以示現到與主觀同一的形體，這也只有一個法子：先把自己固有的那個範疇打得粉碎，然後只依着自然的形象去猛烈地追捉。最初也許是一無所得；或者即有所得也許是龐雜的，歷亂的。但是在這種沒我的投降自然而仍不失追捉之心，到有一旦可以滿載而歸的時候，那必定有自然同樣的那種豐富。有那種雄大，那種豪博，那種流動，那種幻變與那種多致。在近代的各種藝術運動史上放眼看去，都是那麼經過來了的。文藝上經了浪漫主義的震蕩，自然主義的深沈，然後方才達到百花繚亂的各種流派的全盛時代。

藤村早年的散文著作差不多是直敘的自然描寫。這就是先把自己拋放到自然裏去，世人公認把自然主義的藝術確定到日本新文學裏去的三大家之一的時期的他的作品有『破戒』、『春』、『家』等的大作，以及其餘的短篇。我們由此可以知道他的成功在乎效法自然，打破自己固有的小規矩。我們接近到了日本現代所謂中堅作家的芳醇，那自然要不足於上述那幾部的過於樸直少文。但是看到自然主義的作家中有不知多少一時並駕乎大家之列，結果走到了藝術的絕境裏再無開展餘地，於是脫出文壇的主流屈節於通俗作家而去而湮沒的難以數計。而藤村能從黑暗的自然主義裏闢開新生路仍有深秋果熟樣的圓熟時期的藝術品饗惠我人的，一面是他詩人深湛的情熱，一面是他從自然的真摯中會得到的藝術的技巧。這也就是他內在的獨自的技巧。我一頭遙譯他圓熟期藝術品之一的『新生』時候我感到的如此。

我在羨慕他的技巧以先，深深地嘆服他的真摯。

秋

豐子愷

我的年歲冠用了『三十』二字，至今已兩年了。不解達觀的我，從這兩個字上受到了不少的暗示與影響。雖然明明覺得自己的體格與精力比二十九歲時全然沒有甚麼差異，但『三十』這一個觀念籠在頭上，猶之張了一頂陽傘，使我的全身蒙了一個暗淡色的陰影，又彷彿在日曆上撕過了立秋的一頁以後，雖然太陽的炎威依然沒有減卻，寒暑表上的熱度依然沒有降低，然而只當得餘威與殘暑，或者霜降木落的先驅，大地的節候已從今移交於秋了。

實際，我兩年來的心情與秋最容易調和而融合。這情形與從前不同。在往年，我只慕春天。我最歡喜楊柳與燕子。尤其歡喜初染鵝黃的嫩柳。我曾經名自己的寓居爲『小楊柳屋』。曾經畫了許多楊柳燕子的畫，又曾經摘取秀長的柳葉，在厚紙上裱成各種風調的眉，想像這等眉的所有者的顏貌，而在其下面添描出眼鼻與口。那時候我每逢早春時節，正月二月之交，看見楊柳枝的線條上掛了細珠，帶了隱隱的青色而『遙看近卻無』的時候，我心中便充滿了一種狂喜，這狂喜又立刻變成焦慮，似乎常常在說：『春來了！不要放過！趕快設法招待牠，享樂牠，永遠留住牠。』我讀了『良辰美景奈何天』等句，曾經真心地感動。所爲古人都太息一春的虛度，前車可鑒！到我手裏決不放牠空過了。最是逢到了古人惋惜最深的寒食清明，我心中的焦灼便更甚。那一天我總想有一種足以充分酬償這佳節的舉行。我準擬作詩，作畫，或痛飲，漫遊。雖然大多不被實行；或實行而全無效果，反而中了酒，鬧了事，換得了不快的回憶；但我總不灰心，總覺得春的可戀。我心中似乎只有知道春，別的三季在我都當作春的預備，或待春的休息時間，全然不會注意到牠們的存在與意義。而對於秋，尤無感覺。因爲夏連續在春的前面，在我可當作春的過剩；冬先行在春的前面，在我可當作春的準備；獨有與春全無關聯的秋，在我心中一向沒有牠的位置。

自從我的年齡告了立秋以後，兩年來的心境完全轉了一個方向，也變成秋天了。然而情形與前不同：並不是秋日感到像昔日的狂喜與焦灼。我只覺得一到秋天，自己的心境便十分調和。非但沒有那種狂喜與焦灼，且常常被秋風秋雨秋色秋光所吸引而融化在秋中，暫時失卻了自己的所在。而對於春，又並非像昔日對於秋的無感覺。我現在對於春非常厭惡。每當萬象回春的時候，看到羣花的鬪豔，蜂蝶的擾攘，以及草木昆蟲等到處爭先恐後地滋生蕃殖的狀態，我覺得天地間的凡庸，貪婪，無恥，與愚癡，無過於此了！尤其是在青春的時候，看到柳條上掛了隱隱的綠珠，桃枝上着了點點的紅斑，最使我覺得可笑又可憐。我想喚醒一個花蕊來對牠說：『啊！你也來反復這老調了！我眼看見你的無數的祖先，個個同你一樣地出世，個個努力發展，爭榮競秀；不久沒有一個不憔悴而化泥塵。你何苦也來反復這老調呢？如今你已長了這孽根，將來看你弄嬌弄豔，裝笑裝顰，招致了蹂躪，摧殘，攀折之苦，而步你的祖先們的後塵！』

實際，迎送了三十幾次的春來春去的人，對於花事早已看得厭倦，感覺已經麻木，熱情已經冷卻，決不會再像初見世面的青少年少女地爲花的幻姿所誘惑而讚之，嘆之，憐之，惜之了。況且天地萬物，沒有一件逃得出榮枯，盛衰，生滅，有無之理。過去的歷史昭然地證明着這一點，無須我們再說。古來無數的詩人千遍一律地爲傷春惜花費詞，這種效顰也覺得可厭。假如要我對於世間的生榮死滅費一點詞，我覺得生榮不足道，而寧願歡喜讚嘆一切的死滅。對於前者的貪婪，愚昧，與怯弱，後者的態度何等謙遜，悟達，而偉大！我對於春與秋的捨取，也是爲了這一點。

夏日漱石三十歲的時候，曾經這樣說：『人生二十而知有生的利益；二十五而知有明之處必有暗；至於三十的今日，更知明多之處暗亦多，歡濃之時愁亦重。』我現在對於這話也深抱同感；同時又覺得三十的特徵不止這一端，其更特殊的對於死的體感。青年們戀愛不遂的時候慣說生生死死，然而這不過是知有『死』的一回事而已，不是體感。猶之在飲冰揮扇的夏日，不能體感到圍爐擁衾的冬夜的滋味。就是我們閱歷了三十幾度寒暑的人，在前幾天的炎陽之下也無論如何感不到浴日的滋味。圍爐擁衾，浴日等事，在夏天的人的

心中只是一種空虛的知識，不過曉得將來須有些事而已，但是不能體感牠們的滋味。須得入了秋天，炎陽逞盡了威勢而漸漸退卻，汗水浸胖了的肌膚漸漸收縮，身穿單衣似乎要打寒噤，而手觸法郎絨覺得快適的時候，於是圍爐，擁衾，浴日等知識方能漸漸融入體驗界中而化爲體感。我的年齡告了立秋以後，心境中所起的最特殊的狀態便是這對於『死』的體感，以前我的思慮真疎淺！以爲春可以常在人間，人可以永在青年，竟完全沒有想到死。又以爲人生的意義只在於生，而我的一生最有意義，似乎我是不會死的。直到現在，仗了秋的慈光的鑑照，死的靈氣鍾育，才知道生的甘苦悲歡，是天地間返復過億萬次的老調，又何足珍惜！我但求此生的平安的度送與脫出而已。猶之罹了瘋狂的人，病中的顛倒迷離何足計較？但求其去病而已。

我正要擱筆，忽然西牕外黑雲彌漫，天際閃出一道電光，發出隱隱的雷聲，驟然灑下一陣夾着冰雹的秋雨。啊！原來立秋過得不多天，秋心穉嫩而未會老練，不免還有這種不調和的現象，可怕哉！

（緣緣堂隨筆，開明版。）

夢痕

豐子愷

我的左額上有一條同眉毛一般長短的疤。這是我兒時遊戲中在門檻上跌破了頭顱而結成的。相面先生說這是破相，這是缺陷。但我自己美其名曰『夢痕』。因為這是我的夢一般的兒童時代所遺留下來的唯一的痕跡。由這痕跡可以探尋我的兒童時代的美麗的夢。

我四五歲時，有一天，我家爲了『打送』（吾鄉風俗，親戚家的孩子第一次上門來作客，辭去時，主人家必做幾盤包子送他，名曰『打送』）某家的小客人，母親，姑母，嬸母，和諸姊妹們都在做米粉包子。廳屋的中間放一隻大匾，匾的中央放一隻大盤，盤內盛着一大堆黏土一般的米粉，和一大碗做餡用的甜甜的豆沙。母親們大家圍坐在大匾的四周，各人捲起衣袖，向盤內摘取一塊米粉來，捏做一隻碗的形狀；挾取一筷豆沙來，藏在這碗內；然後把碗口收攏來，做成一個糰子。再用手法把糰子捏成三角形，扭出三條絞漈花紋的脊梁來；最後在脊梁湊合的中心點上打一個紅色的『壽』字印子，包子便做成。一圈一圈地陳列在大匾內，樣子很是好看。大家一邊做，一邊興高采烈地說笑。有時說誰的做得太小，誰的做得太大；有時盛稱姑母的做得太玲瓏，有時笑指母親的做得像個餛飩餅。笑語之聲，充滿一堂。這是年中難得全家歡笑的日子。而在我，做孩子們的，在這種日子更有無上的歡樂；在準備做包子時，我得先吃一碗甜甜的豆沙。做的時候，我只要噪鬧一下子，母親們會另做一隻小包子來給我當場就吃。新鮮的米粉和新鮮的豆沙，熱熱地做出來就吃，味道是好不過的。我往往吃一隻不夠，再噪鬧一下子就得吃第二隻。倘然吃第二隻還不夠，我可嚷着要替她們打壽字印子。這印子是不容易打的；蘸的水太多了，打出來一榻糊塗，看不出壽字；蘸的水太少了，打出來又不清楚；況且位置要擺得正，歪了就難看；打壞了又不能措抹塗改。所以我嚷着要打印子，是母親們所最怕的事。她們便會和我情商，把做糰子收口時摘下來的一小粒米粉給我，叫我『自己做來自己吃』。這正是我所盼望的主目的！開了

這個例之後，各人做糰子收口時擡下來的米粉，就都得照例歸我所有。再不够者還得要求向大盤中扯一把米粉來，自由捏造各種黏土手工。捏一個人，團攏了，改捏一個狗，再團攏了，再改捏一隻水煙管……捏到手上，的齷齪都混入其中，而雪白的米粉變成了灰色的時候，我再向她們要一朵豆沙來，裹成各種三不像的東西，吃下肚子裏去。這一天因為我噪得特別厲害些，姑母做了兩隻小玲瓏的包子給我吃，母親又外加摘一團米粉給我玩。為求自由，我不在那場上吃弄，拿了到店堂裏，和五哥哥一同玩弄。五哥哥者，後來我知道是我們店裏的學徒，但在當時我只知道他是我兒時的最親愛的伴侶。他的年紀比我長，智力比我高，膽量比我大，他常做出種種我所意想不到的玩意兒來，使得我驚奇。這一天我把包子和米粉拿出去同他共玩，他就尋出幾個印泥菩薩的小形的紅泥印子來，教我印米粉菩薩。

後來我們爭執起來，他拿了他的米粉菩薩逃。我就拿了我的米粉菩薩追。追到排門旁邊，我跌了一交，額骨磕在排門檻上，磕了眼睛大小的一個洞，便暈迷不省。等到知覺的時候，我已被抱在母親手裏，外科郎中蔡德本先生正在用布條向我的頭上重重疊疊地包裹。

自從我跌傷以後，五哥哥每天乘店裏空閑的時候到樓上來省問我，來時必然偷偷地從衣袖裏摸出些我所愛玩的東西來——例如關在自來火匣子裏的幾隻叩頭蟲，洋皮紙人頭，老菱壳做成的小腳，順治銅鈿磨成的小刀等——送給我玩，直到我額上結成這個疤。

講起我額上的疤的來由，我的回想中印象最清楚的人物，莫如五哥哥。而五哥哥的種種可驚可喜的行狀，與我的兒童時代的歡樂，也便跟了這回想而歷歷地浮出到眼前來。

他的行為的頑皮，我現在想起了還覺吃驚。但這種行為對於當時的我，有莫大的吸引力。使我時時刻刻追隨他，自願做他的從者。他用手捉住一條大蜈蚣，摘去了牠的有毒的鈎爪，而藏在衣袖裏，走到各處，隨時拿出來嚇人。我跟他走，欣賞他的把戲。他有時偷偷地把這條蜈蚣放在別人的瓜皮帽子上，讓牠沿着那人的額骨爬下去，嚇得那人直跳起來。有時懷着這條蜈蚣去登坑，等候鄰席的登坑者正在拉糞的時候，把蜈蚣丟

在他的褲子上，使得那人扭着褲子亂跳，累了滿身的糞。又有時當衆人面前他偷把這條蜈蚣放在自己的額上，假裝被咬的樣子而號洩大哭起來，使得滿座的人驚惶失措，七手八腳地爲他營救。正在危急存亡的時候，他伸起手來收拾了這條蜈蚣，忽然破涕爲笑，一縷煙逃走了。後來這套戲法漸漸做穿，有的人警告他說，若是再拿出蜈蚣來，要打頭頸拳了。於是他換出別種花頭來，他躲在門口，等候警告打頭頸拳的人將走出門，突然大叫一聲，倒身在門檻邊的地上，亂滾亂撞，哭着嚷着，說是踐踏了一條臂膀粗的大蛇，但蛇是已經攢進榻底下去了。走出門來的人被他這一嚇，實在魂飛魄散，但見他的受難比他更深，也無可奈何他，只怪自己的運氣不好。他看見一羣人蹲在岸邊釣魚，便參加進去，和蹲着的人閒談。同時偷偷地把其中相接近的兩人的辮子梢頭結住了，自己就走開，躲到遠處去作壁上觀。被結住的兩人中若有一人起身欲就去，滑稽劇就演出來給他看了。諸如此類的惡戲，不勝枚舉。

現在回想他這種玩耍，實在近於爲虐的戲謔。但當時他熱心地創作，而熱心地欣賞的孩子，也不止我一個。世間的嚴正的教育者，請稍稍原諒他的頑皮！我們的兒時，在私塾裏偷偷地玩了一個摺紙手工，是要遭先用銅筆套管在額骨上猛釘幾下，外加在至聖先師孔子之神位面前跪一支香的！

況且我們的五哥哥也會用他的智力和技術來發明種種富有趣味的玩意，我現在想起了還可以神往。暮春的時候，他領我到田野去偷新蠶豆。把嫩的生吃了，而用老的來做『蠶豆水龍』。其做法，用煤頭紙火把老蠶豆筴熏得半熟，剪去其下端，用手一捏，筴裏的兩粒豆就從下端滑出，再將筴的頂端稍稍剪去一點，使成一個小孔。然後把豆筴放在水裏，待牠裝滿了水，以一手的手指捏住其下端而取出來，再以另一手的指用力壓搾豆筴，一條細長的水帶便從豆筴的頂端的小孔內射出。製法精巧的，射水可達一二丈之遠。他又教我『豆梗笛』的做法：摘取豌豆的嫩梗長約寸許，以一端塞入口中輕輕咬嚼，吹時便發啾啾之音。再摘取蠶豆梗的下段，長約四五寸，用指爪在梗上均勻地開幾個洞，作成豆的樣子。然後把豌豆梗插入這笛的一端，用兩手的指隨意啓閉各洞而吹奏起來，其音宛如無腔之短笛。他又教我用洋蠟燭的油作種種的澆造和塑造，用芋芳

或蕃薯鑄刻種種的印版，大類現今的木版畫……諸如此類的玩意，亦復不勝枚舉。

現在我對這些兒時的樂事久已緣遠了。但在說起我額上的疤的來由時，還能熱烈地回憶神情活躍的五哥哥和這種與致蓬勃的玩意兒。誰言我左額上的疤痕是缺陷？這是我的兒時歡樂的左證，我的黃金時代的遺跡。過去的事，一切都同夢幻一般地消滅，沒有痕迹留存了。只有這個疤，好像是『脊杖二十，刺配軍州』時打在臉上的金印，永久地明顯地錄着過去的事實，一說起就可使我歷歷地回憶前塵。彷彿我是在兒童世界的本質地方犯了罪，被刺配到這成人社會的『遠惡軍州』來的。這無期的流刑雖然使我永無還鄉之望，但憑這臉上的金印，還可回溯往昔，追尋故鄉的美麗的夢啊！

（一九三四年六月七日。）

中學生小品開明。

背 影

朱自清

我與父親不相見已二年餘了，我最不能忘記的是他的背影。那年冬天，祖母死了，父親的差使也交卸了，正是禍不單行的日子，我從北京到徐州，打算跟着父親奔喪回家。到徐州見着父親，看見滿院狼籍的東西，又想起祖母，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淚。父親說：「事已如此，不必難過，好在天無絕人之路！」

回家變賣典質，父親還了虧空，又借錢辦了喪事。這些日子，家中光景很是慘澹，一半爲了喪事，一半爲了父親賦閒。喪事完畢，父親要到南京謀事，我也要回北京念書，我們便同行。

到南京時，有朋友約去遊逛，勾留了一日；第二日上午便須渡江到浦口，下午上車北去。父親因爲事忙，本已說定不送我，叫旅館裏一個熟識的茶房陪我同去。他再三囑咐茶房，甚是仔細，但他終於不放心，怕茶房不妥帖，頗躊躇了一會。其實我那年已二十歲，北京已來往過兩三次，是沒有甚麼要緊的了。他躊躇了一會，終於決定還是自己送我去。我兩三回勸他不必去，他只說：「不要緊，他們去不好！」

我們過了江，進了車站。我買票，他忙着照看行李。行李太多了，得向腳夫行些小費，才可過去。他便又忙着和他們講價錢。我那時真是聰明過分，總覺他說話不大漂亮，非自己插嘴不可。但他終於講定了價錢，就送我上車。他給我揀定了靠車門的一張椅子；我將他給我做的紫毛大衣鋪好坐位。他囑我路上小心，夜裏要警醒些，不要受涼。又囑託茶房好好照應我。我心裏暗笑他的迂；他們只認得錢，託他們真是白託！而且我這樣大年紀的人，難道還不能料理自己麼？唉，我現在想想，那時真是太聰明了！

我說道：「爸爸，你走吧。」他望車外看了看，說：「我買幾個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動。」我看那邊月臺的柵欄外有幾個賣東西的等着顧客。走到那邊月臺，須穿過鐵道，須跳下去又爬上去。父親是一個胖子，走過去自然要費事些。我本來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讓他去。我看見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馬褂，深青布棉

袍，蹣跚地走到鐵道邊，慢慢探身下去，尙不大難。可是他穿過鐵道，要爬上那邊月臺，就不容易了。他用兩手攀着上面，兩腳再向上縮；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傾，顯出努力的樣子。這時我看見他的背影，我的淚很快地流下來了。我趕緊拭乾了淚，怕他看見，也怕別人看見。我再向外看時，他已抱了朱紅的橘子望回走了。過鐵道時，他先將橘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橘子走。到這邊時，我趕緊去攙他。他和我走到車上，將橘子一股腦兒放在我的皮大衣上。於是撲撲衣上的泥土，心裏狠輕鬆似的。過一會說：『我走了；到那邊來信！』我望着他走出去。他走了幾步，回頭看見我，說：『進去吧，裏邊沒人。』等他的背影混入來來往往的人裏，再找不着了，我便進來坐下，我的眼淚又來了。

近幾年來，父親和我都是東奔西走，家中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他少年出外謀生，獨力支持，做了許多大事。那知老境卻如此頹唐！他觸目傷懷，自然情不能自己。情鬱於中，自然要發之於外；家庭瑣屑便往往觸他之怒。他待我漸漸不同往日。但最近兩年的不見，他終於忘卻我的不好，只是惦記着我，惦記着我的兒子。我北來後，他寫了一信給我，信中說道：『我身體平安，惟膀子疼痛利害，舉箸提筆，諸多不便，大約大去之期不遠矣。』我讀到此處，在晶瑩的淚光中，又看見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馬褂的背影。唉！我不知何時再能與他相見！

（十月在北京）
（背影）

海行雜記

朱自清

這回從北京南歸，在天津搭了通州輪船，便是去年曾被盜劫的。盜劫的事，似乎已很渺茫；所怕者船上的骯髒，實在令人不堪耳。這是英國公司的船，這樣的骯髒似乎儘够玷污了英國國旗的顏色。但英國人說：這有什麼呢？船原是給中國人乘的，骯髒是中國人的自由，英國人管得着！英國人要乘船，會去坐在大菜間裏，那邊看看是什麼樣子。那邊官艙以下的中國客人是不許上去的，所以就好了。是的，這不怪同船的幾個朋友要罵這隻船是「帝國主義」的船了。「帝國主義的船」我們到底受了些什麼「壓迫」呢？有的，有的！

我現在且說茶房吧。

我若有常常恨着的人，那一定是寧波的茶房了。他們的地盤，一是輪船，二是旅館。他們的團結，是宗法社會而兼梁山泊式的；所以未可輕侮，正和別的「寧波幫」一樣。他們的職務本是照料旅客；但事實正好相反，旅客從他們得着的只是侮辱、恫嚇、與欺騙罷了。中國原有「行路難」之歎，那是因交通不便的緣故；但在現在便利的交通之下，即老於行旅的人，也還時時發出這種歎聲，這又爲什麼呢？茶房與碼頭工人之艱於應付，我想比僅僅的交通不便，有時更顯其「難」吧！所以從前的「行路難」是唯物的；現在的卻是唯心的。這固然與社會的一般秩序及道德觀念有多少關係，不能全由當事人負責任；但當事人的「性格惡」實也佔着一個重要的地位的。

我是乘船既多，受侮不少，所以姑說輪船裏的茶房。你去定艙位的時候，若遇着乘客不多，茶房也許會冷臉相迎；若乘客擁擠，你就倒楣了。他們或者別轉臉，不來理你；或者用一兩句比刀子還尖的話，打發你走路——譬如說：「等下趟吧。」他說得如此輕鬆，憑你急死了也不管。大約行旅的人總有些異常，臉上總有一付着急的神氣。地們是以逸待勞的，樂得和你開開頑笑，所以一切反應總是懶懶的，冷冷的；你愈急，他們便愈樂

了，他們於你也並無仇恨，只想玩玩弄弄，尋尋開心罷了，正和太太們玩弄叭兒狗一樣，所以你記着：上船定艙位的時候，千萬別先高聲呼喚茶房。你不是急於要找他們說話麼？但是他們先得訓你一頓，雖然只是低低的自言自語：『啥事體啦！哇啦哇啦的！』接着才響聲說：『噢，來哉，啥事體啦！』你還得記着：你的話說得愈慢愈好，愈低愈好；不要太客氣，也不要太不客氣，這樣你便是門檻裏的人，便是內行；他們固然不見得歡迎你，但也不會玩弄你了。——只冷臉和你簡單說話，要知道這已算承蒙青眼，應該受寵若驚的了。

定好了艙位，你下船是愈遲愈好；自然，不能過了開船的時候。最好開船前兩小時或一小時到船上，那便顯得你是一個有『涵養工夫』的，非急幸幸的『阿木林』可比了。而且茶房也得上岸去辦他自己的事，去早了倒絆住了他；他雖然可託同伴代為招呼，但總之麻煩了。爲了客人而麻煩，在他們是不值得，在客人是不必要；所以客人便只好受『阿木林』的待遇了。有時船於明早十時開行，你今晚十點上去，以爲晚上總該合式了；但也不然。晚上他們要打牌，你去了足以擾亂他們的清興；他們必也恨恨不平的。這其間有一種『分』，一種默喻的『規矩』，一種『門檻經』，你得先做若干次『阿木林』，才能應付得『恰到好處』呢。

開船以後，你以爲茶房閒了，不妨多呼喚幾回。你若真這樣做時，又該受教訓了。茶房日裏要談天，料理私貨；晚上要抽大煙，打牌，那有閒工夫來伺候你！他們早上給你舀一盆臉水，日裏給你開飯，飯後給你擰手巾；還有上船時給你攤開鋪蓋，下船時給你打起鋪蓋好了，這已經多了，這已經够了。此外若有特別的事要他們做時，那就算是額外效勞。你得自己走出艙門，慢慢地叫着茶房，慢慢地和他說，他也會照你所說的做，而不加損害於你。最好是預先打聽了兩個茶房的名字，到這時候悠然叫着，那是更其有效的。但要叫得大方，彷彿很熟悉的樣子，不可有一點訥訥。叫名字所以更其有效者，被叫者覺得你有意和他親近（結果酒資不會少給，）而別的茶房或竟以爲你與這被叫者本是熟悉的，因而有了相當的敬意，所以你第二次第三次叫時，別人往往會幫着你叫的。但你也只能偶爾叫他們，若常常麻煩，他們將發見你到底是『阿木林』而冒充內行，他們將立刻改變對你的態度了。至於有些人會在鋪上高聲朗誦的叫着『茶房』的，那確似乎搭足了架子；在茶

房眼中。其爲『阿』字號無疑了。他們於是忿然的答應：『啥事體啦！哇啦啦！』但走來倒也會走來的。你若再多叫兩聲，他們又會說：『啥事體啦！茶房當山歌唱！』除非你真麻木，或真生了氣，你大概總不願再叫他們了吧。

『子入太廟，每事問，』至今傳爲美談。但你入輪船，最好每事不必問，茶房之怕麻煩，之懶惰，是他們的特徵；你問他們，他們或說不曉得，或故意和你開玩笑，好在他們對客人們，除行李外，一切是不負責任的。大概客人們最普遍的問題，『明天可以到吧？』『下午可以到吧？』一類。他們或隨便答覆，或說，『慢慢來好囉，總會到的。』或簡單的說，『早呢！』總是不得要領的居多。他們的話常常變化，使你不能確信；不確信自然不問了。他們所要的正是耳根清淨呀。

茶房在輪船裏，總是盤踞在所謂『大菜間』的吃飯間裏。他們常常圍着桌子閒談，客人也可插進一兩個去。但客人若是坐滿了，使他們無處可坐，他們便恨恨了；若在晚上，他們老實不客氣將電燈滅了，讓你們暗中摸索去吧。所以這吃飯間裏的桌子竟像他們專利的。當他們圍桌而坐，有幾個固然有話可談；有幾個卻連話也沒有，只默默坐着，或者在打牌。我似乎爲他們覺着無聊，但他們也就這樣過去了。他們的臉上充滿了倦怠，嘲諷，麻木的氣分，彷彿下工夫練就了似的。最可怕的就是這滿臉所謂『訕訕然拒人於千里之外』者，便是這種臉了。晚上映着電燈光，多少遮過了那灰滯的顏色；他們也開始有了些生氣。他們搭了鋪抽大煙，或者拖開桌子打牌。他們抽了大煙，漸有笑語；他們打牌，往往通宵達旦——牌聲，爭論聲充滿那小小的『大菜間』裏。客人們，尤其是抱了病，可睡不着了；但於他們有甚麼相干呢？活該你們洗耳恭聽呀！他們也有不抽大煙，不打牌的，便搬出香煙畫片來一張張細細賞玩；這卻是『雅人深致』了。

我說過茶房的團結是宗法社會而兼梁山泊式的，但他們中間仍不免時有戰氛，濃郁的戰氛在船裏是見不着的；船裏所見，只是輕微淡遠的罷了。『唯口出好興戎，』茶房的口，似乎很值得注意。他們的口，一例是練得極其尖刻的；一面自然也是地方性使然。他們大約是『寧可輸在腿上，不肯輸在嘴上。』所以即使是同

伴之間，往往因爲一句有意的或無意的，不相干的話，動了真氣，擡眉豎目的恨恨半天而不可已。這時臉上全失了平時冷靜的顏色，而換上熱烈的猙獰了。但也終於只是口頭「恨恨」而已，真個拔拳來打，舉腳來踢的，倒也似乎沒有。語云：「君子動口，小人動手。」茶房們雖有所爭執，殆仍不失爲君子之道也。有人說：「這正是南方人之所以爲南方人。」我想，這話也有理。茶房之於客人，雖也「不肯輸在嘴上」，但全是玩弄的態度，動真氣的似乎很少；而且你愈動真氣，他倒愈可以玩弄你。這大約因爲對於客人，是以他們的團體爲靠山的；客人總是孤單的多，他們「倚衆欺」起來，不怕你不就範圍的；所以用不着動真氣。而且萬一吃了客人的虧，那也必是許多同伴陪着他同吃的，不是一個人失了面子；又何必動真氣呢？尅實說來，客人要他們動真氣，還不够資格哪！至於他們同伴間的爭執，那才是切身的利害，而且單鎗匹馬做去，毫無可恃的現成的力量，所以便是小題，也不得不大做了。

茶房若有向客人微笑的時候，那必是收酒資的幾分鐘了。酒資的數目照理雖無一定，但卻有不成文的譜。你按着譜斟酌給與，雖也不能得着一聲「謝謝」，但言語的壓迫是不會來的了。你若給得太少，離譜太遠，他們會始而嘲你，繼而罵你，你還得加錢給他們；其實既受了罵，大可以不加的了，但事實上大多數受罵的客人，礙於他們的威勢，總是加給他們的。加了以後，還得聽許多嘮叨才罷。有一回，和我同船的一個學生，本該給一元錢的酒資的，他只給了小洋四角。茶房狠狠力爭，終不得要領，於是說：「你好帶回去做車錢吧！」將錢向鋪上一擱，忿然而去。那學生後來終於添了一些錢重交給他，他這才默然拿走，面孔仍是板板的，若有所不屑。——付了酒資，便該打鋪蓋了；這時仍是要慢慢來的，一急還是要受教訓，雖然你已給過酒資了。鋪蓋打好以後，茶房的壓迫才算完了，你再預備受碼頭工人和旅館茶房的壓迫吧。

我原是聲明了敘述通州輪船中事的，但卻做了一首「詛茶房文」；在這裏，我似乎有些自己矛盾。不，「天下老鴉一般黑」，我們若狠謹慎將這句話只用在各輪船裏的寧波茶房身上，我想是不會悖謬的。所以我雖就一般立說，通州輪船的茶房卻已包括在內；特別指明與否，是無關重要的。

海行雜記

一四四

(一九二六年七月白馬湖)
(背影隱期版)

兒女

朱自清

我現在已是五個兒女的父親了。想起聖陶喜歡用的『蝸牛背了殼』的比喻，便覺得不自在。新近一位親戚嘲笑我說，『要剝層皮呢！』更有些悚然了。十年前剛結婚的時候，在胡適之先生的藏暉室劄記裏，見過一條說世界上有許多偉大的人物是不結婚的；文中並引培根的話，『有妻子者，其命定矣。』當時確吃了一驚，彷彿夢醒一般，但是家裏已是不由分說給娶了媳婦，又有甚麼可說？現在是一個媳婦，跟着來了五個孩子；兩個肩膀上，加上這麼重一付擔子，真不知怎樣走才好。『命定』是不用說了；從孩子們那一方面說，他們該怎樣長大，也正是可以憂慮的事。我是個徹頭徹尾自私的人，做丈夫已是勉強，做父親更是不成。自然，『子孫崇拜』，『兒童本位』的哲理或倫理，我也有些知道；既做着父親，閉了眼抹殺孩子們的權利知道是不行的。可惜這只是理論，實際上我是仍舊按照古老的傳統，在野蠻地對付着，和普通的父親一樣。近來差不多是中年的人了，才漸漸覺得自己的殘酷；想着孩子們受過的體罰和叱責，始終不能辨解——像撫摩着舊創痕那樣。我的心酸溜溜的有一回，讀了有島武郎與幼小者的譯文，對了那種偉大的、沈摯的態度我竟流下淚來了。去年父親來信，問起阿九，那時阿九還在白馬湖呢；信上說，『我沒有耽誤你，你也不要耽誤他才好。』我爲這句話哭了一場；我爲什麼不像父親的仁慈？我不該忘記，父親怎樣待我們來着；人性許真是二元的，我是這樣地矛盾；我的心像鐘擺似的來去。

你讀過魯迅先生的幸福的家庭麼？我的便是那一類的『幸福的家庭』。每天午飯和晚飯就如兩次潮水一般。先是孩子們你來他去地在廚房與飯間裏查看，一面催我或妻發『開飯』的命令。急促繁碎的脚步，夾着笑和嚷，一陣陣襲來，直到命令發出爲止。他們一遞一個地跑着喊着，將命令傳給廚房裏用人，便立刻搶着回來搬凳子。於是這個說，『我坐這兒！』那個說，『大哥不讓我！』大哥卻說，『小妹打我！』我給他們調解，

說好話。但是他們有時候很固執，我有時候也不耐煩，這便用着叱責了；叱責還不行，不由自主地，我的沈重的手掌便到他們身上了。於是哭的哭，坐的坐，局面才算定了。接着可又你要大碗，他要小碗，你說紅筷子好，他說黑筷子好；這個要乾飯，那個要稀飯，要茶要湯，要魚要肉，要豆腐，要蘿蔔；你說他菜多，他說你菜好。妻是照例安慰着他們，但這顯然是太迂緩了。我是個暴躁的人，怎麼等得及不用說，用老法子將他們立刻征服了；雖然有哭的，不久也就抹着淚捧起碗了。吃完了，紛紛爬下凳子，桌上是飯粒呀，湯汁呀，骨頭呀，渣滓呀，加上縱橫的筷子，欹斜的匙子，就如一塊花花綠綠的地圖模型。吃飯而外，他們的大事便是遊戲。遊戲時，大的有大主意，小的有小主意，各自堅持不下，於是爭執起來；或者大的欺負了小的，或者小的竟欺負了大的，被欺負的哭着嚷着，到我或妻的面前訴苦；我大抵仍舊要用老法子來判斷的，但不理的時候也有。最爲難的，是爭奪玩具的時候，這一個的與那一個的是同樣的東西，卻偏要那一個的；而那一個便偏不答應。在這種情形之下，不論如何，終於是非哭了不可的。這些事件自然不至於天天全有，但大致總有好些起。我若坐在家裏看書或寫什麼東西，管保一點鐘裏要分幾回心，或站起來一兩次的。若是雨天或禮拜日，孩子們在家的多，那麼，攤開書竟看不下一行，提起筆也寫不出一個字的事，也有過的。我常和妻說：『我們家真是成日的千軍萬馬呀！』有時是不但

『成日』，連夜裏也有兵馬在進行着，在有吃乳或生病的孩子時候！

我結婚那一年，才十九歲。二十一歲，有了阿九；二十三歲，又有了阿萊。那時我正像一匹野馬，那能容忍這些累贅的鞍韉，轡頭，和繮繩。擺脫也知是不行的，但不自覺地時時在擺脫着。現在回想起來，那些日子，真苦了這兩個孩子；真是難以寬宥的種種暴行呢！阿九才兩歲半的樣子，我們住在杭州的學校裏。不知怎地，這孩子特別愛哭，又特別怕生人。一不見了母親，或來了客，就哇哇地哭起來了。學校裏住着許多人，我不能讓他擾着他們，而客人也總是常有的；我懊惱極了，有一回，特地騙出了妻，關了門，將他按在地下打了一頓。這件事，妻到現在說起來，還覺得有些不忍；她說我的手太辣了，到底還是兩歲半的孩子！我近年常想着那時的光景，也覺黯然。阿萊在台州，那是更小了；才過了週歲，還不大會走路，也是爲了纏着母親的緣故吧，我將她緊緊地按在

牆角裏，直哭喊了三四分鐘；因此生了好幾天病。妻說，那時真寒心呢！但我的苦痛也是真的。我會給聖陶寫信，說孩子們的磨折，實在無法奈何；有時竟覺着還是自殺的好。這雖是氣憤的話，但這樣的心情，確也有過的。後來孩子是多起來了，磨折也磨折得久了，少年的鋒棱漸漸地鈍起來了；加以增長的年歲增長了理性的裁制力，我能够忍耐了。——覺得從前真是一個『不成材的父親』，如我給另一個朋友信裏所說。但我的孩子們在幼小時，確比別人的特別不安靜，我至今還覺如此。我想這大約還是由於我們撫育不得法，從前只一味地責備孩子，讓他們代我們負起責任，卻未免是可恥的殘酷了！

正面意義的『幸福』其實也未嘗沒有。正如誰所說，小的總是可愛，孩子們的小模樣，小心眼兒，確有些教人捨不得的。阿毛現在五個月了，你用手指去撥弄她的下巴，或向她做趣臉，她便會張開沒牙的嘴格格地笑，笑得像一朵正開的花。她不願在屋裏待着；待久了，便大聲兒嚷。妻常說，『姑娘又要出去溜達了。』她說她像鳥兒般，每天總得到外面溜一些時候。潤兒上個月剛過了三歲，笨得很，話還沒有學好呢。他只能說三四個字的短語或句子，文法錯誤，發音模糊，又得費氣力說出；我們老是要笑他的。他說『好』字，總變成『小』字，問他『好不好？』他便說『小』或『不小』。我們常常逗着他說這個字玩兒；他似乎有些覺得，近來偶然也能說出正確的『好』字了。——特別在我們故意說成『小』字的時候。他有一隻搪磁碗，是一毛錢買來的；買來時，老媽子教給他，『這是一毛錢。』他便記住『一毛』兩個字，管那隻碗叫『一毛』。有時竟省稱爲『毛』。這在新來的老媽子，是必需翻譯了才懂的。他不好意思，或見着生客時，便咧着嘴癡笑；我們常用了土話，叫他做『馱瓜』。他是個小胖子，短短的腿，走起路來，蹣跚可笑；若快走或跑，便更『好看』了。他有時學我，將兩手疊在背後，一搖一擺的；那是他自己和我們都要樂的。他的大姊便是阿萊，已是七歲多了，在小學校裏念着書。在飯桌上，一定得囉囉唆唆地報告些同學或他們父母的事情；氣喘喘地說着，不管你愛聽不愛聽。說完了總問我：『爸爸認識麼？』『爸爸知道麼？』妻常禁止她吃飯時說話，所以她總是問我。她的問題真多；看電影便問電影裏的是不是人，是不是真人，怎麼不說話，看照相也是一樣。不知誰告訴她，兵是要打人的。她回

來便問，兵是人麼？爲什麼打人？近來大約聽了先生的話，回來又問張作霖的兵是幫助誰的？蔣介石的兵是不是幫我們的？諸如此類的問題，每天短不了，常常鬧得我不知怎樣答才行。她和潤兒在一處玩兒，一大一小，不很合式，老是吵着哭着。但合式的時候也有，譬如這個往牀底下躲，那個便鑽進去追着；這個鑽出來，那個也跟着——從這個牀到那個牀，只聽見笑着，嚷着，喘着，真如妻所說，像小狗似的。現在在京的，便只有這三個孩子；阿九和轉兒是去年北來的，讓母親暫時帶回揚州去了。

阿九是歡喜書的孩子，他愛看水滸西遊記、三俠五義、小朋友等，沒有事便捧着書坐着或躺着看。只不歡喜紅樓夢，說是沒有味兒。是的，紅樓夢的味兒，一個十歲的孩子，那裏能領略呢？去年我們事實上只能帶兩個孩子來，因爲他大些，而轉兒是一直跟着祖母的。便在上海將他倆丟下。我清清楚楚記得那分別的一個早上，我領着阿九從二洋涇橋的旅館出來，送他到母親和轉兒住着的親戚家去；妻囑咐說：「買點吃的給他們吧。」我們走過四馬路，到一家茶食鋪裏，阿九說要燻魚，我給買了；又買了餅乾，是給轉兒的，便乘電車到海寧路。下車時，看着他的害怕與累贅，很覺惻然。到親戚家，因爲就要回旅館收拾上船，只說了一兩句話便出來；轉兒望望我，沒說什麼，阿九是和祖母說什麼去了。我回頭看了他們一眼，硬着頭皮走了。後來妻告訴我，阿九背地裏向她說：「我知道爸爸歡喜小妹，不帶我上北京去。」其實這是冤枉的。他又曾和我們說：「暑假時一定來接我啊！」我們當時答應着，但現在已是第二個暑假了，他們還在迢迢的揚州待着。他們是恨着我們呢？還是怯着我們呢？妻是一年來老放不下這兩個，常常獨自暗中流淚；但我有什麼法子呢？想到「只爲家貧成聚散」一句無名的詩，不禁有些淒然。轉兒與我較生疎些，但去年離開白馬湖時，她也曾用了生硬的揚州話，（那時她還沒有到過揚州呢）和那特別尖的小嗓子向着我：「我要到北京去。」她曉得什麼北京，只跟着大孩子們說吧了；但當時聽着，現在想着的我，卻真是抱歉呢。這兄妹倆離開我，原是常事，離開母親，雖也有過一回，這回可是太長了；小小的心兒，知道是怎樣忍耐那寂寞來着！

我的朋友大概都是愛孩子的。少谷有一回寫信責備我，說兒女的吵鬧，也是很有趣的，何至可厭到如我

所說；他說他真不解。子儂爲他家華瞻寫的文章，真是『藹然仁者之言』。『聖陶』也常常爲孩子操心；小學畢業了，到什麼中學好呢？——這樣的話，他和我說過兩三回了。我對他們只有慚愧！可是近來我也漸漸覺着自己的責任。我想，第一該將孩子們團聚起來，其次便該給他們些力量。我親眼見過一個愛兒女的人，因爲不會好好地教育他們，便將他們荒廢了。他並不是溺愛，只是沒有耐心去料理他們，他們便不能成材了。我想我若照現在這樣下去，孩子們也便危險了。我得計畫着，讓他們漸漸知道怎樣去做人才行。但是，不要他們像我自己呢？這一層，我在白馬湖教初中學生時，也曾從師生的立場上問過可尊，他毫不躊躇地說，『自然囉。』近來與平伯談起教子，他卻答得妙，『總不希望比自己壞囉。』是的，只要不『比自己壞』就行，『像』不『像』倒是不在乎的。職業、人生觀等，還是由他們自己去定的好；自己頂可貴，只要指導，幫助他們去發展自己，便是極賢明的辦法。

子同說，『我們得讓子女在大學畢了業，才算盡了責任。』S·K說，『不然，要看我們的經濟，他們的材質與志願，若是中學畢了業，不能或不願升學，便去做別的事，譬如做工人吧，那也並非不行的。』自然，人的好壞與成敗，也不盡靠學校教育；說是非大學畢業不可，也許只是我們的偏見。在這件事上，我現在毫不能有一定的主意；特別是這個變動不住的時代，知道將來怎樣好，在孩子們還小，將來的事且等將來吧。目前所能做的，只是培養他們基本的力量——胸襟與眼光；孩子們還是孩子們，自然說不上高的遠的，慢慢從近處小處下手便了。這自然也只能先按照我自己的樣子，『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光輝也吧，倒楣也吧，平凡也吧，讓他們各盡各的力去。我只希望如我所想的，從此好好地做一回父親，便自稱心滿意。——想在那『狂人』、『救救孩子』的呼聲，我怎敢不悚然自勉呢？』

(選自背影)

兩法師

葉紹鈞

在到功德林去會見弘一法師的路上，懷着似乎從來不會有過的潔淨的心情，也可以說帶着渴望，不過與希冀看一齣著名的電影劇等的渴望並不一樣。

弘一法師就是李叔同先生，我最初知道他在民國初年，那時上海有一種太平洋報，其藝術副刊由李先生主編，我對於所載他的書畫篆刻都中意。以後數年，聽人說李先生已出了家，在西湖某寺遊西湖時，在西泠印社石壁上見李先生的『印藏』。去年子愷先生刊印子愷漫畫，丐尊先生給牠作序文，說起李先生的生活，我才知道得詳明一點；就從這時起知道李先生現稱弘一了。

於是，不免向子愷先生詢問關於弘一法師的種種，承他詳細見告，十分感興趣之餘，自然來了見一見的願望，便向子愷先生說起了。『好的，待有機緣，我同你去見他。』子愷先生的聲調永遠是這樣樸素而真摯的。以後遇見子愷先生，就常常告訴我弘一法師的近況，記得有一次給我看弘一法師的來信，中間有『葉居士』云云，我看了很覺慚愧，雖然『居士』不是什麼特別的尊稱。

前此一星期，飯後去上工，劈面來三輛人力車，最先是個和尚，我並不措意。第二是子愷先生，他驚喜似地向我點頭。我也點頭，心裏便閃電般想起『後面一定是他。』人力車夫跑得很快，第三輛車一霎往後時，我見坐着的果然是個和尚，清癯的臉，領下有稀疏的長髯。我的感情有點激動，『他來了！』這樣想着，屢屢回頭望那越去越遠的車篷的後影。

明天，便接到子愷先生的信，約我星期日到功德林去會見。

是深深嘗了世間味，探了藝術之宮的，卻回過來過那種通常以為枯寂的持律念佛的生活，他的態度應是怎樣，他的言論應是怎樣，實在難以懸揣。因此，在帶着渴望的似乎從來不會有過的潔淨的心情裏，更攪着

一些愉悅的分子。

走上功德林的扶梯，被侍者導引進那房間時，近十位先到的恬靜地起立相迎。靠窗的左角，正是光線最明亮的地方，站着那位弘一法師，帶笑的容顏，細小的眼裏眸子放出晶瑩的光。巧尊先生給我介紹之後，教我坐在弘一法師的側邊。弘一法師坐下來之後，便悠然地數着手裏的念珠。我想一顆念珠一聲阿彌陀佛吧。本來沒有什麼話要同他談，見這樣更沈入近乎催眠狀態的凝思，言語是全不需要了。可怪的是在座一些人，或是他的舊友，或是他的學生，在這難得的會晤頃，似應有好些抒情的話同他談，然而不然，大家也只默然不多開口。未必因僧俗殊途，塵淨異致，而有所矜持吧。或者，他們以為這樣默對一二小時，已勝於十年的晤談了。

晴秋午前的時光在恬然的靜默中經過，覺得有難言的美。

隨後又來了幾位客，向弘一法師問幾時來的，到什麼地方去那些話。他的回答總是一句短語；可是殷勤極了，有如傾訴整個的心願。

因為弘一法師是過午不食的，十一點鐘就開始聚餐。我看他那曾經揮灑書畫彈奏音樂的手鄭重地夾起一莢豇豆來，歡喜滿足地送入口裏去咀嚼的那種神情，真慚愧自己平時的亂吞胡咽。

『這碟子是醬油吧？』

以為他要醬油，某君想把醬油碟子移到他面前。

『不是這位日本的居士要。』

果然，這位日本人道謝了，弘一法師於無形中體會到他的願欲。

石岑先生愛談人生問題，著有人生哲學，席間他請弘一法師談一點關於人生的意見。

『慚愧，』弘一法師虔敬地回答，『沒有研究，不能說什麼。』

以學佛的人對於人生問題沒有研究，依通常的見解，至少是一句笑話。那末，他有研究而不肯說麼？只看他那殷勤真摯的神情，見得這樣想時就是罪過。他的確沒有研究。研究云者，自己站在這東西的外面，而去爬

剔分析，檢察這東西的意思。像弘一法師，他一心持律，一心念佛，再沒有站到外面去的餘裕。那裏能有研究呢？我想，問他像他這樣的生活，覺得達到了怎樣的一種境界，或者比較落實一點。然而健康的人不自覺健康，哀樂的當時也不能描狀哀樂，境界又豈是說得出的。我就把這意思遣開，從側面看弘一法師的長髯以及眼邊細密的皺紋，出神久之。

飯後，他說約定了去見印光法師，誰願意去可同去。印光法師這名字知道得很久了，並且見過他的文鈔，是現代淨土宗的大師，自然也想見一見。同去者計七八人。

決定不坐人力車，弘一法師拔腳便走，我開始驚異他步履的輕捷。他的腳是赤了的，穿一雙布縷纏成的行腳鞋。這是獨特健康的象徵啊，同行的一羣人，那裏有第二雙這樣的腳！

慚愧，我這年輕人，常常落在他的背後。我在他背後這樣想——

他的行止笑語，真所謂純任自然的，使人永不能忘。然而在這背後卻是極嚴謹的戒律。丐尊先生告我，他嘗歎息中國的律宗有待振起，可見他是持律極嚴的。他念佛，他過午不食，都爲的持律。但持律而到非由「外鑠」的程度，人便只覺他一切純任自然了。

似乎他的心非常之安，躁忿全消，到處自得；似乎他以爲這世間十分平和，十分寧靜，自己處身其間，甚而至於會把牠淡忘。這因爲他把所謂萬象萬事劃開了一部分，而生活在留着的一部分內之故。這也是一種生活法，宗教家藝術家大概採用，並不劃開了一部分而生活的人，除庸衆外，不是貪狠專制的野心家，便是社會革命家。

他與我們差不多處在不同的兩個世界。就如我，沒有他的宗教的感情與信念，要過他那樣的生活是不可能的。然而我自以爲有點了解他，而且真誠地敬服他那種純任自然的風度。那一種生活法好？這是愚笨的無意義的問題。只有自己的生活法好，別的都行，誇妄的人卻常常這麼想。友人某君曾說他不會遇見一個人他願意把自己的生活與這個人對調的，這是躊躇滿志的話。人本來應當如此，否則浮漂浪蕩，豈不像沒

舵之舟，然而某君又說尤緊要的是同時得承認別人也未必願意與我對調。這就與誇妄的人不同了；有這麼一承認，非但不菲薄別人，且能致相當的尊敬。彼此因觀感而化移的事是有的。雖說各有其生活法，究竟不是不可破的堅壁，所謂聖賢者轉移了什麼什麼人就是這麼一回事。但是板着面孔專事菲薄別人的人決不能轉移了誰。

到新開太平寺，有人家借這裏治喪事，樂工以為弔客來了，預備吹打起來。及見我們中間有一個和尚，而且問起的也是和尚，才知道誤會，說道：『他們都是佛教裏的。』

寺役去通報時，弘一法師從包袱裏取出一件大袖的僧衣來（他平時穿的，袖子同我們的長衫袖一樣），恭而敬之地穿上身，眉宇間異樣地靜穆。我是歡喜四處看望的，見寺役走進去的沿街的那房間裏，有個軀體碩大的和尚剛洗了臉，背都略微佝着，我想這一定就是果然。弘一法師頭一個跨進去時，便對這和尚屈膝拜伏，動作嚴謹且安詳。我心裏肅然。有些人以為弘一法師當是和尙裏的浪漫派，看這樣可知完全不對。

印光法師的皮膚呈褐色，肌理頗粗，表示他是北方人；頭頂幾乎全禿，發着亮光，腦額很闊；濃眉底下一雙眼睛這時雖不戴眼鏡，卻同戴了眼鏡從眼鏡上面射出眼光來的樣子看人；嘴唇略微皺癢，大概六十左右了。弘一法師與印光法師並肩而坐，正是絕好的對比，一個是水樣的秀美，飄逸，而一個是山樣的渾樸，凝重。

弘一法師合掌懇請了，『幾位居士都歡喜佛法，有曾經看了禪宗的語錄的，今來見法師，請有所開示，慈悲，慈悲。』

對於這『慈悲，慈悲』感到深長的趣味。

『嗯，看了語錄，看了什麼語錄？』印光法師的聲音帶有神秘味。我想這話裏或者就藏着機鋒吧。沒有人答應。弘一法師便指石岑先生，說這位居士看了語錄的。

石岑先生因說也不專看那幾種語錄，只會從某先生研究過法相宗的義理。這就開了印光法師的話源。他說學佛須要得實益，徒然嘴裏說說，作幾篇文章，沒有道理；他說人眼前最

緊要的事情是了生死，生死不了，非常危險；他說某先生只說自己才對，別人念佛就是迷信，真不應該。他說來聲色有點嚴厲，間以呵喝。我想這觸動他舊有的忿念了。雖然不很清楚佛家所謂『我執』『法執』的函蘊是怎樣，恐怕這樣就有點近似。這使我未能滿意。

弘一法師再作第二次的懇請，希望於儒說佛法會通之點給我們開示。

印光法師說二者本一致，無非教人父慈子孝，兄弟恭等等。不過儒家說這是人的天職，人若不守天職就沒有辦法。佛家用因果來說，那就深奧得多。行善便有福，行惡便吃苦；人誰願意吃苦呢？——他的話語很多，有零星的插話，有應驗的故事，從其間可以窺見他的信仰與歡喜。他顯然以傳道者自任，故遇有機緣，不憚盡力宣傳，宜傳家必有所執持，又有所排抵，他自也不免。弘一法師可不同，他似乎春原上一株小樹，毫不愧怍地欣欣向榮，卻沒有凌駕旁的卉木而上的氣概。

在佛徒中間，這位老人的地位崇高極了，從他的文鈔裏，見有許多的信徒懇求他指示，彷彿他就是往生淨土的導引者。這想來由於他有很深的造詣，不過我們不清楚。但或者還有一個原因。一般信徒覺得那個『佛』太渺遠了，雖然一心皈依，總未免感得空虛；而印光法師是眼睛看得見的，認他就是現世的『佛』。虔敬崇奉，親接警效，這才覺得着實，滿足了信仰的欲望。故可以說，印光法師乃是一般信徒用意想裝塑成功的偶像。

弘一法師第三次『慈悲，慈悲』地請求時，是說這裏有言經義的書，可讓居士們『請』幾部回去。這『請』字又有特別的味道。

房間的右角裏，裝釘作似的，線裝和裝的書堆着不少，不禁想起外間紛紛飛散的那些宣傳品。由另一位和尚分派，我分到黃智海演述的阿彌陀經白話解釋，大圓居士說的般若波羅密多心經口義，李榮祥編的印光法師嘉言錄三種。中間阿彌陀經白話解釋最好，詳明之至。

於是弘一法師又屈膝拜伏，辭別。印光法師顛着頭，從不大敏捷的動作上顯露他的老態。待我們都辭別

了走出房間時，弘一法師伸兩手，鄭重而輕捷地把兩扇門拉上了。隨即脫下那件大袖的僧衣，就人家停放在寺門內的包車上，方正平帖地把牠摺好包起來。

弘一法師就要回到江灣子愷先生的家裏，石岑先生予同先生和我便向他告別。這位帶有通常所謂仙氣的和尙，將使我永遠懷念了。

我們三個在電車站等車，滑稽地使用着『讀後感』三個字，互訴對於這兩位法師的感念。就是這一點，已足證我們不能爲宗教家了，我想。

（一九二七年一月八日作）

據說，佛家教規，受戒者對於白衣是不答禮的，對於皈依弟子也不答禮；弘一法師是印光法師的皈依弟子，故一方敬禮甚恭，一方顧頭受之，一九三一年六月一七日記。

腳步集新中國版。

過去隨談

葉紹鈞

在中學校畢業是辛亥那一年，並不會作升學想頭；理由很簡單，因為家裏沒有供我升學的錢。那時的中學畢業生當然也有『出路問題』，不過像現在的社會評論家雜誌編輯者那時還不多，所以沒有現在這樣鬧嚷嚷地。偶然的機緣，我就當了初等小學的教員，與二年級的小學生作伴。鑽營請託的況味沒有嘗過，依通常說，這是幸運。在以後的朋友中間有這麼一個，因在學校畢了業，將與所謂社會者對面，路途太多，何去何從，引起了甚深的悵惘。有一回偶遊園林，看見澄清如鏡的池蕩，忽然心酸起來，強烈地萌生着就此跳下去完事的欲望。這樣生帖孟脫的青年，我卻沒有，小學教員是值得當的，我何妨當當；依實際說，這又是幸運。

小學教員一連當了十年，換過兩次學校，在後面的兩個學校裏，都當高等班的級任；但也兼過半年幼稚班的課——幼稚班者，還教不上初等一年級，而又不像幼稚園兒童那樣地被訓練着，是學校裏一個馬馬虎虎的班次。職業的興趣是越到後來越好；這因為後來的幾年中聽到一些外來的教育理論同方法，自家也零星悟到一點，就拿來施行，而同事又是幾個熟朋友的緣故。當時對於一般不知振作的同業頗有點看不起，以為他們德性上有着污點，倘若大家能去掉污點，教育界一定會大放光彩的。

民國十年暑假後開始教中學生。那被邀請的理由是很滑稽的。我曾寫一些短篇小說刊載在雜誌上，人家以為能作小說就是善於作文，善於作文當然也能教文，於是，我彷彿是頗適宜的國文教師了。這情形到現在仍舊不衰，作過一些小說之類的往往被聘為國文教師，兩者之間的距離似乎還不會經人切實注意過。至於我舍小學而就中學的緣故，那是不言而喻的。

直到今年，曾在五處中學三處大學作教，教的都是國文；這大半是兼務，正業是書局編輯，連續七年有餘了。大學教員我是不敢當的；我知道自己怎樣沒有學問，我知道大學教員應該怎樣教他的科目，兩相比並，不敢是真情。人家卻說了：『現在的大學名而已，你何必拘拘！』我想這固然不錯，但從『盡其在我』的意義着想，不能因大學不像大學，我就不妨去當不像大學教員的大學教員。所惜守志不嚴，牽於友情，竟爾破戒。今年在某大學教『歷代文選』，勞動節的明天，接到用紅鉛筆署名L的警告信，大約說我教那些古舊的文篇，徒然助長反動勢力，於學者全無益處，請即自動辭職，免討沒趣云云。我看了頗憤憤；若說我沒有學問，我承認，卻說我助長反動勢力，我恨反動勢力恐怕比這位L先生更真切些呢；或者以為教古舊的文篇便是助長反動勢力的實證，更不用問對於文篇的態度如何，那末他該叫學校當局變更課程，不該怪到我。後來知道這是學校波瀾的一個弧痕，同系的教員都接到L先生的警告信，措辭比給我的信更嚴重，我才像看到丑角的醜臉那樣笑了。從此辭去不教，願以後謹守所志，『直到永遠。』

自知就所有的一些常識以及好嬉肯動的少年心情，當當小學或初中的教員大概還適宜的。這自然是不往根柢裏想去的說法；如往根柢裏想去，教育對於社會的真實意義（不但世俗所認的那些意義）是什麼，與教育相關的基本科學內容是怎樣，從事教育技術上的訓練該有那些項目，關於這些，我就同大多數的教員一樣，知道得太微少了。

二

作小說的興趣可說由中學校時代讀華盛頓歐文的見聞錄引起的。那種詩味的描寫，諧趣的风格，似乎不會在讀過的一些中國文學裏接觸過；因而這樣想，作文要如此才佳妙呢。開頭作小說記得是民國三年，投寄給小說周刊禮拜六，被登載了，便繼續作了好多篇。到後來，禮拜六派是文學界中一個卑污的名稱，無異海派，黑幕派，鴛鴦蝴蝶派等等。我當時的小說多寫平凡的人生故事，同後來的相彷彿，淺薄誠有之，如何惡劣卻

未必，雖然所用的工具是文言，也不免貪懶用一些成語古典。作了一年多便停筆了，直到民國九年才又動手，是韻剛君提示的，他說在北京的朋友將辦一種雜誌，作一篇小說付去。從此每年寫成幾篇，一直不曾間斷。只今年是例外，眼前是十月將盡了，還不曾寫過一篇呢。

豫先布局，成後修飾，這一類ABC裏所詔示的項目，總算盡可能的力實做的。可是不行：作小說的基本要項在乎有一雙透入的觀世的眼，而我的眼殼不上，所以人家問我那一篇最愜心時，我簡直不能回答。爲要作小說而訓練自己的眼固可不必，但眼的訓練實是生活的補劑，因此我願意對這上邊致力。如果致力而有進益，由這進益而能寫出些比較可觀的文字，自是我的歡喜。

爲什麼近來漸漸少作，到今年連一篇也沒有作呢？有一個淺近的比喻，想來倒很確切的。一個人新買一具照相機，不離手的對光，扳機，捲乾片，一會兒一打乾片完了，便裝進一打，重又對光，扳機，捲乾片。那時候什麼對象都是很好的攝影題材；小妹妹靠在窗沿憨笑，這有天真之趣；攝他一張，老母親捧着水煙袋抽吸，這有古樸之致；攝他一張，出外遊覽，遇到高樹，流水，農夫，牧童，頗濃的感興，立刻湧起，當然不肯放過，也就逐一攝他一張。洗出來時果能成一張像樣的照相與否似乎不很關緊要，最熱心的是『搭』的一板：面前是一個對象，對着他『搭』的板了，這就很滿足了。但是，到後來卻有相度了一會終於收起鏡箱來的時候。愛惜乾片麼？他可以說是，然而不是。只因希求於照相的條件比以前多了，意味要深長，構圖要適宜，明暗要美妙，更有其他等等，相度下來如果不能應合這些條件，寧可收起鏡箱了事。這時候，徒然一板是被視爲無意義的了。我從前多寫只是熱心於一板，現在卻到了動輒收起鏡箱的境界，是自然的歷程。

三

中學生主幹會囑我說一些自己修習的經歷，如何讀書之類。我很慚愧，自計到今爲止，沒有像模像樣讀過書，只因機緣與嗜好，隨時取一些書來看罷了。書既沒有系統，自家又並無分析的綜合的識力，不能從書的

方面多得到什麼是顯然的。外國文字呢？日文會讀過葛祖蘭氏的自修讀本兩冊，但是像劣等的學生一樣，現在都還給教師了，至於英文，中學時代不算讀得淺，讀本是文學名著，文法讀到納司非爾的第四冊呢，然而結果是半通不通，到今看電影字幕還未能完全明白。（我覺得讀英文而結果如此的實在太多了。多少的精神時間，終於不能完全看明白電影字幕！正在教英文讀英文的可以反省一下了。）不去澈底修習，弄一個全通真通，當然是自家的不是；可是學校對於學生修習的各項科目都應定一個畢業最低限度，一味胡教而不問學生果否達到了最低限度，這不能不怪到學校了。外國文字這項工具不能使用，要接觸一些外國的東西，只好看看譯品，這就與專待餵飼的嬰孩同樣的可憐，人家不翻譯，你就沒法想。講到譯品，等類頗多。有些是譯者實力不充而硬欲翻譯的，弄來滿盤都錯，使人懷疑何以外國人的思想話語會這樣的奇怪不依規矩。有些據說為欲忠實，不肯稍事變更原文文法上的排列，就成為中國文字寫的外國文。這類譯品若請專讀線裝書的先生們去看，一定回答「字是個個識得的，但不懂得這些字湊合在一起講些什麼。」我總算能够硬看下去，而且大概有點懂，這不能不歸功到讀過兩種讀如未讀的外國文。最近看到東華君譯的文學之社會學的批評，清楚流暢，義無隱晦，以為譯品像這個樣子，庶幾便於讀者。聲明一句，我不是說這本書就是翻譯的模範作；我沒有這樣狂妄，會自認有判定譯品高下的能力。

說起讀書，十年來頗看到一些人，開口閉口總是讀書，「我只想好好兒念一點書。」「某地方一個圖書館都沒有，我簡直過不下去。」「什麼事都不管，只要有書讀，我滿足了。」這一類話時時送到我的耳邊；我起初肅然生敬，既而卻未免生厭。那種為讀書而讀書的虛矯，那種認別的什麼都不屑一做的傲慢，簡直自封為人間的特殊階級，同時給與旁人一種壓迫，彷彿唯有他們是人間的智慧的葆愛者。讀書只是至平常的事而已，猶如吃飯睡覺，何必作為一種口號，惟恐不遑地到處宣傳，況且所以要讀書，自全憑觀念的玄學以至真憑實據的動植礦，就廣義說，無非要改進人間的生活。單只是「讀」決非終極的目的，而那些「讀書」「讀書」的先生們似乎以為單只是「讀」很了不起的，生活云云不在範圍以內；這也引起我的反感。我頗想標

榜『讀書非究竟義諦主義』——當然只是想罷了，宣言之類是不會做的。或者有懂得心理分析的人能够說明我之所以有這種反感，由於自家的頭腦太儉了，對於書太疎闊了，因此引起了嫉妬，而怎樣這樣的理由是非意識地文飾那嫉妬的醜臉的。如果被判定如此，我也不想辯解，總之我確然曾有了這樣的反感。至於那些將讀書作口號的先生們，果真個讀書，我不得而知；只有一層，從其中若干人的現況上看，我的直覺的評判成爲客觀的真實了。他們果然相信自己是人間智慧的寶庫，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得便時拋開了爲讀書而讀書的招牌，就不妨包辦一切；他們儼然承認自己是人間的特殊階級，雖在極微細的一談笑之頃，總要表示外國人題出來的『高等華人』的態度。讀書的口號，包辦一切，『高等華人』這其間彷彿有互相糾纏的關係；若請希聖君來解釋，一定能頭頭是道的。

四

我與妻結婚是由人家作媒的，結婚以前沒有會過面，也不會通過信。結婚以後兩情頗投合，那時大家當教員，分開在兩地，一來一往的信在半途中碰頭，寫信等信成爲盤踞心窩的兩件大事，到現在十四年了，依然很愛好，對方怎樣的好是彼此都說不出的，只覺得適合，更適合的情形不能想像，如是而已。

這樣打彩票式的結婚當然很危險的，我與妻能够愛好也只是偶然；迷信一點說全憑西湖白雲菴那月下老人，但是我得到一種便宜，不會爲求偶而眠思夢想，神魂顛倒；不會沈溺於戀愛裏頭，備嘗甜酸苦辣各種味道。圖得這種便宜而去冒打彩票式的結婚的險，值得不值得固難斷言；至少，青年期的許多心力和時間是挪移了過來，可以去應付別的事情了。

現在一般人不願冒打彩票式的結婚的險是顯然的，先戀愛後結婚成爲普通的信念。我不菲薄這一種信念，它的流行也有所謂『必然』。我只想說那些戀愛至上主義者，他們得意時談心，寫信，作詩，看電影，遊名勝，失意時傷心，流淚，作詩（充滿了驚嘆號），說人間至不幸的止有他們，甚至想投黃浦江；像這樣把整個生

命交給戀愛，未免可議。這種戀愛祇配資本家的公子「名門」的小姐去玩的。他們享用的是他們的父親祖先剝削得來的錢，他們在社會上的地位在未入母腹時早就排定，他們看看世界非常太平，一點沒有問題。閒暇到這樣子卻也有點難受，他們於是去做戀愛的題目，弄出一些悲歡哀樂來，總算在他們空白的生活錄寫上了幾行。如果是並不閒暇到這樣子的青年，而也想學步，那惟有障礙自己的進路，滅損自己的力量而已。

人類不滅，戀愛也永存。但戀愛有各色各樣。像公子小姐們玩的戀愛，讓它「沒落」吧！

(以上腳步集新中國版。)

離別

鄭振鐸

別了，我愛的中國，我全心愛着的中國，當我倚在高高的船欄上，見着船漸漸的離岸了，船與岸間的水面漸漸的闊了，見着許多親友揮着白巾，揮着帽子，揮着手，說着 *Adieu Adieu*！聽着鞭砲劈劈拍拍的響着，水兵們高呼着向岸上的同伴告別時，我的眼眶是潤溼了，我自知我的淚點已經滴在眼鏡面了，鏡面是模糊了，我有一種說不出的感動！

船慢慢的向前駛着，沿途見了停着的好幾隻灰色的白色的軍艦，那不是懸着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的，他們的旗幟是『紅日』是『藍白紅』是紅藍條交叉着的聯合旗，是有星點紅條的旗！

兩岸是黃土和青草，再過去是兩條的青痕，再過去是地面上的幾座小島山，海水滿盈盈的照在夕陽之下，浪濤如頑皮的小童似的跳躍不定。水面上現出一片的金光。

別了，我愛的中國，我全心愛着的中國！

我不忍離了中國而去，更不忍在這大時代中放棄每人應做的工作而去，拋棄了許多親愛的勇士們在後面，他們是正用他們的血建造着新的中國，正在以純摯的熱誠，爭鬪着，奮擊着。我這樣不負責任的離開了中國，我真是一個罪人！

然而我終將在這大時代中工作着的，我終將為中國而努力，而呈獻了我的身，我的心；我別了中國，為的是求更好的經驗，求更好的奮鬥的工具。暫別了，暫別了，在各方面爭鬪着的勇士們，我不久即將以更勇猛的力量加入你們當中了。

當我歸來時，我希望這些懸着『紅日』的，『藍白紅』的，『有星點紅條』的，『紅藍條交叉着』的一切旗幟的白色灰色的軍艦都已不見了，代替他們的是我們的可喜愛的懸着我們的旗幟的偉大艦隊。

如果他們那時還沒有退去中國海，沒有為我們所消滅，那末，勇士們，我將加入你們的隊中，以更勇猛的力量，去壓迫他們，去毀滅他們！

這是我的誓言！

別了，我愛的中國，我全心愛着的中國！

二

別了，我最愛的祖母，母親，妹妹以及一切親友們，我沒有想到我動身得那末匆促。我決定動身，是在行期前的七天；跑去告訴祖母和許多親友們，是在行期前的五天。我想我們的別離至多不過是兩年，三年，然而我心裏總有一種離愁堆積着。兩三年的時光，在上海住着是如燕子疾飛似的匆匆滑過去了，然而在孤身棲止於海外的遊子看來，是如何漫長的一個時間呀！在倚閨而望遊子歸來的祖母母親們和數年來終日聚首的愛友們看來，又是如何漫長的一個時期呀！祖母在半年來，身體又漸漸的回復康健了，精神也很好，所以我敢於安心遠遊。要在半年前，我真的不忍與她相別呢！然而當她聽見我要遠別的消息時，她口裏不說什麼，還很高興的鼓勵着我，要我保重自己的身體，在外不像在家，沒有人細心照應了，飲食要小心，被服要蓋得好些，落在牀下是不會有人來抬起了；又再三叮囑着我，能够早回，便早些回來。她這些話是安舒的慈愛的說着的，然而在她緩慢的語聲中，在她微蹙的眉尖上，我已看出她是滿孕着難告的苦悶與別意。不忍與她的孩子離別，而又不忍阻擋他的前進，這其間是如何的躊躇苦惱，不安！人非鐵石，誰不覺此！第二天，第三天，她的筋痛的舊病，便又微微的發作了。這是誰的罪過？行期前一天的晚上，我去向她告別，勉強裝出高興的樣子，要逗引開她的憂懷別緒；她也勉強裝着並不難過的樣子，這還不是她也怕我傷心麼？在強裝的笑容間，我看出萬難遮蓋

的傷別的陰影。她強忍着呢！以全力忍着呢！母親也是如此。假定她們是哭，我一定要棄了我離國的決心！一定的！這夜臨別時，我告訴她們說，第二天還要來一次，但是，不，第二天，我決不敢再去向她們告別了。我真怕搖動了我的離國的決心！我寧願負一次說謊的罪，我寧願負一次不去拜別的罪！

岳父是真希望我有所成就的，他對於我的離國，用全力來贊助。他老人家僕僕的在路上跑，爲了我的事，不知有幾次了！托人，找人幫忙，換錢……都是他在忙着。我不知將如何說感謝的話好！然而臨別時，他也不免有戚意。我看他扶着箴，在太陽光中，忙亂的碼頭上站着，揮着手，我真的感動得說不出話來。

許多朋友，親戚……他們都給我以在我預想以上之幫忙與親切的感覺，這使我更不忍於離別了！

果然如此的輕於言離別，而又在外遊蕩着，一無所成，將如何的傷了祖母，母親，岳父以及一切親友的心呢！

別了，我最愛的祖母以及一切親友們！

三

當我與岳父同車到商務去時，我首先告訴他我將於二十一日動身了。歸家時，我將這話第二次告訴給箴，她還以爲我是與她開玩笑的。

『那裏的話！真的要這末快動身麼？』

『那一個騙你，自然是真的，因爲有同伴。』

她還不信，搖搖頭道：『等爸爸回來問他看，你的話不能信。』

岳父回家，她真的去問了。

『那裏會假的，振鐸一定要動身了，只有六七天工夫，快去預備行裝！』他微笑着說着。箴有些愕然了，『爸爸也騙我！』

「並沒有騙你，是一點不假的事。」他正經的說道，她不響了，顯然的心上罩了一層般濃的苦悶。

「鐸，你爲什麼這樣快動身？再等幾時，八月間再走不好麼？」箴的話聲有些生澀，不如剛才的輕快了。一天天的過去，我們倆除同出去置辦行裝外，相聚的時候很少。我每天還去辦公，因爲有許多事要結束，每個黃昏，每個清晨，她都以同一的淒聲向我說道：「鐸，不要走了吧！」

「等到八月間再走不好麼？」

我躊躇着，我不能下一個決心，我真的時時刻刻想不走。去年我們倆一天的相離，已經不可忍受了，何況如今是兩三年的相別呢？

我真的不想走！

「淚眼相見，覺無語幽咽，」在別前的三四天已經是如此了。每天的早餐，我都咽不下去，心上似有千百重的鉛塊壓着，說不出的難過。當護照沒有簽好字時，箴暗暗的希望着英法領事拒絕簽字，於是我可以不走了。我也竟是如此的暗暗的希望着。

當許多朋友請我們餞別宴上，我曾笑對他們說道：「假定我不走呢，吃了這一頓飯要不要奉還？」這不是一句笑話，我是真的這樣想呢。即在整理行裝時，我還時時的這樣暗念着：「姑且整理整理，也許去不成。」然而護照終於簽了字，終於要於第二天動身了。

只有動身的那一天早晨，我們倆是始終的聚首着。我們同倚在沙發上。有千萬語要說，卻一句也都說不出，只是默默的相對。

箴嗚咽的哭了，我眼眶中也裝滿了熱淚。誰能吃得下午飯呢！

碼頭上，握了手後，我便上船了，船上催送客者回去的鈴聲已經丁丁的搖着了。我倚在船欄上，她站在岳父身邊，暗暗的在拭淚。中間隔的是幾丈的空間，竟不能再一握手，再一談話。此情此景，將何以堪！最後，岳父怕

她太傷心了，便領了她先走。那臨別的一瞬，她已經不能再有所表示了，連手也不能揮送，只慢慢的走出碼頭，我的手握着白巾，在眼眶邊不停的拭着。我看着她黃色衣服，她的背影漸漸的遠了，消失在過道中了！

『黯然魂消者惟別而已矣！』

Adieu! Adieu!

希望幾個月之後——不敢望幾天或幾十天，在國外再有一次『不速之客』的經歷。
『別離』那真不是容易說的！

(海燕新中國版)

春底林野

許地山

春光在萬山環抱裏，更是洩漏得遲。那裏底桃花還是開着；漫游底薄雲從這峯飛過那峯，有時稍停一會，爲底是擋住太陽，教地面底花草在他底蔭下避避光燄底威嚇。

岩下底蔭處和山谿底旁邊，長了薇蕨和其他鳳尾草。紅，黃，藍，紫的小草花點綴在綠茵上頭。

天中底雲雀，林中底金鶯，都鼓起他們底舌簧。輕風把他們底聲音擠成一片，分送給山中各樣有耳無耳底生物。桃花聽得入神，禁不住落了幾點粉淚，一片一片凝在地上。小草花聽得大醉，也和着聲音底節拍一會倒，一會起，沒有鎮定底時候。

林下一班孩子正在那裏檢桃花底落瓣哪。他們檢着，清兒忽嚷起來，道：『噫，邕邕來了！』衆孩子住了手，都向桃林底盡頭盼望。果然邕邕也在那裏摘草花。

清兒道：『我們今天可要試試阿桐底本領了。若是他能辦得到，我們都把花瓣穿成一串瓔珞圍在他身上，封他爲大哥如何？』

衆人都答應了。

阿桐走到邕邕面前，道：『我們正等着你來呢。』

阿桐底左手盤在邕邕底脖子上，一面走一面說：『今天他們要替你辦嫁妝，教你做我底妻子。你能做我底妻子麼？』

邕邕狠視了阿桐一下，回頭用手推開他，不許他底手再搭在自己脖子上。孩子們都笑得支持不住了。

衆孩子嚷道：『我們見過邕邕用手推人了！阿桐贏了！』

邕邕從來不會拒絕人，阿桐怎能知道一說那話，就能使她動手呢？是春光底蕩漾，把他這種心思泛出來。

呢或者，天地之心就是這樣呢？

你且看：漫游底薄雲還是從這峯飛過那峯。

你且聽：雲雀和金鶯底歌聲還佈滿了空中和林中。在這萬山環抱底桃林中，除那班愛鬧的孩子以外，萬物把春光領略得心眼都迷矇了。

綴網勞蛛商務。

山陰道上

徐蔚南

一條修長的石路，右面盡是田畝，左面是一條清澈的小河，隔河是個村莊，村莊底背景是一聯青翠的山岡。這條石路，原來就是所謂『山陰道上，應接不暇』的山陰道。誠然，『青的山，綠的水，花花世界』，我們在路上行時，望了東又要望西，苦了一雙眼睛。道上很少行人，有時除了農夫自城中歸來，簡直沒有別個人影了。我們正愛那清冷，一月裏總來這道上散步二三次，道上有個路亭，我們每次走到路亭裏，必定坐下來休息一會。路亭底兩牆壁上，常有人寫着許多粗俗不通的文句，令人看了發笑。我們穿過路亭，再往前走，走到一座石橋邊，才停步，不再往前走了，我們去坐在橋欄上瞭望四週的野景。

橋下的河水，尤清潔可鑑。它那喃喃的流動聲，似在低訴那宇宙底永久祕密。

下午，一片斜輝，映照河面，有如將河水鍍了一層黃金。一羣白鴨聚成三角形，最魁梧的一頭做嚮導，最後的是一排瘦瘠的，在那鍍金的水波上向前游去，向前游去。河水被鴨子分成二路，無數軟弱的波紋向左右展開，展開，展到河邊的小草裏，展到河邊的石子上，展到河邊的泥裏……

我們在橋欄上這樣注視着河水底流動，心中便充滿了一種喜悅。但是這種喜悅祇有唇上的微笑，輕勻的呼吸，和和善的目光能表現得出。我還記得那一天，當時我和他兩人看了這幅天然的妙畫，我們倆默然相視了一會，似乎我們底心靈已在一起，已互相了解，我們底友誼已毋須用言語解釋，更何必用言語來解釋呢！

遠地裏的山岡，不似早春時候盡被白漫漫的雲霧罩着了，巍然接連着站在四圍，青青地閃出一種很散漫的薄光來，山腰裏的寥落松柏也似乎看得清楚了，橋左旁的山底形式，又自不同，獨立在那邊，黃色裏泛出青綠來。不過山上沒有一株樹木，似乎太單調了；山麓下卻有無數的竹林和叢藪。

離橋頭右端三四丈處，也有一座小山，祇有三四丈高，山巔上縱橫都有四五丈，方方的有如一箇露天的

戲臺，上面鋪着短短的碧草。我們每登上了這山頂，便如到了自由國土一般，將鎮日幽閉在胸間的遊戲性質，儘情發洩出來。我們毫沒有一點害羞，毫沒有一點畏懼，我們盡我們底力量唱起歌來，做起戲來，我們大笑，我們高叫。呵！多麼活潑，多麼快樂！幾日來積聚的煩悶完全消盡了。玩得疲乏了，我們便在地上坐下來，臥下來，觀看那青空裏的白雲。白雲確有使人欣賞的價值，一團一團地如棉花，一捲一捲地如波濤，連山一般地擁在那兒，野獸一般地站在這邊。萬千狀態，無奇不有。這一幅最神祕最美麗最複雜的畫片，祇有睜開我們底心靈的眼睛來，才能看出其間的意義和幽妙。

太陽落山了。它底分外紅的強光從樹梢頭噴射出來，將白雲染成血色，將青山也染成血色。在這血色中，他漸漸向山後落下，忽然變成一個紅球，浮在山腰裏，這時它底光已不耀眼了，山也暗澹了，雲也暗澹了，樹也暗澹了。這紅球原來是太陽的底影子。

蒼茫暮色裏，有幾點星火在那邊閃動，這是城中電燈放光了，我們不得不忽忽回去。

——載龍山夢痕開明版。

快閣的紫籐花

徐蔚南

細雨濛濛，百無聊賴之時，偶然從花間集裏翻出了一朵小小枯槁的紫籐花，花色早褪了，花香早散了。啊，紫籐花！你真令人憐愛呢。豈僅憐愛你，我還懷念着你底姊妹們——一架白色的紫籐，一架青蓮色的紫籐——在那個園中靜悄悄地消受了一宵冷雨，不知今朝還能安然無恙否？

啊，紫籐花！你常住在這詩集裏吧；你是我前週暢遊快閣的一個紀念。

快閣是陸放翁飲酒賦詩的故居，離城西南三里，正是鑑湖絕勝之處。去歲初秋，我曾經去過了，寒中又重遊一次，前週復去是第三次了。但前兩次都沒有給我多大印象，這次去後，情景不同了，快閣底景物時時在眼前顯現——尤其使人難忘的，便是那園中的兩架紫籐。

快閣臨湖而建，推窗外望，遠處是一帶青山，近處是隔湖的田畝。田畝間分成紅綠黃三色：紅的是紫雲英，綠的是豌豆葉，黃的是油菜花。一片一片互相間着，美麗得遠勝人間錦繡。東向叢林中，隱約間露出一個塔尖，尤有詩意。槳聲漁歌，又不時從湖面飛來。這樣的景色，晴天固然好，雨天也必神妙。詩人居此，安得不頹放呢？放翁自己說：

「橋如虹，水如空，一葉飄然煙雨中，天教稱放翁。」

是的，確然天叫他稱放翁的。

開旁有花園二，一在前，一在後。前面的一個又以牆壁分成爲二，前半疊假山，後半鑿小池。池中植荷花；如在夏日，紅蓮白蓮蓋滿一池，自當另有一番風味。池前有春花秋月樓，樓下有匾額曰「飛躍處」。此是指池魚言。其實，池中只有很小很小的魚，要它躍也躍不起來，如何會飛躍呢？

園中的映山紅和躑躅都很鮮妍，但遠不及山中野生的自然。

自池旁折向北，便是那後花園了。

我們一踏進後花園，便一架紫籐呈在我們眼前。這架紫籐正在開花最盛的時候，一球一球重疊蓋在架上的，俯垂在架旁的盡是花朵。花心是黃的，花瓣是潔白的，而且看上去似乎很肥厚的。更有無數的野蜂在花架上下左右嗡嗡地叫着——亂闖闖地飛着。它們是在採蜜嗎？它們是在舞蹈嗎？它們是在和花朵遊戲嗎？我在架下仰望這一堆花，一羣蜂，我便想像這無數的白花架是一羣天真無垢的女孩子，伊們赤裸裸地在一塊兒擁着，抱着，偎着，臥着，吻着，戲着；那無數的野蜂便是一大羣底男孩，他們正在唱歌給伊們聽，正在奏樂給伊們聽。但們是結戀了。但們是在痛快地享樂那陽春。但們是在創造只有青春，只有戀愛的樂土。

這種想像決不是僅我一人所有，無論誰看了這無數的花和蜂都將生出一種神祕的想像來。同我一塊兒去的方君看見了也拍手叫起來，他向那低垂的一球花朵熱烈地親了個嘴，說道：『鮮美呀！鮮美！』他又說：『我很想把花朵摘下兩枝來掛在耳上呢。』

離開這架白紫籐十幾步，有一圍短短的冬青。繞過冬青，穿過一畦豌豆，又是一架紫籐。不過這一架是青蓮色的，和那白色的相比，各有美處。但是就我個人說，卻更愛這青蓮色的，因為淡薄的青蓮色呈在我眼前，便能使我感到一種平和，一種柔婉，並且使我有如飲了美酒，有如進了夢境。

很奇異，在這架花上，野蜂竟一隻也沒有。落下來的花瓣在地上已有薄薄的一層。原來這架花朵底青春已逝了，無怪野蜂散盡了。

我們在架下的石凳上坐了下來，觀看那正在一朵一朵飄下的花兒。花也知道求人愛憐似的，輕輕地落了一朵在我膝上，我俯下看時，頸項裏感得颼颼地一冷，原來又是一朵。它接連着落下來，落在我們底眉上，落在我們底腳上，落在我們底肩上。我們在這又輕又軟又香的花雨裏幾乎睡去了。

猝然『骨碌碌』一聲怪響，我們如夢初醒，四目相向，頗形驚詫。即刻又是『骨碌碌』地響了。方君說：『這有啄木鳥。』

臨去時，我總捨不得這架青蓮色的紫籐，便在地上拾了一朵夾在花間集裏。夜深人靜的時候，我每取出這朵花來默視一會兒。

——載龍山夢痕開明版。

收穫

綠漪

一九二四年，我由法友介紹到里昂附近香木尼鄉村避暑，借住在一個女子小學校。因在假期，學生都沒有來，校中只有一位六十歲上下的校長苟理夫人與女教員瑪麗女士。

我的學校開課本遲，我在香鄉整住了一夏，又住了半個秋天，每天享受新鮮的牛乳和雞蛋，肥碩的梨桃，香甜的果醬，鮮美的乳餅，我的體重竟增加了兩基羅。

到了葡萄收穫的時期，滿村貼了 *La Vendange* 的招紙，大家都到田裏相幫採葡萄。

記得一天傍晚，我和苟理夫人們同坐院中菩提樹下談天，一個腳登木屐，腰圍犢鼻裙的男子到門口問道：『我所邀請的採葡萄工人還不夠，明天你們幾位肯來幫忙嗎？苟理夫人。』

我認得這是威尼先生，他在村裏頗有田產，算得一位小地主。平日白領高冠，舉止溫雅，儼然是位體面的紳士，在農忙的時候，卻又變成一個垢膩的工人了。

苟理夫人答應他明天；他過去之後，又問我願否加入。她說，相幫採葡萄並不是勞苦的工作，一天還可以得六法郎的工資，並有點心晚餐，她自己年年都去的。

我並不貪那酬勞，不過她們都走了，獨自一個在家也悶，不如去散散心，便也答應明天一同去。

第二天，太陽第一條光線，由菩提樹葉透到窗前，我們就收拾完畢了。苟理夫人和瑪麗女士穿上圍裙，吃了早點，大家一齊動身。路上遇見許多人，男婦老幼都有，都是到田裏去採葡萄去的。香本尼是產葡萄的區域，幾十里內，盡是人家的葡萄園，到了收穫時候，闔村差不多人人出場，所以很熱鬧。

威尼先生的葡萄園，在女子小學的背後，由學校後門出去，五分鐘便到了。威尼先生和他的四個孩子，已經先在園裏。他依然是昨晚的裝束；孩子們也穿着極粗的工衣，笨重的破牛皮鞋。另有四五個男女，想是邀來

幫忙的工人。

那時候麥隴全黃，而且都已空蕩蕩的一無所有，只有三五白色駢駢的牛，靜悄悄地在裏嚼草；無數長短距離相等的白楊，似一枝枝朝天綠燭，插在淡青朝霧中；白楊外隱約看見一道細細的河流和連綿的雲山，不過煙靄尚濃，辨不清楚，只見一線銀光，界住空濛的翠色。天上紫銅色的雲像厚被一樣，將太陽包掩着；太陽卻不甘蟄伏，掙扎着要探出頭來，時時從雲陣罅處，漏出奇光，似放射了一天銀箭。這銀箭落在大地上，立刻傳明散采，金碧燦爛，渲染出一幅非常奇麗的圖畫。等到我們都在葡萄地裏時，太陽早衝過雲陣，高高升起了，紅霞也漸漸散盡了，天色藍豔豔的似一片清的海水，近處黃的栗樹紅的楓，高高下下的蒼松翠柏，併在一處，化為斑斕的古錦；『秋』供給我們的色彩真豐富呀！

涼風拂過樹梢，似大地輕微的噫氣；田間隴畔，笑語之聲四徹，空氣中充滿了快樂。我愛歐洲的景物，因她兼有北方的爽塏和南方之溫柔，她的人民也是這樣，有強壯的體格而又有秀美的容貌，有剛毅的性質而又有活潑的精神。

威尼先生田裏葡萄種類極多，有水晶般的白葡萄，有瑪瑙般的紫葡萄。每一球不下百餘顆，顆顆勻圓飽滿。採下時放在大籬裏，用小車載到他家裏的榨酒坊。

我們一面採，一面揀那最大的葡萄吃；威尼先生還怕我們不夠，更送來裝在瓶中榨好的葡萄汁和切好的麵包片充作點心，但誰都吃不下，因為每人工作時至少吞下兩三斤葡萄了。

天黑時，我們到威尼先生家用晚餐，那天幫忙的人，同坐一張長桌，都是木烏圍裙的朋友，無拘無束地喝酒談天。瑪麗女士講了個笑話；有兩個意大利的農人合唱了一闕意大利的歌；大家還請我唱了一個中國歌。我的唱歌，在中學校時是常常不及格的，而那晚居然博得許多掌聲。

這一桌田家飯，吃得比巴黎大餐館的盛筵還痛快。

我愛我的祖國，然而我在祖國中只嘗到連續不斷的『破滅』的痛苦，卻得不到一點收穫的愉快；過去

收 穫

的異國之夢，重談起來，是何等的教我繫戀啊！

一七六

(選自綠天)

東瀛雜碎

陸晶清

一 日本的櫻花

正是日本舉國狂歡的櫻花節我到東京。

有多年了，對於日本負盛名的櫻花一直欣羨着，因為人們有意誇張的描寫和述說使我對日本的櫻花有極好的印象。每逢春二三月，在祖國翹首東望，遙想三島櫻花節的盛況，總不禁飄飄然，甚至於以不克躬逢其盛而惘惘。今年，在醉人的春風中，櫻花盛開的時候，得居然闖進了這正如着了魔的國度裏，實現了多時的夢想，應該是多少獲得些願望滿足以後的愉快。而事實並不然，櫻花竟這樣的使我失望！

當我渡過重洋，初踏上三島時，在神戶的碼頭上看到了我的錫和東霞君，第一件事就是探問櫻花的信息。經久住日本的東霞君娓娓動聽的詳述了櫻花節的情況後，我更耐不住的盼望能立刻看到櫻花，能投身到爲櫻花盛開而狂歡的人羣裏。從神戶到東京的一段途中，在火車裏承東霞君幾次指示我看到車路旁的櫻花，便覺得並不勝過雨後的梨花，但猶以爲是坐火車看花，未曾認清她的真面目。

初到東京的幾天，因爲忙於籌備自己的終身大典，沒有空餘的時間去專看櫻花，但每日從市內到市外，由市外回到市內的路，也曾從人家低低的籬落間，或遠遠的村莊上，見到些正盛開着的櫻花，所得的印象仍然不佳。質諸開口必讚揚櫻花的東霞君，據云：看櫻花須到一定的場所去，才能領略到她的妙處，他既言之成理，我自然只有首肯。

在我們新婚的第四日，一個風清日麗的朝晨，東霞君提議去上野看櫻花。我是十分的高興，忙着做午飯吃，忙着收拾屋子，忙着換衣服。錫呢，他雖然從來不肯讚揚櫻花，但爲了不願掃興，也頗起勁的忙着幫忙我做

事，忙着打扮他自己。東霞君在我開箱子拿衣服穿的時候，更特別的說到日本女子看櫻花時的豔裝；這自然是暗示我須穿得漂亮點，方不致見笑於長服大袖，擦白粉着木屐的日本女流們。我不敢辜負他的好意，並且也怕到那美麗的櫻花下，粉白黛綠的異邦女子間顯現『寒塵』，揀了件頗爲豔麗的衣服穿上，像煞有介事的修飾了一番。大家都準備停當，我們便出發了。

由我們的家到上野，雖然須換幾次車，但半點鐘工夫就到了。在上野公園前下了汽車，已看到沿途的密密層層的櫻花，再上了小坡走過一段鋪着碎石的路進了公園的門，櫻花更觸目皆是。東霞君對櫻花是讚口不停，我則只感到失望更深。在蔚藍晴空籠罩下的一樹樹櫻花，是無色無香，自然沒有桃花的豔麗，而素雅又及不上李花，驕陽照映着，只顯出一種殘敗的可憐象。雖然看花的人們是那樣的狂歡，那樣如潮水般的湧着，但這人造的熱鬧空氣，並不能替那單瓣而暗淡的櫻花加些彩色。

我覺得上野的櫻花真不及北平中山公園的榆葉梅，她沒有榆葉梅那樣嬌豔的姿色，榆葉梅盛開時是燦爛如錦繡，小立花前，使人總易感到沉醉。也及不上我們『紅樓』內的一株梨花，那幾枝梨花是潔白得十分可愛，無論在晚陽照映時，或皎潔的月光下都能看出她是素雅有緻。

櫻花是使我失望了，從前未見到櫻花時所幻想的許多關於櫻花的好印象，那天都在櫻花樹下一一的毀滅了。櫻花既無可留戀，所以我們很快的就離開了上野公園。

日本看櫻花的地方很多，除了上野還有幾處，最著名的是飛鳥山。據說，要到飛鳥山去看櫻花，才能明瞭日本人對於櫻花節是怎樣狂歡。那地方在櫻花開時變成了魔窟，賞花的人們都如着了魔一樣的瘋狂。尤其是一般男女勞動者，他們去飛鳥山看櫻花都化着奇怪的裝，暫時忘卻了他們積年累日的勞苦，在那裏飲酒，歌唱，狂舞，男人遇見不認識的婦女可以任意擁抱，強迫接吻。我曾經在電車上看見遊過飛鳥山歸來的男女，他們都飲得醉醺醺的，頭上帶着紙帽或包着彩色的布巾，更插着些紅花，臉上抹了白粉和胭脂，嘴裏哼着不和諧的調子，大有餘興猶存之概。就因爲看到他們是那樣的狂得可怕，所以雖然朋友們屢次慫恿我到飛鳥

山觀光，終於沒有勇氣去，這自然一回也是爲我對於欣羨很久的櫻花已根本失望。

二 三日熱海

我們蜜月旅行的目的地預定是『熱海』、『箱根』、『日光』三處。因爲一些瑣事的纏繞，在結婚後十日才啓行到熱海去。

熱海是出溫泉的地方，距東京不甚遠，由我們住的代代木上原坐急行電車去，只要五個鐘頭就到了，不過中間須得換一次車。

那天我們因爲午前到市內買東西，所以是午後一時由新宿驛搭車出發。所攜帶的行李很簡單，只各人提着一個小皮箱，錫提的一個皮箱較大點，是裝着我們兩人的幾件薄薄的衣裳和幾本書；我提的一個小得好像日本小孩們揹在背上的書包，裏面只能放我們漱洗用的東西和信紙信封日記本。

在車上我們吃着橘子花生，一面從車窗裏看路旁的風景，一面討論到熱海的住的問題，錫怕我不慣日本飯，睡不慣地鋪，主張住『熱海飯店』，因爲那是西式的旅館，食住都比較舒適，我則願意嘗嘗日本風味，所以最後的決定，是住錫從前養病時住過的『柳屋』。

五點鐘後車抵熱海驛，出了車站我們就坐汽車直到『柳屋』。因爲錫是舊主顧，『柳屋』主人特別的表示歡迎。剛剛揀定了屋子，一個臉上塗了幾分厚的白粉的下女便送來洗澡用的和服，很恭敬的跪在地上請我們去洗澡。這是很使我爲難的一件事，因爲我知道熱海的無論任何旅館任何浴堂都是男女合浴，在這初到日本的人，對於和許多男女在浴池裏『赤誠相見』頗有些不習慣也不願意。但是，好奇心又驅使我想去見識見識，很費了一番躊躇後才拿着洗澡的東西到浴池去。

我讓錫走在前面，要他先看看浴池裏有沒有人，他到了浴池門前並不報告我什麼，便忙着脫衣服，我只得自己冒險走上前去看，從玻璃窗裏看到兩個熱氣騰騰的池裏都坐着許多裸體的男女，於是我轉身便跑。

雖然被錫捉住了，但終於沒有進去，一直到了夜深人靜，浴池裏只遺下兩池清水和靜寂的空氣時我們才去洗澡。其後幾天，我們洗澡的時間，也總是在清晨和夜深沒有人時。

澡沒有洗成，我們便又穿好衣服，出了『柳屋』，到海濱遊玩。那時候，疲懶的晚陽鋪在海面上，碧綠的海水捲起白沫的高浪，激蕩着一直到海岸邊的沙灘。沿海濱有賣食物的小販，有看海潮的遊人，有在沙灘上跳躍嬉戲的小孩們，還有二三豔裝賣俏類似娼妓的年青女子，在人羣中如穿花蝴蝶般闖來闖去，臉上現着笑渦，口裏唱着輕歌，這大概正是她們出來招攬顧客的時候，據錫說，就在這一條海濱道上，到夜間也如上海四馬路那樣可怕的事，因為他和W君有一夜散步時，曾經被一種帶淒意的嬌音追逐了很遠的路。

因為肚子餓了，所以我們沒有在海濱多留連便回到『柳屋』吃飯。這是我第一次吃真正的日本料理，當下女將兩份飯菜用小桌子擡到我們面前時，生魚和蘿蔔的臭味已警告我不敢下箸，但是肚子空空的又不能不填一點東西，只好推開了所有的幾樣菜，用茶送一碗飯到肚裏。放下了碗筷看看錫，他正吃得起勁，每樣菜都不落空，吃不夠還把我的一份也拿過去吃了一些，當時猶以為他是真愛吃日本料理，過夜才知並非如此，乃是爲了想激勵我，不惜出此苦肉計。

飯後我們又出『柳屋』散步到一條熱鬧的街上。那是熱海最繁盛之區，有賣各種食物用具及玩具的鋪子，有咖啡店，電影院，郵局，書店，像館……短短的一條街上，分佈着這許多的鋪店和場所。我們幾乎是各鋪店都走進去看看，無論他賣的是什麼東西。結果，在一家食物店裏買了些食品，又到一家燈光輝煌，樂聲悠揚的咖啡店渴了紅茶，就回轉『柳屋』。

夜深，洗過了澡，回到房間時下女已替我們預備好兩個睡鋪。厚重而笨大的日本被，樣子很像一件衣服，有兩隻大袖，有領口，被蓋到身上，手可以從兩隻袖口裏穿出。就爲了這奇怪的被，逗我笑到半夜都睡不着。

翌日清晨，很早我們就到海濱去看朝陽。曉風習習中，看看遠遠的海天相接處散出了霞光，白浪就湧着紅日上升，漸漸的離開了海面，高懸在天空。

早飯後，錫帶我去看附近出溫泉的地方，由『柳屋』後面走上一條坡路，便可以看見半山間處處都在冒煙。山路旁的溝道中有很多的水管，是爲引溫泉到海濱一帶各旅館浴堂而裝置的。——浴山坡就有幾家浴堂，據說設備很好，自然都是男女混浴，所以我們是屢過其門而未會入。

承『柳屋』主人的好意指示我們一個看櫻花的地方，好容易走了半點多鐘才找到，已是汗流浹背了。而櫻花呢，並沒有看到，只見滿地的殘瓣，大概已是過時了。

在熱海我們還看過一次日本電影。那是因爲夜間無地方可逛，散步時經過影戲院前，所以就被吸進去。影片的好壞姑且不說，只規規矩矩在硬的地板上跪那兩個鐘頭，已是生平第一次受到的奇罪，所以沒有等到完場，我們逃出了。——自從得了這次經驗以後，凡朋友們來約看影戲歌劇時，我總先問聲：『要脫鞋跪地板嗎？』若應聲爲『然！』我便打九十度的躬表示謝意。

因爲我感到食住都不慣，在熱海只住了三天就回來了。臨行時，柳屋的主人男女老幼都跪着送我們，很殷勤的請我們夏天再去住。我不會說日本話，只好用中國話答覆他們：『謝謝你們我是再不來蓋大被吃臭魚了。』並且對他們深深的行一個日本式的鞠躬。

憶道村之夏夜

陳學昭

新詩不寫舊詞不填，整天的在昏沉與懶散中躑躅而踽踽的我的時間，就是這樣的看着伊從屋巔簷角過去了的。真的，跳動在琴鍵上的，我的好夢，我的好夢，現在是過去了！

包圍在囂雜，煩噪中的我的沉悶的居室，破舊而且狹小。隨便的從北風裏偷偷地飛進灰塵，也便隨意的止在案頭，牀上與那些不去翻動的書本的字隙裏。北京是如何的單調呵！狂吼暴怒似的北風，捲着瀾天蓋地的灰塵，高渺的晴空，時時的襲來不堪忍受的凍意，奔跑而疲憊的歸途，我感到說不出的悵惘，雖歡樂並不逃匿我，或偶來絮絮與我問長道短。在燈下，披閱音書，說是『上海已下了兩次雪了！』說是『孤山的梅花已含苞欲放了！』我不禁爲之神往。

我雖極愛春天與夏天，我雖怕秋天的悲涼；而冬之詩意卻覺十分醉人的。擁衾絮語，圍爐共讀；相伴微吟，淡薄的模糊的回憶裏，常在我心田映起幾種不同的笑臉：『故人呀，何必苦苦相眷戀，過去的夢，現在不能實現！』若不是爲了這必需的奔跑，在極願靜默地，守我老僧似的枯寂，對着心田映起的幾種不同的笑臉。

從秋風裏吹來的行客，不覺又是半年了，種種的遺憾追着我，如逝去流水般的年華。我雖然用數年來聊以自慰的口吻說：『過去的是過去了，況且過去未必全是歡樂呢！』於是更深一層的自騙說：我現在還是一個小孩子，若能夠給我十年二十年折磨的努力，或能給我看比較恰意的罷！每當這些歡樂的回想，從我眉頭心上，眼前逝去的時候，『我且看看我自己的前途罷，我且看看這不可捉摸的命運罷！』我自思，便灑然有生命完結後再生的態度。

靜寂極了，這是夜深。惟走廊上的角燈，淡淡的，相映於我室內的煤油燈，豆似的光芒，像互相訴說牠們的淒迷。擁着被，倚着枕，合上了書本，倦眼對着壁上的微明，想起了舊情想起了舊境！

道村之夏夜，四週均是悄悄的，蟬兒的嘶叫也早止了，新月如眉，星星也不十分燦爛，晚風吹來，涼颼颼的，似乎陡然除去了身上的重擔似的痛快。

暗中，走廊上，連室內的椅櫈字畫，都是黑影依稀的，只有著衣鏡裏反映出日光，十分迫人。望到院子裏，也照樣的看不出什麼，惟在晚風過去，一陣一陣裏雜着可辨別的玉蘭花的芳味，荷的清芬，草的氣息，心裏便毫不思索地劃分了：欄杆的旁邊的玉蘭，牆角的荷花缸，滿院平鋪如茵的青草。

我的膽量很小，但靜姊小得比我更甚。記得四五年前，小哥哥常常在我進房門的時候，暗暗的候在門角落裏，喊道：『呀！』我嚇得直跳起來，竟至於病了，母親急着說是嚇去了靈魂，現在呢，多年作客，幾年任事，許多的天真，童心，可憐都從這裏頭消失了，在呆呆板板的與人羣與一切的交接中，造成了這麼沉滯無聊而失去了興趣的人。什麼事情只求做得無人議論便好了。

第一次，在安徽，一個人住一間大大的房間，在月夜，怕極了，看這些擺着的椅桌，書箱衣架，彷彿都是活着的，張着可怕的臉面。偶而壁角裏惜的一響，我拚命的往被窩裏攢，這好像在說話了。幸而與我對面房間住着的是膽極大的體育教員閔小姐，等了一刻，慢慢的重新攢出被口來，喊着輕輕的問：

『閔先生，你要睡着了麼？』

『不會，讓你先睡着罷！』

『噢！』我應着，似乎安慰了好些。但是依舊不安心，尤其是那個衣架，像那戲裏的披頭散髮的……終究不能入睡，等到天色已白茫茫的透進室內，黃鸝歌唱在簷頭的時候，雖兩眼朦朧已極，但不久即打起身鐘了，又怕接着起身鐘的是琴聲，心又不安了，於是急忙起來。

如這樣的因睡眠而受精神上的刑罰，過了十餘夜，不自覺的漸漸地膽也大些了，心也硬些了……近來呢，竟因為想到生死尚且置之度外，還有什麼可怕呢。即在人們以為怕者，我亦硬着心腸，以不怕對之了！因此，靜姊的榻移近欄杆，在裏面，我的傍近石階，院子裏室內相眺望得到的走廊上，靜姊極喜歡談家常，

談回想，我呢，這與她絕對不相同的地方，我想的時候十倍勝過於說的話。或者可以說，我是極拙劣的表演，而深於自自的體味的。

「九弟。」她說了：「我想，要是我們不曾進學校，現在怎樣呢？你猜！」

「你猜怎樣呢？又用說——安家灣！」我吃吃的笑了！

「又何用說！口口口！」她也笑了。

在這時候，似乎深深的得到了安慰，忘記了歷年所受的千辛與萬苦，看到自己過去的努力，而足以自傲了。

這許多樓閣，院子，卻都空空的，外面雖有管房子的，而秋香早睡得呼呼的了。我十分舒適地睡在榻上，蓬髮，睡衣，赤足，榻旁插着三支蚊蟲香，芝麻樣的火光。

「靜姊，我們現在精神上比她們快樂得多。」我說。

「呵！」她微微的一點聲息。

「靜姊，靜姊，你睡着了麼？」

「呵！呵！」她睡着了，只是微微的打着呼。

我靜靜的獨自望着院子裏，兩三出沒的螢火，微細的光來尋約牠的友伴，作無聲的言辭。天空裏一夥流星，煞的往東角曳去，想去年的夏天，想前年的夏天，想大前年的夏天，亞令配克，法國公園，興業里，蜀商公所，農場，昆盧寺……神往呀，神往。無一不使人神往，我放膽的想，上天入地的想。最後，感覺到這一切如不可清理的亂麻似的人事，只是輕微的歎息。

想到惠姊讀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的聲調，以及「夏天的海邊」的提琴聲，便不自知的哦哦起來了。呀！不是這樣！很悵悵的，便吟起舊詞來了。

「幽姿不入小年場，無語只淒涼，一個飄零身世，十分冷淡心腸。江頭月底，新詩舊夢，孤恨清香，任是東風

「不管，也會先識東皇。」

正擬靜靜的思索一下，靜姊忽然翻身了，她伸直她的腳，正碰在蚊蟲香的火點上。我心裏暗暗的出驚，她卻醒來了。

「什麼呀！九弟！」她模糊而出驚的問。

「你的腳碰着蚊蟲香了。」我笑着說。

「我睡着了麼？」她說，坐起來了。「你呢？」——「呀！很冷！」

清涼的一陣夜風，帶着些初晨的氣息，颼颼的。

「進房裏去睡罷！」

「好的。進房裏去睡罷！」

眉月已東斜，淒清的是星星的光，

(寸草心)

話別

草明

我十五歲那年春天，人們正在開始爲着蠶桑忙碌的時候，一個遠房的年老的姑丈病倒了，大姑母便跑回家裏，得了母親的同意，把我帶回她那小屋子去幫她理家務。

關於大姑母和姑丈，我知道得怎樣詳細，不過有一件事我頂清楚的：他們從來就在吵架裏過活，碰着就是吵嘴，分開時大家勞作，愜意的歡笑在他們之間永遠也找不到的。我常常奇怪着，什麼力量會把他們縛在一起活了幾十年呢？

姑母完全是個忍心的傢伙，我住在那裏的二十幾天裏頭，她沒有一天停止過對他的咒罵。彷彿她甚至連一點憐憫心也沒有的。

姑丈死的那天晚上，我才了解我的姑丈和姑母。以後，他們兩人底影子，常在我腦裏出現了。

『你還是起來吧。』

睡在竹坑上給夾被捲着的我，被命令着。跟住一個低而堅決的聲音，『快要完了的。』

我努力睜開眼睛，在黑暗的房子裏找着那盞細小的火油燈。他正在引領我那半光了頭，背有點彎的姑母在屋子裏周圍摸索着。

重病者底緩慢的呻吟，耳房裏蠶幼蟲吃東西的沙沙聲，佔有了這人鬼交界似的周遭。

房的角落，神樓底下，兩塊薄薄的木板上面躺着我底短小的姑丈，他那本來圓圓的臉孔，像給誰把肌肉通通挖去了；一付深陷的無光的眼睛，配着一個只剩了兩個孔的鼻子和上唇已經縮起來的嘴巴，喉管像壞了的唧筒，空氣困難地進出着，並且顯明地，他呼出比吸入的時間延長了兩倍以上哩。姑母舉着燈在牀前站着，映一映她底常常流水的眼睛說：『快要完了的。』跟着便把那張跟天鵝一樣黑的棉被朝姑丈頸部一拉，

跟着，她便興奮地做着姿勢講述結婚的第一個晚上，她怎樣一手推了姑丈跌倒地上去，後來，他那馴善得一匹羊似的毫不反抗的態度，使她氣惱到整夜都睡不着，第二天起，她便開始罵他了。

「他從二十九歲起便給我罵到現在差不多七十歲的了，那匹可憐的蠢豬！」她非常惋惜地說着。

突然神廳裏發出了急速的呻吟，像絲廠汽笛將要完給的時候那種緊接的嗚嗚聲，這使姑母不得不離開她底寶貝，走回神廳去。

「高佬堯，你覺得怎麼了？」聲音開頭是很高的，後來漸漸地沙啞下來，「就這樣算了吧！受罪的東西。」她已經走到牀邊了，燈光停留在完全變了土黃色的姑丈底臉上。

「唉，你把自己那條命活埋在忍耐裏頭！屈服就是你解決事體的頂好法，你比一個小兔還來得軟弱哩。」她不住地把腦袋搖擺着。「你說我罵你，完全不愛惜你，我又不是——頭豬或者一條鼻涕蟲，怎能够不做聲任你受人家哄騙，欺侮，可是，事實上你已經吃盡虧，上盡人家的大當了，你那裏接受過我底勸告和鼓勵呢？自己光着身子，跪在權勢橫暴面前！高佬堯，到今天為止，我覺得你一輩子沒有做過一件對勁的事情，光是被人佔了你那自己耕得好好的二十畝桑地那件事，就足够使我恨你入骨的了。你想想，一個未滿十五歲的女孩子，嫁一個三十歲的，比自己矮一半的丈夫，那是一樁美滿的事情麼？這也不提了，我只好埋怨我底父母，埋怨我底八字，女兒家誰會有這樣好福氣，任由自己選擇她底丈夫的呢！——」她把一隻大腿蹺起放在牀上，像要準備一個較長的時間跟那又聾又啞的姑丈清算一筆舊賬。

「從前，我們兩個辛辛苦苦地種出來的桑，養出來的蠶，還有我日夜不停地做出來的絲，你輕輕給絲商繭客一嚇，你就趕快脫貨了；譬方我們拿自己的心血去才能够換兩毛錢的，他們不費一點勁兒就可以換四毛錢了。你說小本吃小，大本吃大，不這樣就連一個錢也賣不到——」唉，給人家一追你就躲呀，避呀，難道不能反過來咬一口的麼？」

「高佬堯，你能够告訴我麼？你在耀南面前，爲什麼顯得這樣害怕和懦弱呢？明白是他設鬼計陷害你，使

你吃一場冤枉官司，暗中貼你四十塊，那二十畝地就在他手裏過了三十年了，我曉得，你並不是貪那四十塊的，但你爲什麼不拿道理出來打死你底仇人呢？難道你完全相信世界上已經沒有天理存在的了？

『三十年來，世界完全變樣了。現在，小孩也曉得，洋鬼子自己會製絲了，而且多到用不完，誰都不要我們的了。現在討回一塊廢地，誰高興要呢？七十歲的人還在田上打滾，那是你自己活該的啊，你既然甘心吃了幾十年的虧，爲什麼偏偏不肯對我認這一回錯呢？……』她用手托着腮巴，像強迫囚犯招供似地盯住那要死的病人。

『高佬堯，我曉得你一生頂怕兩件事，惡罵和威脅可以要你底命的。佬堯，你趁還有一口氣的時候，承認你底錯誤吧，我還來得及饒恕你的，讓我們將來在地下碰見的時候好過些吧。點一點你底頭呀……你這傻子，聽見我底話沒有？』他們倆彼此望着，沉默了，剩下來的還是痛苦的呻吟和隔壁蠶蟲底私語。

後來，她掉轉臉向我說，『他現在什麼都不懂的。實在，他死了，我倒不覺得什麼，只是他要求了我幾次我也沒有好好地燒一餐豬肉粥和糖茶給他吃，他死了眼睛也會閉不上的……』

她沉默了一會便站起來，翻開姑丈底被褥，一邊吩咐我說：『你到紅木箱那兒把壽衣拿出吧，他留一絲氣就是等待那些東西的。我替他換好了衣服，好等那付生鏽的機器走得舒服一點。』

姑母小心地替姑丈穿好了衣服，輕輕抱起了他，使他腳板向外放得平正之後，哄小孩似地用親切的安慰的語調說：

『佬堯，你好好地走你的路吧，一切也用不着掛念的，至於我，唉，不用說我一定照樣過日子的，我也要罵人的，一直到我喘喉不中用了的時候……佬堯！』

我伏在姑母膝上嗚嗚地哭泣的當兒，彷彿聽見雞打飽嗝似的一聲細小的聲音，我於是舒暢地放聲哭起來了。好久，姑母才用事務的口吻，輕輕地、柔和地對我說：

『好了，快要天亮了，現在你跑回去告訴仁哥和四叔，我就叫作作去吧。』

我走出門外，冷風繞着我底頸子，才突然感到有幾顆水點從髮腳滴落頸項裏。

(註)以竹篾編成圓形，大如桌面，周圍起邊的，普通叫高籃，登戶多用來養蠶，簡稱盤窩。

(小品文選申報版)

足本華文世界文學名著百讀不厭

- | | | | | | |
|--------------|------|---------------|------|------------|------|
| 西線無戰事..... | 實售三角 | 黑女尋神記..... | 實售二角 | 唐吉訶德..... | 實售五角 |
| 愛的教育..... | 實售四角 | 金河王..... | 實售二角 | 紅笑..... | 實售二角 |
| 黛絲姑娘..... | 實售四角 | 伊索寓言..... | 實售二角 | 潘彼得..... | 實售三角 |
| 小婦人..... | 實售四角 | 水嬰孩..... | 實售二角 | 黑奴魂..... | 實售三角 |
| 好妻子..... | 實售四角 | 愛麗思漫遊奇境記..... | 實售二角 | 田園交響樂..... | 實售二角 |
| 小男兒..... | 實售四角 | 愛麗思鏡中遊記..... | 實售二角 | 莎翁傑作集 | |
| 茶花女..... | 實售三角 | 木偶奇遇記..... | 實售二角 | | |
| 悲慘世界..... | 實售三角 | 木偶遊非記..... | 實售二角 | 哈夢雷特..... | 實售二角 |
| 大地..... | 實售三角 | 金銀島..... | 實售二角 | 馬克白..... | 實售二角 |
| 罪與罰..... | 實售三角 | 魯濱孫飄流記..... | 實售二角 | 泰風雨..... | 實售二角 |
| 虛誕懺悔錄..... | 實售三角 | 青島..... | 實售二角 | 該撒大將..... | 實售二角 |
| 茵夢湖..... | 實售一角 | 戰爭..... | 實售四角 | 鑄情..... | 實售二角 |
| 聖安東尼之誘惑..... | 實售三角 | 玫瑰與指環..... | 實售二角 | 世界故事名著集 | |
| 少年維特之煩惱..... | 實售二角 | 莎氏樂府..... | 實售二角 | | |
| 初戀..... | 實售二角 | 亞德王故事..... | 實售二角 | | |
| 泰綺思..... | 實售三角 | 放浪記..... | 實售二角 | | |
| 俠隱記..... | 實售四角 | 古史鉤奇錄..... | 實售二角 | | |
| 我的童年..... | 實售四角 | 克蘭勃..... | 實售二角 | | |
| 沙寧..... | 實售四角 | 小公子..... | 實售三角 | | |
| 死的勝利..... | 實售四角 | 頑童自傳..... | 實售二角 | | |
| 苦兒流浪記..... | 實售二角 | 羅賓漢故事..... | 實售二角 | | |
| 天方夜譚..... | 實售二角 | 撒克遜劫後英雄略..... | 實售四角 | | |
| 復活..... | 實售二角 | 聖路易之橋..... | 實售二角 | | |
| 鄂肯自傳..... | 實售二角 | 野性的呼聲..... | 實售二角 | | |
| 格列佛遊記..... | 實售二角 | 雙城記..... | 實售五角 | | |

上海四馬路三三八號 啓明書局發行

暢銷冊冊

著名本本

將健壇文 界世經包

作名朽不 代近集彙

刊叢著名篇短界世

刊叢學文新國中

英國小說集.....實價二角
 美國小說集.....實價二角
 法國小說集.....實價二角
 德國小說集.....實價二角
 新俄小說集.....實價二角
 舊俄小說集.....實價二角
 日本小說集.....實價二角
 中歐小說集.....實價二角
 南歐小說集.....實價二角
 北歐小說集.....實價二角
 弱國小說集.....實價二角
 新俄詩選.....實價二角

茅盾等著小說(一)實價二角
 郁達夫等著小說(二)實價二角
 魯迅等著小說(三)實價二角
 丁玲等著小說(四)實價二角
 周作人等著小品(一)實價二角
 林語堂等著小品(二)實價二角
 田漢等著戲劇.....實價二角
 徐志摩等著詩.....實價二角
 胡適等著書信.....實價二角
 韋君等著日記與遊記實價二角

廣最數銷 廉最價售

球全譽馳 文華本足

物版出他其

集著名劇戲界世

日華兩用辭典.....精裝二角
 日華兩用辭典.....洋裝九角
 漢英兩用辭典.....實售五角
 學生英漢字典.....實售二角
 蔣介石傳.....實售二角
 游泳術.....實售二角
 跑冰術.....實售二角
 跳舞術.....實售二角
 口琴吹奏法.....實售二角
 英文習字帖一二三四每冊一角

少奶奶的扇子.....實售二角
 深淵.....實售二角
 沙美樂.....實售角分
 愛與死之角逐.....實售二角
 娜拉.....實售二角
 沉鐘.....實售二角
 人與超人.....實售四角
 爭鬪.....實售二角
 父親.....實售二角
 巡按.....實售二角
 月明之夜.....實售二角
 雷雨.....實售二角

版出局書明啓海上

號八二三路馬四

華文講解

自修適用

英文自修叢書

白話講解 英語之門

內分三編首述發音法用註音字母及華文註音次述基本句的譯讀作法圖解末編精選小品故事書信會話等為讀英文的唯一工具

洋裝一册特價三角

中文講解 活用英文法

分述各式句法之結構及用法敘明各詞之特性及如何使用長短句之蛻變以及作文總訣述標點法及不規則詞變化表取材一以實用

洋裝一册特價三角

一目了然 英文文法表解

本書包括英文全部法程用表分解明其系統舉例說明淺顯易懂欲以最經濟的時間獲得有系統英文文法知識應備此表

洋裝一册特價三角

默記舉例 英語二千字

本書根據美國字彙專家桑代克氏之「常用辭彙」編輯教育部亦以此書中之二千字作為初中學生必須認識之字數標準

洋裝一册實價二角五分

暗記活用 英文最常用成語

此書為澈底研究英文習語的唯一一册購此一書即得成語字典及基本字典各一部

洋裝一册特價三角

中文講解 英文造句與作文

內以句型為中心題材題句新異別緻各種句法齊備而于中國意思如何用英句表達亦詳細指示閱此書對英文寫作打一個堅實的堡壘

洋裝一册特價三角

中文講解 英文應用文寫作

本書廣採各類英文應用文件如工部局郵政海關之公私函牘令文呈文契約合同報告書票據履歷書志願書佈告等

洋裝一册特價三角

實用職業 英語一月通

取材以適合洋務職業上日常應用者為目的不論地名食品時令器皿等各種名詞無不兼而有之每字之下均備華文註音準確無訛

洋裝一册實價二角

上海四馬路中三二八號 啓明書局印行

精裝一厚冊 實價五角

漢英翻譯 寫作兩用字典

(最新出版)

本書是漢文譯英的導師

本書是寫信作文的顧問

單字六千

成語二萬

編著最新

售價最廉

本書不特為學生所必備
亦為商界各職員所必置

本辭典優點如下

(一) 檢查便利

本辭典檢字先用筆劃分類，再以起筆分部，檢查異常便利。

(二) 切合實用

本辭典所採單字成語，以中學生常用字為標準，一切罕用古字，一律不收。字不在多只求實用。

(三) 取材最新

本辭典出版最近，凡現代語、商用術語，如「年紅燈」「金本位」等盡量搜入。

上海四馬路三八二號

啓明書局發行

文 品 小

(一)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五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三月三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原	價	改售實價三角五分 二元五角
編	者	錢 公 俠 施 瑛
發	行 者	朱 炎 啓明書局代表人
發	行 所	啓 明 書 局 上海福州路三二八號
經	售 處	全國各大書局

本書編號：135

7-1-2
4-1/5-2



在
此
特
此
佈

安插	二角五分
平郵	二分半
掛號	另加五分